



我家的
柿子树

紫弦 著

怀念我们的父辈——梅开四季



我家的柿子树

目 录

又到情人节 // 1

蝴蝶花卡子 // 24

梨树飘雪的日子 // 29

玉蝉 // 36

关于书的故事 // 41

等待 // 49

老一辈的恋曲 // 57

坚守 // 61

抗疫人物——田小霞 // 69

一个战士 // 75

金菊与银柳 // 77

相爱到永远 // 84

年轻时，我们不懂爱情 // 88

护理 // 90

入社 // 93

饭票 // 96

全驴汤 // 98

皇甫三部曲 // 100

“只要一息尚存，必定为革命奋斗”

——缅怀唐义贞烈士 // 104





拜谒将军墓 // 106

贵州的山·贵州的人

——回忆在贵州的军旅生涯 // 110

当兵轶事 // 114

忆定坤同志二三事 // 119

可怜父母心 // 122

照片 // 126

张家界归来话短长 // 130

除夕 // 134

穿过高原风雨 // 139

山村 // 144

家乡短章 // 149

家乡茶 // 153

我家的柿子树 // 157

重游净居寺 // 160

母亲不会打电话 // 163

二姐 // 165

忆起储存冬菜时 // 168

一封发自雁鸣湖的信 // 170

徜徉在潘安墓园 // 1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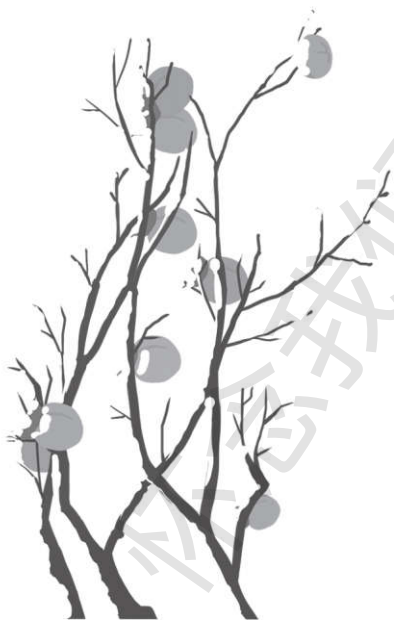
康百万庄园探秘 // 178

春满环翠峪 // 182

只研朱墨作春山 // 185

诗坛并立的双星 // 189

暖心的冬天 // 195





我家的柿子树

~~~~~

冬景 // 199

乡村轶事之一 // 202

乡村轶事之二 // 206

绿城晨曲 // 219

车行一路歌 // 224

雨中的红叶 // 227

走近嘉应观 // 232

车过阳朗坝 // 236

平遥散记 // 239

南京印象 // 243

别有洞“天” // 247

我所见到的伊岭岩 // 251

边城行 // 255

石河子：军垦战士的丰碑 // 260

遥远的喀纳斯湖 // 264

雾山擒“虎” // 268

三闯敌营 // 282

智取白鹤观 // 287

黄河滩匪 // 294

嵩阴悍匪覆灭记 // 300

四捉方子美 // 307

筑巢记 // 313

青山作证 // 322

后记 // 332








## 又到情人节

明天就是情人节，我站在鲜花店的门前踌躇着，因为我不知道我是买一束玫瑰花呢，还是买两束玫瑰花。至于送给谁，我也不敢确定，我只是下意识地想这样做。

过情人节，在中国大陆也才只是近三四年的事，是改革开放的功劳。二月十四日的情人节，往往跟农历正月十五的元宵节相近，但热闹的气氛，重视的程度甚至超过了元宵节。就跟现今的圣诞节快要超过了传统的春节一样，那是年轻人的狂欢和浪漫之旅。

这家鲜花店就开在我上班的路上，是一对年轻小夫妻开的。店铺很小，只有一间门脸儿，但花色齐全，也很鲜艳。加上两人挺会摆弄的，平常倒也能招来不少顾客光临。这会显得更忙了。这不，他们已经临时招了两位尚带着稚气的小姑娘帮忙。一位在整理花枝，捆扎成束，或系上粉红的缎带或别上写有祝福字样的小红牌。一位在向过往的行人散发宣传品，她招摇着手中花花绿绿的纸片，唱歌一样朗诵着：“喂，快来买。情人节送情人，机不可失，失不再来……”“送一枝是一心一意，送两枝好事成双，送三枝三阳开泰（别忘了，今年是羊年咧！），送四枝是四季发财……”她像行云流水一样一直念到“十”才罢休。那脆生生的黄鹂一般的叫声，和充满诱惑性的措辞足以让人心动，让人驻足。

人群已开始围上了，有些男青年已在挑选花枝。性急的，像在野地里采花一样，薙着一把就成，正在讨价还价。我仍在犹豫着……忽然，一位农民装束的中年人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判定他是“农民”，丝毫没有轻视他的意思，因为他的穿着实在太落伍，即使是在迅速城市化起来的乡镇也不多见。他上身穿



## 我家的柿子树

一件半新旧的黑色中山装棉袄，下身穿了一件洗得有些发黄的涤纶裤，里面可能套有毛裤，因为我从裤脚的地方看到露出的绛色线头……何况是在这座急剧膨胀起来的都市里，这种装束不是显得太另类么？他埋头读着一份宣传品，神情是那样的专注，像是在审视能否中奖的彩票。我笑了。一会儿，他咧着嘴也笑了。他仰起略带风霜之色的大脸盘，又细细地看了一下贴在板壁上的玫瑰价格表，轻轻地吸了一口气，大概十元一枝的玫瑰已经将他吓住了。我几次看到他把手伸进怀里像是掏钱，但没掏出来，最后摸出一支香烟，燃上，失望地甩了一下手，离去了。我有些同情地替他遗憾，花上一张“老头票”，买上一枝也好呵，可以了却一桩心愿。然而，市场经济环境下的贫富不均等，就是这样的严酷！我不免又猜想起他买花送给谁来？他可能是进城打工的农民，见得事多了，才肯做这种事。是送自己同进出相濡以沫的妻子吗？还是送萍水相逢半路结识的“情人”呢？我想，这二者的概率会各占百分之五十。生活，总不是沿着直线走的，当我们希望什么都不要发生的时候，偏偏什么都可能发生，而我站在我的角度又怎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呢？

有关情人节的来历，它本来的含义是什么，我敢说大多数人和我一样是懵懵懂懂的，在理解上也比较宽泛。既是指包括爱人（通常指妻子）在内的，固定的或不固定的情人吧，其中也许有初恋的、正在热恋的、抑或是两情相悦，有那么一点点喜欢的。不管怎么说，人们在开始接受它的时候，并不是从送自己妻子玫瑰花开始的，因为她们本身就是这样的不开窍：“你就把我降到情人的地位吗？”有的甚至干脆说：“拿上你的玫瑰花，爱找谁找谁吧！”情人节的序幕实是以年轻人的嬉戏开场的，到后来才在商界、政界和学界兴开，渐次才在家庭拓展，占有一席之地。其实过了那么一二回，也并没有什么不好。那浪漫的情调，温馨的氛围，你和她显示出的或久已淡忘的温柔，都使人裹上了一袭如梦似幻的柔纱。那甜蜜的拥吻，让你在一年之中都口留余香——这也是情人节后来火爆的原因之一吧！但是欢乐与痛苦，喜悦与懊恼，总是一对孪生的姊妹。情人节，它又带给我多少剪不断、理还乱的情丝呵！

我从大学毕业出来闯荡江湖已有三年多了，当我眼前泛起的理想的虹彩还



没完全消逝的时候，我已经咀嚼到了这座陌生的城市拒人千里的残酷。我虽然是学计算机的，并通过了国家六级考试，但是我无法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于是我就像涌动的流浪者一样，徘徊在十字街头。我什么都干过：送水、送配菜、散发楼市宣传品，上门推销化妆品，甚至还到打字复印的小店干过每分钟打字一百八十个，一个月挣四佰大元的打字工……当我拨拉着碗里泡的腻味的方便面或啃着干硬的馒头时，我的热情与希望就像温度计插进了冰水一样，一下子降到了零。如果说我还有一丝暖意的话，那就是在另一座城市里还有一个值得留恋的她。她是我的同班同学，毕业后，靠了一位亲戚的关系在一个行政部门谋得了一个小职员的位置。她在电话中要我向她靠拢，但是我不甘心。我觉得自己是在向这座城市挑战，城市不会永远属于“城市人”的，我也可以成为其中的一员。由于我的固执和倔强，我与她就像秋天田野里两棵孤零零的向日葵那样的对峙着、僵持着。虽然都一起迎送着日出日落，但那是两条平行线……不过，隔三岔五的我们还是通电话，互致问候，当关心多于礼仪时，我试图某一天能把她迁来这座城市，哪怕是一个人挣钱养着她。

事情终于有了些许转机，我在一座颇具规模的私立大学里谋得一份代课的差事。讲授的课程是我轻车熟路的计算机，付的课时费是每节四十元，一个月下来差不多有一千四五百元的收入。一个礼拜后，我把这个喜讯用电话告诉了她。

“是晓羽哦，我是张岩，你最近还好吧。”

“谢谢你的关心，还好，有什么事吗？”

她总是一开始就切入正题，令我想到某些机关办事，遇到的“公文面孔”。这样一来，反倒使我感到有点不自然，让我怀疑我要告诉她的是不是“喜讯”。

“我，我找到了一份工作，是在一所大学里代课。报酬也可以，每周能拿到三百多元……”

她在那头“嗯”了一声，但并没有激起太大的喜悦，也许在她看来不就是代课么，不过她还是以关切的口气叮嘱了我两句：

“那好哇，挣钱多了，注意改善一下伙食，吃得好一点，别把身体搞坏了。”

我在这头也“嗯”了一声，但那是两滴热雨点在我的心头漾开。我还想对她说，等我拿到头一个月的薪水，我要给她买一件羊毛衫，要开领的玫瑰红那种……

她没有等我说出，她以一种快活的调子告诉我另一件事：

“我已通过中层竞争，要担任副科长了，那是以副科的身份主管一个部门的工作呢。”

我能感受到她掩饰不住的得意，此刻一定是笑得灿烂如花。这多少有些冲淡我告诉她的那个“喜讯”，但我仍然为她高兴。

“祝贺你，看来你不仅站牢了脚跟，还小有成就哦。”

她咯咯地笑了，我把话筒挪开了一点，不然会震麻我的耳鼓。

“没什么事，我就挂啦，要换季了，买两件光鲜的衣服穿，别总弄得灰头灰脑的，像一个土老帽。”最后她说。

日子就这么过着，就像流水一样在打了几个旋之后，显得有些平铺直叙。王晓羽和我的心情都渐渐趋于平稳。但我并没死心，犹如笼中鸟，渴望有一天振翅飞向蓝天。不过，她似乎已安身立命，时常免不了“别别别”的喳喳几声，搞得我有些兴趣索然。许多人说距离能产生美，为什么我就感觉不到呢。我不是圣人，我会因天气的变化无常而倍增莫名的寂寞和难耐。

一个雨雪天气，大街上行人稀少。路灯被裹在雨雾里，像一块块悬挂着的焦黄的干饼子。距学校不远有个书林街夜市，店铺林立，小吃很丰富，也很实惠，有全羊汤、三鲜烩面、炒粉、小笼包、蛋炒饭、涮锅、炒菜、啤酒，等等。那热闹的气氛和诱人的喷香勾人食欲，按捺不住地想拐进去喝一杯。我既不为吃也不为喝，只是想找一个地方坐一坐，全没啥实际目的。在一个名叫“草莓”的店前，我停住了脚步，吸引我的是那颗贴在玻璃门上的鲜红欲滴的大草莓。大冷的天，喝一杯咖啡也不错，我想，便推开了门，原来是个西点咖啡屋。

这家咖啡屋素雅洁净，一个曲尺形的吧台，有六个台座。高背的双人座，小巧的咖啡桌都罩上了墨绿的绒垫。每张桌上还摆了两枝玫瑰，一朵含苞待放，一朵欣然绽开。大概是刚过圣诞节不久，墙壁上仍贴着圣诞老人笑容可掬的肖



像画，旁边用中英文写着：圣诞快乐！头顶吊有两条交叉的网状彩带，在明亮的灯光映照下，光波闪闪，增添了不少的喜气。靠里面的一张桌已经有人坐了，从那里不时传出嬉笑声，听声气像都是女生。我收回散漫的目光，自顾自地坐下来。这时女侍者已来到了身边，我没等她开口问，便说：“来一杯现磨的巴西咖啡。”我讨厌用咖啡粉冲兑，我认为自己加糖加奶油才有味。当我捧着热气腾腾的咖啡有滋有味地品呷上一口，正惬意时，有一个细柔的声音在耳畔响起：“先生，请问你有打火机吗？借用一下。”而在我抬头看她时，我们两个都有些诧异。“啊，张老师，是你呀！”她欣喜地喊起来。我仍在迷顿，迟疑地问：“你是……”“我是贾含珍呀。”“哦。”我想起来了，怪不得面熟呢，她是大三的学生，听过我的课。记得我第一次上课时，为了熟悉他们，我点名点到她时，还幽了她一“默”，不曾想闹了她一个大红脸。我说：“贾—含—珍，嘿，假作真时真亦假，白玉作堂金作马……”这是套用《红楼梦》的句子。跟着，整个课堂轰地笑起来。她是一个不爱张扬的女孩，俏丽而清纯，当时梳了两根细细的发辫，额前蓄了一溜薄薄的刘海，眼睛大大的，清亮亮的，像两潭秋水。那羞涩的小模样，就像一株含羞草……想不到今晚在这里相遇，她有点不好意思地解释说：“今天是我的生日，同住室的女生非要来庆贺一下。”“那好哇。”我赶忙说，“祝你生日快乐！”“谢谢。走吧，张老师一块扎堆好吗？”我笑着答应了。她高兴地拍着手，招呼同伴：“张老师来了！张老师来了！”今天她的衣着打扮稍有改变，两根辫子剪去了，削成了短发，显得更加青春亮丽。一件紫红外套，高领的翠绿毛线衣，衬得她那圆圆的脸蛋红扑扑的。她的三个女友听说我来了，一齐站起来向我致意问候。她们是马霞、王莹和肖银娣，其中有的我认识，有的我不认识。但她们都认识我，则是肯定无疑的。桌子中间摆了一个大蛋糕，另外摆了几样甜面点、水果沙拉、土豆拔丝、薯片等。一瓶干红葡萄酒已开了瓶，酒在高脚杯里漾着猩红的亮色。女侍者在侧边给我添了一把椅子。我看到蛋糕上已插好了蜡烛，便掏出不常用的打火机，将彩色的小蜡烛一根根点上。烛光摇曳，在柔和黄晕的光圈里，含珍的脸上更是溢满了笑意。她的女友七嘴八舌地告诉我，含珍今天过二十二岁的生日，我对她说：



“又长一岁了，你就许个愿吧。”她听话地默摸了一阵，说：“好了，吹蜡烛吧。”我们用中文和英文唱起“祝你生日快乐”的歌曲，帮她吹熄了蜡烛。然后，举杯向她表示衷心的祝福。年轻人思想活跃，也口无遮拦，她们从国家的大政方针到日常生活的鸡毛蒜皮；从猜测美伊战争能不能打得起来到打赌国内老百姓深恶痛绝的腐败现象能不能遏制住，简直是想到啥说啥，完全跟着感觉走。只有贾含珍静静地坐在一旁，抿着嘴唇微笑地望她们，很少插话，仅此就引起我格外的注意，好一个文静的女孩。我没话找话地问她：“你好像是豫东一带的人吧。”“对，我是来自开封县的。”“那你将来毕了业，是想留在郑州，还是留在开封呢？”我想她是不会回到县城的，就又补了一句，“我指的是开封市。”她略一沉吟，幽幽地说：“留在哪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哪儿能够找到工作。”很显然她已经感觉到了就业的压力。为了宽慰她，也是宽慰我自己，我说：“别想得那么多，天无绝人之路，大不了像我这样先打几年工。”“打工也行，张老师你将来开公司吧，把我收归你的麾下当小兵好了。”想不到这姑娘还挺大方的。“但愿吧，不过，我不让你当小兵，我要你当大兵，先任命你当个部门经理怎么样？”她嘻嘻笑起来，连连摇手说：“那可不成！那可不成！”随后又称赞了我几句，说我的课讲得不错。并就计算机操作中的几个技术问题向我请教，我也简要的作了解答。“生日宴会”结束了，虽然简单，但大家玩得很开心。贾含珍自己也兴奋地说：“我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过过生日呢！”

不知为什么，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开始留心这个贾含珍起来。譬如说上课前，我总是巡视一遍全班，看她到了没有；上课中，我会留意她的表情，看她对我讲课的反应；下了课呢，我会盯着她的背影发一阵子呆。到后来，我甚至把她的一颦一笑，以及衣着穿戴的细微变化都搁在了心上，唯恐漏掉了一个细节。我不知道她觉察没有。只是她同我的接触也多起来，继续向我请教学习方面的一些问题，跟我借有关书籍。我发觉她的爱好还是多方面的，当我们两人在一块闲聊的时候，话题就变得广泛而深入，谈哲学、谈历史、谈文学，也谈时下的社会问题。不过她不会像某些人那样卖弄的炫耀自己，她以一种征询的



方式跟我探讨，即使有不同意见，她也不多辩，而是依然的轻声慢语，委婉而含蓄地表明自己的看法。唉，我像着了魔似的被她强烈地吸引着。在交谈中，我进一步了解到她的家庭境况，她家里还有年过六十的父母，守着一点田土过活。一个姐姐已出嫁，随着夫婿到南方打工去了，一个五六岁的外孙女留在她家生活。一个弟弟去年高中毕业了，当兵去了，现在兰州部队服役。经济状况不算太好，这恐怕也是她急于找工作的最主要缘由。

要说拉近我们俩之间的距离，还是嵩山之游。嵩山的主体在郑州西南的郊县登封境内，系五岳之一，名为中岳，绵延数十里。最高峰海拔都在一千四五百米以上，群峰耸峙，峻拔异常，一年四季有看不尽的秀丽景色。这几天天气晴好，听说嵩山出现雾凇，很好看，大家吵着要前往一游。我跟学校反映，校领导同意了，要我带队并要求绝对保证安全。在交代注意事项时，我专门讲了体力强的要照顾体力弱的，男同学要照顾女同学，最好结成对子……同学们又一阵好笑，说我这是为了“男女搭配，爬山不累”。我特意地问贾含珍去不去，她有些迟疑地说：“我有点恐高症……”我充满侠义地说：“那就跟着我吧。”我看到她虽然有点不好意思，倒是挺乐意。我们这回要爬的是嵩顶——峻极峰，山高路险，加之路面尚有保洁员未刮净的残雪冰碴，我们一个个都不免小心翼翼地，因此走得很慢，直到上午十一点多才爬到山顶。一路上，贾含珍跟着我几乎是亦步亦趋，我自然与她也是如影随形。她确实有恐高症，在经过“一线天”“天生桥”时，我像给盲人领路一样牵着她，即便是这样，有时她还是吓得忍不住惊叫起来。每逢这时，我就像哄小孩一样安慰她，“别怕，有我呢。”或是“眼睛朝两边看，来，拉着我的手。”站在山顶观赏风景，视野很开阔，也很壮观。北望黄河明灭一线，鸟瞰山麓松柏杂树丛生，此时每片叶、每根枝都像粘上了细细的鹅绒，在正午阳光的照射下，犹如金簪银钗一般，熠熠生辉。在白鹤观一带，偌大一片竹林，随着山势起伏，错落有致。由于挂着雾凇，拉出了一圈圈的弧线。贾含珍指点着，小声地问我：“张老师，你看像什么？”我不假思索地说：“像水波纹呗，你说呢？”她想了想，眯着眼睛说：“我看像宫扇，像古代帝王背后打的那种宫扇。”我再细致地看看，



## 我家的柿子树

嘿，还真像！我不得不佩服她的鉴赏力，我自愧弗如，引了两句诗以自嘲：“杨花榆荚无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飞。”贾含珍勾头摇摇我的手臂，不依地：“老师又笑话我了。”山顶的风很大，也很尖利，因此不可久留，我们决定打道回府。在回去的路上也发生了点小插曲，山道上由于雪融了，有的地方变得泥水糊糊的，贾含珍在下一个陡坡时，没有稳住，一下子摔了一个屁股墩，弄得身上尽是泥巴，她难为情地直犯愁：“这，我咋回校呢？”是的，一个女孩如此狼狈，走在大街上，人们还不像看耍猴似的么。我歉疚地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忽然，我想到身上的风衣，便来了主意，我一边脱一边对她说：“别担心，把这件风衣披上，不就全遮住了么？”“那不是弄脏了吗？”她想推辞。“你看你，脏了，不是可以洗嘛。”我不由分说地把风衣披在她的身上，长是长了一点，但总能遮一下。

郊游归来的第二天，她就将我的风衣洗好送来了。我居住的是学校提供的一间单人宿舍，她的到来，使得我有一种意外的惊喜。只是屋子太凌乱了，让我汗颜。到底是女孩子善于料理，她将我的风衣放到壁橱里挂好后，就帮我收拾起来。她先整理好我桌上的书籍，又将乱放的杯盘碗筷收拢在一起，洗涮后，盖上报纸。然后提来水，把地板连冲带洗的拖了一遍。这样一来，房子就变了一个样，既明亮又整洁。我制止不住她，只好由着她。临了，她问我还有什么脏衣服要洗的，拿给她洗好了再送来。我怎好再麻烦她，连忙谢绝地说：“没有，没有。”我送她出门时，她又回头瞄了一眼我的房间说：“你要是太忙了，我每个礼拜都来帮你收拾一下，可好？”就因为她这一句话，使我的生活变得有规律有秩序起来。尽管如此，在头几个礼拜里，她还是像监督员似的，来过几次，一来总要找点活干。感激之余，在我心中隐隐萌生了另一种情愫。

在这期间，我同王晓羽的电话联系也少了些，她似乎感觉到了，不免有些责怪。我只好顾左右而言他，支支吾吾。

很快，情人节就要临近了，人们把它当作新鲜事物，怀着极大的好奇心要进行尝试。因此，男男女女疯狂地抢购玫瑰花，以致玫瑰脱销。有些不法花商在金钱的驱动下，竟将月季修枝裁叶充当玫瑰投放市场。真不知收到此种玫瑰





花的情人一旦识破了，会做何感想，她能不怀疑到爱情的真实性吗？在几天前，我就在想，是不是给贾含珍送一束玫瑰，但我顾虑这样做是否有些唐突，对她不够尊重，一是她并没有表明态度要和我建立那种关系；二是我如何向那边的王晓羽交代呢。我承认我的感情已在转移，但我却不能同她毅然决然地做个了断。我俩是同乡，都是来自豫南的同一座县城——商城，她的父母对我也很不错。更何况在大学同学四年的日子里，不也是留下许多值得回忆的场景么，这一时教我难以割舍。只是后来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我们颇有点“大难临头各自飞”的味道。有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距离会产生美，同时也会增大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和疏远啊！我不知我若是给她寄一束玫瑰花去，她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其实也不大可能，我知道她工作生活的那座城市风气未开，邮局也没有开辟送花之类的礼仪服务。于是便给她发了一个短信息：“晓羽，情人节即将来临，我把它喻为双面镜，一面是你，一面是我，虽然近在咫尺，却又远隔千里，但愿人长久，又岂在朝朝暮暮。”我同时决定不给含珍送花，我甚至极力回避提到情人节这个敏感的话题。到了情人节的这天，我上完课，就像逃似的早早地离开了校园。我漫无目的的到处乱逛，经纬广场、紫荆山公园、图书城、古玩城……一路的逛下去。直到天黑，我又神支鬼差地来到了“草草莓”咖啡屋。难道我不想在这里见到她吗？但是，这时的咖啡屋却是空荡荡的，看来人们是不屑到这种简陋的小店来的，单身贵族或青春的一群也许早到迪厅或卡拉OK厅“热身”去了。也好，就让我一人在这里举杯独酌吧。我要了一瓶威士忌，女侍者问我要不要兑点苏打水，我说，“不，一会儿有眼泪。”侍者愕然地瞪大眼睛一个劲地朝我身上扫，怀疑我的脑子是不是出了毛病。酒是好东西，既能解忧也能添愁，尤其是酒喝多了以后，它能把人的本性暴露无遗，达到一种致真致纯的境界。此时的我已是连灌了三杯，一股热气从丹田直冲到头顶，我忽然产生了一个怪诞的想法，要是贾含珍在这里，她会不会劝我喝得慢一点呢？会的，一定会的，甚至还会给我多挟几筷子菜，劝我多吃一点垫垫底，可惜她不在跟前……我仰脖又喝了一杯。那么，她现在在哪里呢？是同学聚会还是与别的某个人共度这欢乐今宵的情人节呢？想到这后者我

的心就一阵紧缩……当我再喝下一杯后，我又不禁为自己心胸狭窄感到十分可笑，我算是她的什么人呢，名义上的师生关系，或是她叫你一声“大哥哥”，你叫她一声“小妹妹”的关系，仅此而已，你别自作多情、自寻烦恼了。我稍微好受了些，这一杯喝得比较顺溜。我开始想象王晓羽，这会在做什么。是在社交场合应酬吗？还是与朋友在一起相聚。总之，她是不会寂寞的，在觥筹交错中，在酒精的刺激下她会尽情地释放自己……让我为你干杯。我又把晓羽同含珍进行比较，脑子里时不时地闪现出两个人的面影。晓羽人长得丰满，身材高挑，一头浓密的披肩发如同瀑布，肤色白里透红，整个人看上去就像一朵大丽花。不过这不是主要的，与含珍相比，她身上多了一些世俗的东西，比较讲求实际。如果我找不到固定工作，继续在城市里流浪，我很难想象她会跟我走到一起，更何况她现在已拥有了傲视于人的资本呢！好吧，你当你的什么“长”去吧，我不稀罕，让我再为你喝一杯！咦，怎么浑身像燃着火一样热烘烘的，脑袋也晕晕乎乎的。刚才站在吧台边的，不是两个女侍者么，怎么突然间变成了四个呢？一会儿又全都变成了贾含珍的模样。瞧，她在笑呢，是笑我么，笑我的憨样吗？我这是高兴哦，人道是：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我们能够异地相逢相识不也是缘分么，哈哈，且共同干一杯吧。我的头开始沉重起来，我的心情也骤然变得沉重起来，一股悲怆竟喷涌而出。想我快到而立之年，我的事业、我的爱情都在哪里呢，还有我那当工人的父亲，当小教一辈子的母亲，对我寄予的厚望，叫我如何面对他们。我一事无成，一事无成啊……眼泪滴到了酒杯里，溅起一朵小花，就和着泪水喝下去吧。“呜呜呜”的呜咽声，是我发出的么，怎么有人在摇我，“先生，你喝醉了。”“是你，含珍。”“不……不是……”“我没醉，我还要喝一杯。”我把最后一杯酒哆哆嗦嗦的倒进喉咙，用袖子胡乱抹了一下嘴角，掏出几张百元大钞丢给她：“埋单吧。”我不知道我是怎样跌跌撞撞回到宿舍的，我也不知道我是怎样开的门倒到床上去的，反正我没脱衣服，没脱鞋，甚至没有盖被子，就那么沉沉的沉沉的睡去了……

第二天，我头痛欲裂，四肢无力，想爬起来，也爬不起来了，上午的课我只好请别人代上。贾含珍闻讯当即就来了。满屋子弥漫着的酒气，让她作呕欲



吐。她一边打开窗户，一边直埋怨：“怎么能喝得这么多呢，你昨天到哪里去了，到处找不见？”“哦，你昨天找过我吗？”我的心一阵狂跳。我在心里何尝不是这样想：“假如昨天有你在场，我一定不会喝醉的。”我像小孩做错了事似的，无言答对。她帮我脱下鞋子，垫高枕头，扶我半坐半躺着。随后冲了一碗鸡蛋水，又拿来了两个面包圈，劝我垫垫……我嗫嚅半天也没有“我”出个所以然出来，我冲动地抓住她的一双手摁到唇边。“你……”她的脸“腾”地红了，像一片玫瑰花瓣。“含珍，我太喜欢你了。”她惶恐地想缩回手，但终于没缩回。她害羞地附在我的耳边，柔声地说：“我也是……”那声音虽然像蚊子嗡嗡，但在我听来，不啻是天国妙音。她呼出的青春少女的气息，熏得我不知身在何处，这一回我醉得更厉害了。

接下来的日子，我觉得有一抹阳光永远照射着我的心田，花欢笑，树起舞，校园的一切的一切在我的眼里都变得亲切起来。有时，偶尔也会飘来几朵乌云，那是王晓羽打来的电话。

春节，我回了一趟老家。幸好王晓羽没有回来，使得我不必刻意地回避她。在到她家作过礼节性的拜访之后，我就跟我的父母亮明了我不打算与王晓羽再好下去的态度，请他们以后给晓羽的父母慢慢说明这个意思。我父亲一听就暴跳如雷，骂我读书读傻了，这么好的人家，这么好的姑娘到哪儿去找。还说人家父亲是车间主任，曾在厂里给了他不少的照顾，做人总要讲良心。我母亲也抹着眼泪说，自从你和晓羽考上大学后，晓羽的母亲来我们家就勤了，还不是希望你们能成。周围的人也都在羡慕说你们是非常般配的一对，听说那姑娘现在在一个部门负责，你妹妹读书也不上进，说不定将来还要求着人家咧。我看跟他们说不通，就气恼地不再提这个事。我想解铃还得系铃人，回头找机会直接跟晓羽谈。春节在家里闷了几天，百无聊赖，我就提前返回到了学校。

我同含珍的关系更进了一层，这在她同住室的女友中也传开了，有时他们拿着我们俩开玩笑，含珍也默认了。只是我无法找到一个更为恰当的理由拒绝晓羽，就只有采取“拖”的办法，保持一种不冷不热的恒温。也许爱情是自私的，这在含珍也不例外。这中间她也有意无意地问过我以前是不是交有女朋友，



## 我家的柿子树

依我的年龄推算，不可能没有，我不便撒谎。还有，我也不愿有意去欺骗她这么一个善良的为我所钟情的姑娘。我承认有一个同班同学，且是老乡，彼此有些好感，毕业后天各一方，虽然时有联系，也仅是出于礼貌，相互关心问候一下而已。我这样说了以后，含珍没有再问下去。我说，你难道不想知道她的名字吗？她笑着摇摇头说：“不知道还好，省得老惦记着。”她就是这么一个率真质朴的人，她的善良和柔顺让人且爱且怜。

从长远考虑我必须另寻发展的途径，同时为了不致使我和贾含珍的这场“师生恋”在学校里闹得沸沸扬扬的，我辞了学校的工作，到银河计算机软件开发公司应聘。没想到在数百名求职者中，他们竟选中了我，任命我为技术部的主任，工资暂定为每月二千元，并免费提供单身公寓一套。含珍也为我庆幸，高兴异常，提议要为我庆贺一下。我说免了吧，等我在工作上理出个头绪再说，并约定在近一段时间里最好少见面，有啥事，用电话联系。至于王晓羽那头，我就隐瞒不报了。银河公司地处闹市，一幢六层的现代化办公楼，式样新颖别致，门前一派繁华，车如流水人如织。只是距住地远一些，但中午不必回去，乘坐公交车也很方便。我分管的这个部门，全是年轻人，都很有才气，也都很敬业，这给我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便利，如鱼得水。公司的业务量很大，应顾客要求什么样的软件都制作。技术部的任务就是处理解决高难度的技术问题和根据市场需求开发一些新项目，因此比较具有挑战性和竞争性。我为了干出成绩，同时也想借此测试一下自己的能力。我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一忙起来，几乎什么都忘了。当我在做一个软件设计正较劲的时候，一位“不速之客”的到来，搅乱了我的心绪，险些搞得我前功尽弃。

一天上午，我在做完一个程序后，已到了下班的时间。我正在洗手间洗手，同事小朱来喊我，说是来了一位女士找我。我原以为是贾含珍，谁知见了面，没想到是晓羽，我很意外冲口而出：“是你，你怎么来了？”“怎么，不欢迎吗？”王晓羽晃着手里拧着的一只精致的真皮手提包，翻着眼皮，明显地表示出不满。“哪能呢，欢迎、欢迎！”我不得不佯装出一副热情的样子。“还没吃中午饭吧，走，一块吃饭去。”我把她领到一个距离公司不远又不近的杭州菜馆里，点了



几样特色菜，要了一点饮料，以尽地主之谊。她没等我问她此行的目的，就埋怨开了：“你到公司来，也不跟我说一声，你心里到底咋想的，你摊开说说。”“我不是不跟你说，实是我的工作还没有安置住。”不知咋的，见了她，我就有点怯，我掩饰地说。“你也别瞒我了，我到你代课的学校去了，你又挂上了一个女孩。人，我已见到了……”我大吃一惊，直愣愣地望着她，半晌说不出话来。她保持着一种胜利者姿态，嘴角噙着嘲讽：“她是比我年轻漂亮，但我也打那过来的，你说我这些年还不是让你给耽误的。”说着，她甚觉委屈的，眼圈就红了。她说的有道理，但不全然是。她仍然很漂亮。她穿了一件眼下正流行的唐装红缎子夹袄，头发已高高的挽起，使得她更多了几分雍容华贵。只是在官场里厮混可能也很劳心，她的眼角已有几道鱼尾细纹。“我……对不起……只是……”“只是什么，你一阔脸就变；一有钱就花心，一声‘对不起’我就原谅你了。你也不想想，你和那女孩适合吗？哼，她不过是一个‘村姑’，又没有啥子正规文凭，她跟你逢场作戏还不是别有所图……”她像放连珠炮似的只图一时痛快，全不顾及我的情感。尤其是她不该这样居高临下的对待含珍，这使得我很反感。我冷冷地说：“你别这样胡乱猜测好不好，人家要比你想得单纯的多，也许她比你更适合我……”“好哇，她比我更适合你，你为什么不早说？”她一下子把声音提高了八度，“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你想甩我没那么容易，我已经对女孩说了，她再和你往来，我就告她是第三者插足。到时，你也别想在这公司待下去。”这一点，我倒没想到。我盯着她因气愤而有些变形的脸，像才认识她似的既感到可怕又感到心凉。为了不致引起太大的风波，我息事宁人地说：“我只是要你冷静地想一想，我们分居两地，我又没有固定的工作，这将给日后的生活带来许多想象不到的麻烦……”“我不管，我不管，你全不为我想想，你教我如何面对同事、家人和周围的人嘛……”说着，她的泪珠就滚落下来了。我的心里也有些发酸，但我一想见含珍那双蕴含期盼的眼睛，我就忐忑不安。同时，我也不能欺骗自己的感情。我想事情也不是今天一时半会能了断的，看看表，上班的时间也快到了，我退一步说，“你也别想的太多了，在你没有拒绝我之前，我是不会对任何人承诺的，我们都应静下心来





## 我家的柿子树

给对方留出一些时间和空间仔细的权衡一下。”告别时，我要送她到车站，她不让，但我还是坚持了。火车站前已经有她的几个同事在等她，原来他们是来省里开专业会的。他们见到我，似乎也都清楚我与她的关系，又笑闹一阵，这使我很窘迫，偷眼看看晓羽，她倒能应付自如。

整整一个下午，我工作都提不起劲来，像掉了魂似的，我把自己独自关在办公室里，闷闷地抽烟。随着口鼻喷出的烟团，我的思绪也在随着烟团旋转。一会儿，我看见贾含珍在晓羽的逼视下，像一头受惊的小鹿，不知所措地听任着晓羽盛气凌人的数落。一会儿，我又看见王晓羽披头散发地冲进我所在的公司，泼妇似的点着我的鼻子大骂。情急之下，又乱砸乱摔开了。转而，墨水瓶飞到墙上，溅成了一朵朵墨菊；公文纸像蝴蝶一样散开，四处飞舞；做成的软件和备用的拷盘全被她扫到了地上，在她的一阵猛踩狠踹之下，全裂成了碎片……看来，我在这公司是待不下去了。但是，在这种情形下，要我再与她共渡鹊桥岂不是笑话，能有什么幸福而言，还不是同床异梦么……我，我要与含珍避开她远走高飞……可是，这会含珍又在哪里呢？会不会独自一人躲在哪个角落里伤心落泪……千万别发生什么意外……我的一颗心悬挂起来了，我不敢再想下去了。但是我又不能不想，她是那么的娇小脆弱，我不愿她受到伤害啊！这一个下午，我几乎是在焦虑中度过的，真是度日如年。好不容易熬到下班，我就急急忙忙地跑去找她。

眉湖，像一根弯弯的柳枝，摇曳在这座高校的矮墙外。从各个窗口投射出的灯光使湖面浮幻出一层霓虹。星月远离了，尤其是那枚新月像一只牛角梳，不知是在梳理云，还是在梳理风，总让人感觉不甚分明。草地上已覆盖了新绿，湖岸的常青灌木也都抽出了新叶。在这充满和畅气息的春夜里，我与含珍紧紧地相拥着。这在我像是一件价值连城的珍宝失而复得，有着一一种喜极而泣的激动。而在她，则或是多日不见终聚首的欣喜吧。我还没来得及询问她，没想到她冒出这么一句：“在我的家乡，这时黄河应是开凌了，那冰块撞击的情景太壮观了。”难道王晓羽今天上午没找她寻衅吗？莫非晓羽是在诈我？我期期艾艾地问她：“近来学习紧张吗？没有受到什么干扰吧。”“没有，只是有些想



你……”她有点羞于说出口地把头朝我的怀里拱了拱。我顿时一块石头落地，心花怒放。我情不自禁地扳起她的头，在她的额上印下一吻。看来晓羽真的是诈我。但是从她的话语里可以断定她听到了风声，而我也在事实上承认了我与含珍的关系。我必须维护这种关系，不能让它遭到破坏……“你在想什么？”含珍仰起脸，轻声地探询道。“没……”在没有摆脱王晓羽之前，我同样不能向她许诺什么。不过，在来的路上，我已经想出一个很好的办法。我松开揽着含珍腰肢的手，扳过她的肩头，郑重地说：“含珍，你今年六月就要毕业了，你到我服务的公司来吧。”“我，能行吗？”“能，你要有信心。在你学习之余，我会把公司的工作程序、软件开发和可能遇到的关键技术问题以及操作规程对你具体讲的。这样，你一上岗就占有优势。”“那敢情好，而且我两都能同在一个公司工作呢。”贾含珍高兴得几乎跳起来。“不，等你招聘上了，我就离开……”“你……”贾含珍感到愕然，不由倒退了两步。她直呼其名的质问道，“张岩，你这是对我的施舍吗？是对我的怜悯吗？我可不领情，我相信我有自食其力的能力的。”“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见她误会了，急忙解释。“那你是什么意思，难道我去后对你有什么妨碍吗？”怎么说呢，我是担心王晓羽日后会来公司闹事，我不如暂避一时，且将含珍安置在公司里，一来可以立马解决她的工作问题；二来我可以继续同她保持联系。至于王晓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也就不会找含珍的麻烦。可这份苦衷现在还不能对她明说呵！我拉了含珍在石阶上坐下来，望着湖水中倒映着的她的模糊的影子说：“含珍，我是一个不大安分的人，在一个地方干的时间稍长一点，就发腻，就想换一种方式试试。我两在一个单位倒是没啥妨碍，但是市场经济情况很复杂，我们考虑问题也得复杂一点，万一公司倒闭，我们两同在一个公司，那是一点退路也没有的。”贾含珍转过头看着我，神情有些似信非信。我清清干涩的嗓子，进一步说服她：“你还记得你过生日那天对我说的话吗？要我办公司将你收到麾下，我多闯荡闯荡，多积累一些经验，对以后的发展也有好处呀！”“你真是这样想的吗？要是这样，我去！”她扯过我的一条胳膊，把头亲昵地靠在了我的肩头。这时，湖面的灯影稀了，风微不波，星月虽然闪现出来，但那光芒似乎只在天



## 我家的柿子树

幕上流连。四周静悄悄的，静得我们都可以听见彼此的心跳。

六月，是一个花团锦簇、蝶舞蜂闹的季节。一切按照我的设想实现了，含珍顺利地进到了银河公司。而且他们很欣赏她的业务技术水平，这使我感到很欣慰，我觉得我的一番心血没白费。同时公司对我进行了挽留，甚至提出如果我对待遇不满意，可以考虑给我加薪，但都被我以其他理由搪塞了。我说纯粹是因为个人原因迫不得已才辞职的，若是将来有机会，我一定还会前来报效他们。就这样，我离开了我本不愿意离开公司，又去闯荡天涯。

幸运的是没过好久，我在市科协下属的计算机协会找到了一份工作。市科协是一个正处级的事业单位，计算机协会依托科协，是一个松散的群众团体，什么级别也不是。要开展活动，就需要经费，但很困难。原购置的几台电脑、复印机、晒图机、苹果机，因经营不善都被闲置着。他们让我承包，每年只需缴上两万元的管理费，开的价码不算高，我一口应承下来，签订了三年合同。在我整理装修铺面的日子，含珍也抽空过来没少帮忙，并帮我物色了她的两个同学给我当助手。我还玩笑地对她说：“想不到我也过上一把当老板的瘾，啥时你也过过当老板娘的瘾呀。”她脸一红，娇嗔地撇撇嘴说：“美死你呢，谁说当你的老板娘来着？”

为了安稳住王晓羽，在我开业那天，我就把我离开原公司，现在自己开店的情况向她作了通报。她也没说什么，只说你只要觉得可行，你就自己弄呗，完全是一副不加干涉的态度。这使我产生一种错觉：这是不是解脱的开始。

创业阶段虽然很艰苦，但我过得很充实。我凭着自己娴熟的技术和精益求精的服务态度，赢得了客户的信赖，打开了局面。当然在我最忙碌的时候，我也没有忘记含珍。我几乎每天给她通电话，我似乎在寻求一种动力和支撑。我不再把这座城市视为我的对立面了，我甚至觉得这座城市因为有了含珍，而变得美丽可爱起来，我注定要在这座城市筑下爱巢，而生活在这个巢里的一定是我与她。从六月到十一月，约莫半年的时间里，我过得是多么的快活啊！生活在我眼前铺开的虽然不敢说是坦途，是金色大道，但至少是一把打开的洒金扇，满扇眨着的是含珍星星般的眼睛。在那一段日子里，我们若有闲暇，也到





迪吧、酒吧、舞厅、茶艺室等娱乐场所放松放松。含珍对这类活动虽不热衷，亦不反对。时尚、刺激、热烈包围和熏染着我们，既使我们过剩的精力得到释放，也使我们从理念上感受到一种宽容的接纳，我们正与现代社会文明融合在一起。

在这期间，我还听到有关王晓羽的一个消息：一位有过短暂婚史的市畜牧局副局长正在追求她。她也许为了能够同他相匹配吧，王晓羽也正努力竞争本单位的正科级位置。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无论从哪一个方面讲，我都应该为她祈祷和祝福。

有了去年的经验，含珍的生日，我一直放在心上，并且事先为她选购了一条水仙花瓣形的水晶项链。水仙花是多么的清丽脱俗，又是多么的质朴无华呵。只需几粒石子，几滴清水，它就无怨无悔，倾心付出。即使是在寒冬腊月，也照样吐着芬芳。用“冰清玉洁”来形容她，一点也不过分。但不凑巧的是在她快要过生日的几天，她需要回老家一趟。原来她的姐夫、姐姐回来了。他们已在南方城市——深圳落了脚，要接女儿过去。这对含珍来说既是一家人的团聚，也是一家人的别离，我又怎好借口给她过生日而阻拦她呢。我替她买了几件礼物，连同那条项链悄悄地收拣到她的背篋里，送她踏上回家的路。怪就怪我当时没有把项链拿出来给她瞧瞧，甚至没有当面说明是送给她的，以至她把那条项链送给了小外孙女。这是她事后向我表示谢意时，泄露出来的。并说她的外孙女很喜欢，拿到手里就挂在了脖子上。我哭笑不得，可也觉得没法弥补。哦哟，我真笨！

2002年的情人节是在春节后的第三天，我们两人相约都不回去，在郑州过，糊弄家里都说工作忙，我们想反正隔得远，家里人也不了解具体情况。好在双方父母都没计较，反倒劝我们以工作为重，但要注意身体，并嘱咐过节那几天东西可能不好买，要多准备一些好吃的食品。可怜天下父母心！我们一边为我們的小伎俩得逞打着偷笑，一边也难免羞愧难当。为了使含珍得到一些补偿，情人节这天，我专门在“七十三行鱼宴店”订了座。这是个中档酒店，以经营鱼类为主。店名取得很有意思，我也作过请教，七十二行是原有之意，即



## 我家的柿子树

人们常说的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他们添加一行，是指网络信息，与现代科技接轨。嘿，同我们两人从事的职业还真有联系呢。其实这其中透露着店主人的精明，谁说他不是想赚尽天下人的钱呢？我把“七十三行”的含义讲给含珍听时，她不说店名取得好，却称赞我会选地方，我心里美滋滋的。毫不夸张地说，整个店就像是一个港湾，在这个港湾固定的泊了像模像样的木船数十只，桌椅都摆放在船上。也不知从哪里引来的清水，绕着船舷迂回曲折地流淌着。放养的红鲤鱼、鲇鱼、青花、白鲢、罗菲等游来窜去，不时发出溅水声。我选择的位置较僻静，一张茶几大的长条餐桌，两把垂吊的藤编摇椅，几根绳索上都攀满了常青藤和喇叭花，让人一看，就知是一副情侣座。店家为了“情人节”，早就准备了红蜡烛，每个桌子都点了1—2支。小小的蜡烛浮在灯碗里，就像一盏盏小荷花灯，音响播放着时下正蹿红的歌星唱的《爱你就爱个死》的流行歌曲，轻柔、舒曼而又缠绵。没有喧哗，没有嬉闹，有的只是一对对情人的情深意浓的低语。含珍今晚穿了一件浅色的中长薄棉袄，棕黑色的毛衣搭配了一条粉红的丝围巾，使她在端庄之中又添了几分活泼，宛如一枝报春的腊梅。她那长长的睫毛一开一合，饱含着的款款深情，让我几乎不敢对接。“含珍——”我情溢满怀地轻唤她一声，在举起酒杯前，我把九支玫瑰虔诚地献给她，“祝你情人节快乐！愿你像这火红的玫瑰一样，年年岁岁，岁岁年年常开不败。”“谢谢，我真的好幸福呵！”她的眼里闪着盈盈的泪光。她也准备了一盒心形的巧克力，剥开金色的糖纸，填了一颗我嘴里。那略带苦味的糖分立即融化开来，绵软悠长，而令人回味无穷，我仿佛觉得我整个身心都甜津津的。在她抿了一口红酒之后，我又拨了一筷子鱼脊肉给她。今晚我点的全是鱼菜，有烤鱼、清蒸鱼、烧鱼块、鱼丸、鱼羹，等等。我对她说：“鱼可美容呢，还可增加钙质，减少胆固醇。”她打趣道：“照你这么一说，那鱼全身都是宝，我们以后就不用吃肉了。”记得那一晚，我们俩说了很多很多的话，其中她告诉了我她的一个小小的秘密，她说：“岩，你知道那次我过生日许的是一个什么愿吗？也许你会认为我许的是毕业后留在大城市找一个好工作，其实并不是。人有两只手，更何况我受过大学教育，无论在哪里总不致饿死。我没有什么远大的抱负，我



只想背靠着一棵大树，能为我遮风挡雨，安稳地过一生……岩，你不会笑话我的庸俗和浅薄吧。作为一个女孩子到了一定的年龄段考虑的问题远比男孩子要实际得多。婚后，作贤妻良母，相夫教子，是她必然要走的路。我又何尝不是如此。认识了你，也许确实是一种缘分。但是在那时我并没有要将终身托付给你，因为我两毕竟认识的时间短，彼此了解的也不多。我只是觉得你有才气，人也长得英俊，从你讲课的认真劲儿，我也看出你是一个敢于负责、也能够负责的男人。所以，我许的愿就是让我将来能够找一个像张老师这样的人作为伴侣，相伴相扶，厮守终生。”这是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的自白，是她内心世界的剖析。她这样毫无保留地向我公开她的秘密，可见对我是多么的信赖和一往情深。我除了感谢不尽，又能说些什么呢。珍，但愿我能够作你想象中的那棵大树，像一把绿色的巨伞，永远永远为你撑起一片浓荫！

蜡烛已经换过了两次，我们的话题不知啥时候又转到含珍的家乡了，我向她要求道：“开春了，我到你家去，看黄河开凌吧。”她似乎窥破了我的心思，故意表示反对：“不许去！不许去！你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哈哈……到时，恐怕由不得你了。”我带着醉态地笑着说。

这一个情人节同我过的上一个情人节是多么的不同啊！上一次我一人独处，说不出的冷清与无聊。而这一次我是与我的意中人一块度过，如同沐浴在春风里，浑身暖洋洋的。回到寓所，我意犹未尽，于是写了一首小诗以记之：

梦幻中的摇椅是一枚紫贝

它轻轻地摇晃

里面坐着我的新嫁娘


满月似的脸庞洋溢着花香

我坐在您的身旁多像一位侍童

模样谦卑而内心盛满琼浆

呵，幸运的喇叭花

幸运的常青藤



## 我家的柿子树

沿着棕索攀缘而上  
此刻，也欢欣的簌簌作响

呵，是晶莹的泪珠沾上您的睫毛  
还是您的眼里闪出的幸福的泪光  
燃上一支红烛吧  
让它为我们祝福  
让它给我们带来希望！

我把这首小诗取名为《摇椅》，并勾勒了一个简洁的图案，利用苹果机制成卡，送给了她。她说她很喜欢，她要珍藏起来。这也正是我希望的。

不过，我到底没有能到含珍的家乡看成黄河开凌的情景。以后事情的发展发生了急转直下的变化，这是我始料不及的。

三月，桃花雨没有下来却飘起了桃花雪，我的心像这气温骤降的天气一样凝固了。前天下午，王晓羽又一次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降临到我的寓所，并带来了一大一小两个行李箱，扬言要和我在这里举办结婚仪式，然后再回到老家补办一次。我断然拒绝了，我明确告诉她贾含珍才是我的所爱，除了她，我不可能再爱别人。谁知这次她的态度同上一次判若两人，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表现得不愠不火，很有耐心。需要交代一下，我现居的寓所是我向科协一位干部手里租的，属于“一大一小”，带厨房、卫生间的老式房型。我原来的住房自从我离开银河公司即日，我就交给他们了。王晓羽到来的那天，恰巧我外出到一个单位谈业务，直到请客户一起吃罢晚饭，到深夜十点多钟才回。王晓羽在等不及的情况下，让我的助手毛燕和徐建平用我留在工作室的一套钥匙打开了寓所的门。她反客为主，像一位家庭主妇常做的那样，拾叠屋子，买这买那，试图安排我的生活，恼得我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泡在工作室里，由她自做自吃，只当我多花几个钱为她租了一套住房。最近几天，含珍也很少跟我联系了，我怀疑是小毛、小徐向她透露了王晓羽到来的信息，她在有意回避我。但我也不好主动跟她联系，我想尽快把王晓羽打发走，以免夜长梦多，到头来



弄得我不好收拾。

小雪转中雪后，又一连阴了几天。我干活老出错，心情烦躁得也分不出个阴阳。这天夜晚，我在一个巷口的小酒馆里又喝醉了。我先是发疯似的又哭又闹，后来就伏在桌子不省人事了。店家担心我受凉，也担心他的酒钱没有人付，就翻了我的衣兜，找出通讯地址，往我的寓所打了一个电话。晓羽接着了，我不知她当时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反正赶来很快，打的把我弄回了家。就在那一夜，我做了我懊悔终生的事，我失去了童贞，我对不起含珍，我今生今世都不能原谅我自己！

当我第二天醒来，我发现我竟是赤身裸体，而躺在身边的王晓羽也是如此。她还在呼呼大睡，头发凌乱的覆盖着她的脸颊，但掩饰不住她那志得意满的狡黠的笑！我一下子清醒了。许久，我觉得这是一个圈套，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阴谋。我胡乱地穿上衣服，对着王晓羽大喊大叫：“王晓羽，你起来，你赶快起来，你这个恶毒妇！”她竟然毫不知羞耻地当着我的面慢慢吞吞地披起睡衣，白我一眼，不耐烦地说：“叫什么，叫……”我指着满屋子乱丢的衣物，她的乳罩啦、内裤啦、甚至污秽的卫生巾啦，气急败坏地问她：“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你说——”她拖长声调，懒洋洋地说：“那得问你自己呀。”过了一会，见我刷白着脸没吭气，又一跃而起地跳到我面前，喷着唾沫星子说：“这还不是明摆着的事，你昨夜一直呼喊着贾含珍的名字，对我行非礼，我有什么办法，只好遂了你的心意，我要告一个强奸罪不冤枉你吧。”我的额头上沁出了冷汗，颤声地分辩道：“不可能！是你……”“你意思是说我一手导演的吧。”她冷笑道：“事实胜于雄辩。告诉你，我例假才来没几天，极有可能怀上孕。不然，你就等我把孩子生出来后，再做亲子鉴定吧。”我像受到雷击一样，完全被击垮了。我怔怔地望着她，半晌才回过神来，我用一种近乎哀求的口气对她说：

“晓羽，你就放过我吧，我愿意赔偿你的损失，你说个数码，五万、十万，还是二十万，我砸锅卖铁都答应你！”“哼，别做梦，我什么都不要，我就要你这个人。”“你要了我这人，你也得不到我的心，我给不了你幸福。”我说。

“我甘愿，我认命。”她说完，也许觉得满腹酸楚无法发泄，禁不住像山洪暴





## 我家的柿子树

发一样嚎啕起来。可我不能辜负含珍呵，假如我能一走了之，我真想夺门而出。我缓缓了口气，还想作最后挣扎：“晓羽，我希望我们都现实一些。你想想你走的是仕途，我是经商，我们的结合非但不能帮助你，还影响你的前途，还有……”“还有我们都不在同一座城市，会给两人的生活带来诸多不便。我可以不要我现在的工作，我可以向你靠拢，共同打理你这个店。”我听了，吃惊地张大了嘴巴。没想到她态度是这么的坚决，但我还是猜不透她何以要这么做，是不是别有隐情，可我……王晓羽，王晓羽，你真是把我逼进了死胡同。早知今日，又何必当初？我感一阵刺心的疼痛。可这时，王晓羽又在我的滴血的心上扎了一刀：“我知道你丢不开贾含珍，可你的做法对她道德吗？负责任吗？一旦她知道我两的事，你们的感情还能挽回吗？我劝你也不要一错再错耶！”是的，我已经玷污了含珍纯洁少女的感情，我不能一错再错，让含珍以后长期生活在阴影里。再见了，含珍！我彻底的缴械投降了。

在经历了这件事之后，我大病了一场。在我烧得迷迷糊糊的时候，我却还在高一声低一声地喊着贾含珍的名字，要她不要离开我。然而她辞去了银河公司的工作，一去不回头，像一朵蒲公英，飘散得无影无踪。而我的那两名助手也向我辞职，很显然贾含珍从他们的嘴里得知了一切。至于他们是如何知晓的，我不得而知，也不想深究。我心灰意冷了，一切听任着王晓羽的摆布。生意虽然仍在做着，也只能算是惨淡经营。再后来，有人向我透露，王晓羽竞选正科位置失利，一方面是她告发竞争对手贪污腐败的事，由于没有那人的底子硬，没人相信而得不到支持；另一方面她同畜牧局副局长的恋情曝光，因有越轨行为，而闹得满城风雨，弄得甚是脸面无光。我像听故事一样，也无所谓。

……

“喂，先生，你看你站在这儿大半天了，你还买不买呀？一会儿别人都把玫瑰挑完了，你可没得挑了。”那位整理花束的俏眉俏眼的小姑娘，这会刚腾出手来，好心地提醒我说。我从漫无边际的遐想中震醒过来，苦笑了笑。朝四处瞧瞧，人少多了，花也少多了，我不能再犹豫了，我指着一束束艳丽的玫瑰问道：“这一束有多少朵？”“九朵。”“给我十一束吧！”“哇，你要送



九十九朵玫瑰呀！”小姑娘惊喜万分的伸了伸舌头。看样子今天买玫瑰花的，还没有一个人买这么多的。“不知谁有这么好的福气。那一定是一个很不错的姑娘，才值得你这么爱她。”小姑娘毫不掩饰她的羡慕，笑着，一忽而工夫，她就把花束整理好了，我数了十张百元大钞递给她，说声：“不用找了。”就搭车直奔黄河沿。

寒风呼号，波翻浪涌，半轮残阳如血。

我伫立在岸边，止不住泪流满面，含珍，你在哪里？你可听见我的呼唤……你的家在黄河边，你一定会回去的。那么就请这奔流不息的河水将这九十九朵玫瑰捎给你吧，它将带去我对你的声声祝福和不尽的思念！

血色一样的玫瑰顺着河水漂走了，我心中的玫瑰也漂走了。唉，情人节，伤心节，此情怎了，此恨怎灭……

2003年2月24日—3月12日

怀念我们的父亲

## 蝴蝶花卡子

在靠近中越边境的一座陵园里，蝴蝶花开满了一地，姹紫嫣红，随风摇曳，犹如蝴蝶纷飞。这时有一群人披着霞光、踏着晨露早早地来到陵园祭扫。他们风尘仆仆，面色疲惫，显然是远道而来。

他们在一个坟头前停住了脚步。经细细辨认，墓碑的正面镌刻着“梁东升同志之墓”，背面碑文介绍，他是河南滑县人，因在修筑昆（明）文（山）战备公路中被泥石流挟裹牺牲，时年三十六岁。碑是由中建交运集团一公司于2004年9月立的。人群中有一位中年妇女把一束鲜花郑重的献在墓前，又用颤抖的手点燃了带来的香烛和纸钱，她泣不成声地哭喊道：“东升呀，我来晚了，我不该过了十多年才来看你呀……如今你的一双儿女都长大成人了，你睁开眼好好看看吧……”

站在她身后的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扶着妈妈，也满眼噙泪地呼喊着：“爸爸哟……爸爸……”悲怆的声音，让人闻之心酸。而站在稍远一些的，和中年妇女年龄相仿的一位男子，这时趋步上前，毕恭毕敬地三鞠躬，抚着墓碑，动情地诉说道：“东升哥，你走得太早啦，要是你还活着该有多好哇。你的儿子启明已经大学毕业工作了，你的女儿启慧读高三，在班里成绩一向名列前茅……东升哥，如果你地下有知，请你放心吧，我一定继续照顾好香铃嫂和两个孩子……”他是梁东升的本家兄弟，叫梁东胜，也是香铃后来招进门的丈夫。当年他和东升在一起打工，目睹了东升牺牲的情景。

时值清明，三五成群的扫墓人逶迤的向山上陵园聚拢过来，山下的南盘江穿过早稻田、桉树丛、芭蕉林急急地奔流着，发出震耳欲聋的哗哗声。

在行将离开陵园时，香铃下意识地理了一把梳在后脑勺上的马尾辫，她取





下发卡，摊在手掌心，注视良久：这是只绿如碧玉，晶莹剔透的蝴蝶花卡，可惜的是它从中间折断了，还是她用万能胶粘在一起的。虽然它仅是只破损的塑料卡子，看起来微不足道，但她却视若珍宝，因为它既是他两爱情的见证、也是她的精神寄托。

她的全名叫韩香铃，和梁东升同一个村，距离以卖烧鸡闻名遐迩的道口镇不远的青石窝，他俩自小一起“过家家”，两小无猜。但长大后，二人却有些生分，路遇见面搭句话就脸红。其实是“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双方都有了那么一点含而不露的意思。

香铃人长得漂亮，身材修长，皮肤白皙，瓜子脸，一双大大的眼睛水汪汪的，尤其是一根乌油油的大辫子垂到了腰际，晃花了周边一群小伙子的眼眸。按她父母的意思得找一个家底殷实的城里人才能与她相匹配。梁东升人长得也帅气，国字脸，大刀眉，个头高高大大，说话办事脆生干巴，决不拖泥带水。就是家境不怎么样，一个瞎老娘，还有一个犯哮喘病的爹，一个姐姐嫁到外地去了，也很少见往来走动。还有一点，村里人觉得他脾气有点倔、不通融，譬如周围不少人家给道口镇的烧鸡店铺加工退毛鸡、有的把死鸡、病鸡也掺杂进去，有个别黑心老板还怂恿这么干，成本低、赚得多，双方皆大欢喜，当然坑苦的是顾客。私下里也有人劝他试巴着做，没想到他一口回绝，还说：“我不赚那昧心钱！你们也小心点别触‘网’。”俗话说“萝卜白菜各有所爱”，韩香铃就偏偏喜欢上了他这种倔强劲儿，并发誓非他不嫁。

梁东升第一次到云南打工，是随本地的工程队在昆明市呈贡新区搞拆迁，他跟着师傅学会了开大吊（车），虽然是个技术活，挣得也是辛苦钱。打工归来，他带给香铃的第一件礼物，就是这只蝴蝶花卡子。

中秋月圆，夜凉如水，各类昆虫藏在草丛间、附在瓜叶上浅吟低唱，一群群的萤火虫如同星星点灯在游走、飘移。打麦场上光洁如镜，有几个麦秸垛撇下圆锥形的影子。梁东升约韩香铃在这里见面。

“香铃，看我给你带了啥？”

“啥？”



## 我家的柿子树

梁东升把手里托着的一个东西，递给香铃，香铃用手轻轻拈起，欣喜地说：“真好。”转而，她又抬起手对着月光照了照，尽管有些朦胧，但蝴蝶的形态还是很逼真的，仿佛一松手，它就会飞走了一样。

当梁东升正想把发卡给她别在发际的时候，突然从麦秸垛里钻出两个小鬼头样的孩子，他们拍着手喊道：“亲了，亲了，羞羞羞！”韩香铃手一哆嗦，卡子就脱手掉到了地上。两个孩子争着去拣，其中一个抢先一步，“啪”地一脚踩了个正着，把卡子踩成了两截。两个孩子一看闯了祸，随即呼地一下跑开了。

“唉——”香铃惋惜地叹息了一声，跺着脚拾起卡子，拿到嘴边吹了吹，继而又小心翼翼地装进口袋里。

梁东升见她如此珍惜，心里不由泛起一阵感动，说：“再有机会上云南，我还给你带。”接着，他就大谈起云南的蝴蝶花来，他说卡子的样式就是依照蝴蝶花型做的。在云南蝴蝶花开得很普遍，也很普通。它属于草本，花茎不高，极易成活，几乎可以撒籽成花，花期也很长。由于云南气候温暖，四季如春，如果掌握得好的话，分期栽培，无论春夏秋冬都有花看了。加之，它花色艳丽，“紫蓝青绿黄橙赤”都有，很受人们的喜爱。他还说，在他们的工地上，一些打工仔用罐头瓶、塑料杯、饮料桶等作花盆栽种，搁在窗台上、床头边，煞是好看。“我也栽了一盆，看到花就像看到你一样。”他凑到香铃的耳边，粗重的呼吸像架了一台鼓风机。香铃推了他一把：“瞎说。”娇嗔地一甩辫子，辫子稍差一点拂到了梁东升的眼睛上。他急忙退后一步，用手去捂。

“哈哈哈……”

一串银铃似的笑声像水波一样荡漾开来，晃动了天上的月亮。

第二年农历正月初八，韩香铃和梁东升举办了婚礼，这一年香铃二十二岁、东升二十五岁。但随着一双儿女的降生，家庭负担也在加重，梁东升寻思咋样能改变一下现状，让老婆孩子的日子过得好一点？他四处打工，也到过许多地方，做过很多工种，可也仅只能顾住全家人的衣食温饱，谈不上“发家致富”。就在他去世的前两年，有人介绍他到云南修战备公路，说是薪酬高、待遇好，工资月清月结，不用担心拖欠的问题。不过人家也把话说在前头，在地形复杂



的云贵高原上筑路，异常艰苦，甚至还会发生险情。他想：“世上只有患病病死的，没有干活累死的。至于安全问题自己时常留点心就是了，再说这么大的工程安全措施总还是有保障的。”他毫不犹豫地随着大队人马出发了。到了筑路工地后，因他原来开过大吊（车），这回工程指挥部让他开上了挖掘机，他形容说是开山辟路，当先行官。由于国家投资的工程，一切中规中矩。第一年，除去一些必需的花费开销，他带回了五万元钱，只是没能给香铃带回他曾经许诺的蝴蝶花卡子。他歉意的解释说，因为地方偏僻，一些小商店嫌利润薄，不进这类东西，下回要是路过昆明停留一下，在大商场里一定能买到。香铃嘴上说，哪能为这么个小事专程跑一趟呢，心里却像是汪着一坨蜜。到了第二年年底，梁东升为了节省路费、挣加班费，没有回家过年，托堂弟梁东胜捎了一张存有六万元钱的卡交给香铃。世事难料，谁能想到就在这年的雨季，他竟出了事呢……

韩香铃攥着发卡，强忍的内心悲痛又在瞬间涌出，止不住的泪水像断线的珠子从面颊上滚落下来。关于梁东升牺牲的经过是梁东胜告诉她的，她实在不愿去想象那残酷而血腥的场面，可是她又怎能不去想呢？

到了九月，云南的雨季该结束了，但那段时间天气反常，接连几天狂风大作，暴雨如注，南盘江水陡然涨了数尺，浑浊的江水像一头暴怒的雄狮横冲直撞。为了不耽误工期，工程指挥部对施工作业做出间歇性的安排，即趁着时晴时雨的间隙，见缝插针，能干大活干大活，不能干大活干小活。这天下午四点左右，雨停了。梁东升启动挖掘机准备作业。梁东胜不放心地对他说：“哥，才下了雨，泥土很湿，不能干就别干了。”“我试试瞧，兴许能干呢。”说罢就开着挖掘机走了，履带在松软的路基上碾出两道深深的压痕。开始时还顺利，但干到约莫五点多钟的时候，西边天际的乌云就争先恐后地拥挤过来，强劲的山风吹得江水像要倒立起来似的，接着爆豆般的雨点密集地横扫而过，在远山近峦窜起一股股白烟。掀土铺路的梁东胜见此情景，忙扯起嗓子朝梁东升喊道：“哥，赶快走！”梁东升答应一声“好！”他调过机头，想把它开回去，可就在这时不幸的事发生了……一块巨石从天而降，恰恰砸在挖掘机的机身上，



## 我家的柿子树

挖掘机向一边侧翻，紧接着泥石俱下，顷刻间就把挖掘机埋住了。梁东胜大叫一声：“东升哥——”不顾一切地想冲朝前去，但被工友们紧紧地拉住了……一个年轻的鲜活的生命就这样消失了，甚至连句遗言都没有留下。在扒拉出梁东升的遗体时，已是血肉模糊，认不出本来面目了。这时远在家乡的韩香铃接到梁东胜的电报，顿时就晕厥过去了。因东升的父亲病情严重，已卧床不起，离不开人，加之两个孩子幼小，一个十岁、一个五岁半，她也无法去向东升作最后告别，一切委托东胜全权代理。工程指挥部经申请有关部门批准，追认梁东升为烈士，并在他们的建议下，埋进了紧靠县城的一座陵园。

为了照顾东升哥的家庭，梁东胜辞了工，留在家乡务农，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先是帮韩香铃安葬了公公，随后又协助她安葬了经不起突如其来的打击含悲去世的婆婆。第二年的十月间，他和香铃在亲友乡邻的撮合下，组成了新的家庭。梁东胜出于对东升哥的敬重和一心一意支撑这个家庭的想法，主动提出不要自己的孩子，并做了结扎手术。

到底启明是有文化的人，说起话来富有哲理，他对香铃劝道：“妈，人死不能复生，你也别太过悲伤了，活着的人还是应该朝前看，我们的日子会好起来的。”启慧用纸巾擦拭着母亲的眼泪，柔声说道：“我和哥哥会好好孝顺你和老叔的，今后我们也会时常来祭奠爸爸的！”

韩香铃止住了悲泣，想了想，剪下一缕青丝，连同那只蝴蝶花卡子放置在了梁东升的碑额上：“东升呀，你也是一个苦命人，如果有来生，我再陪伴你吧。”然后，在众人的搀扶下，她一步三回头地走出了陵园大门。

早晨的阳光像打开的一把洒金扇，金色的光斑在各个坟头上跳跃着。那只搁在梁东升墓碑上的蝴蝶花卡子，像蝴蝶一样活泛起来，振翅欲飞，仿佛要扑到盛开的花丛中去。

2017年3月10日



## 梨树飘香的日子

我走啊，走啊，不知什么时候走到了一个河谷，两边险峻高耸的山像支起的绿色帐幔，只有它的顶部才能沐浴到金色的阳光。河谷里长满了野生的梨树，洁白的花朵重重叠叠，一阵微风吹过，就能听到花瓣扑簌簌的落地声，浓郁的花香也随即弥漫开来。谷底的河床布满了山水冲下来的大大小小的鹅卵石，细流涓涓，悄无声息地流淌着……咦，我怎么走到这个地方来了呢？我极力地回忆着——

我是某市初级中学的一名数学教师，要到本地一个偏远山区支教。这是政府为了解决山区师资困难，同时也是为城市教师提供一个交流、锻炼机会而采取的一项措施。到县教育局报了到，换过介绍信，我就准备坐通往乡村的大巴去。魏局长说：“你初次到我们这里来，不识路，得派一个人送你去。”我不让，说：“路在嘴上嘛，我就不相信我一个大活人会找不着地。”他见我态度坚决就不再坚持，说：“那好吧，我通知乡里一声，派人到站上接你，要不山路太难摸了。”

车在飞奔，窗外的景物也在旋转，田野就像一块巨大的调色板，最浓艳的色调是麦苗的绿和油菜花的黄，大块大块的仿佛堆在上边似的。车上的人很多，大多是做小买卖的，谈的大多是“生意经”。有几个或许熟悉，大声地谈论着他们儿女的学业或是在哪座城市打工每月能挣多少钱，等等。我向他们打听到陡山河乡梨树沟村怎么走，其中一个说，沿着鱼脊岭山脊走，走到头就会看到一个团山包，背后的村庄就是梨树沟。另一个说，现在还没到雨季，沿河沟走也行，那座团山就是一个标识，像是个鼻尖儿。他还略感遗憾地说：“可惜不通车，要是横着修上一条路、架上一座桥就近多了，可压了外乡的田地，人家



## 我家的柿子树

不愿意哩！”

到了车站，我并没有见到来接的人，就拧起行李卷到茶摊买了一杯茶喝，小憩一会儿。刚坐了两个半小时的车也确实有点儿累了。茶喝完又续了一杯，还不见来人，瞅瞅太阳马上快移到头顶心，我想不能耽误就决定自个摸着去，心想：二三十里的山路对于一个大小伙子来说，应该是不在话下！

山道是斜挂在大山延展的一条岭上，陡峭而曲折，坚硬的红土路面竟然爬满了藤藤草，有些路边生长的野刺玫和虎头刺也把棘条伸到路中间，勾衣扯袖的给我带来不少麻烦。不大一会儿，我出了一头涔涔热汗，想歇歇脚，望望前面像条红线绳似的小路忽隐忽现没个头尾，我便打消念头，振作起精神甩开了步子。走着走着，路成了马鞍形，起伏不定。在有的地方，我因个子高不好直立行走，只好手脚并用地往下索，手上有几处还蹭破了皮。艰难地行走近两个小时后，路断了，原来山体滑坡，半间屋大的一块山石迎面而立。我呢，要么继续向山上攀爬，绕过这段崩塌的山体，要么下到沟底。到这时我才明白，为什么这条路“人迹罕至”。我再望一眼山豁口，如果走上山的路需要转大半个圆圈，更何况并没有路呢。为了保险起见，我走了谷底……

我还记得，我高兴地大声唱起了《啊，我的父老乡亲》，尤其是那一声“啊”我拖得很长，引得山呼水应，传得很远很远……但渐渐地我就吃不消了，脚下的路很难走，尽是鹅卵石，不仅咯脚，而且有时踩不稳石头会蹦到脚面上砸得生疼。此时，已是三点多钟了，我饥肠辘辘，挪一步就像踩在棉花团上一样，轻飘飘的……再后来，我就躺在了接我的这个姑娘的家里了。

她叫乔秀敏，仅低我半个头，有着健康的肤色，嘴唇微翘，鼻翼处有几粒细小的雀斑，但并不影响她的俏丽。据她说，她找到我时，我已经晕倒在一块大石头上了，她用水激醒了我，然后半搀半扶地把我弄回了家。她抱歉地说，她交代幼儿园的事情耽误了一点儿时间，后来她判断不出我走哪条路，就先到山上去找，但没找到，就又拐沟底下，这才碰上我。无论如何，我总是很感激她。在她家吃罢晚饭后，我就要到学校去瞧瞧。她说，住处可能还没收拾好，你就在这儿将就一夜吧，我家里有奶奶、弟弟，房子也宽敞，没有什么不方便





的。在进一步了解中，我得知她的父母都外出打工了，她把村里的留守儿童集中起来，办了一个幼儿园，自任园长，另外聘了一个小姑娘当阿姨，中午管一顿饭，由奶奶帮忙做。弟弟上六年级，下学期要考乡里的初中了。她很能干，里里外外“一把手”，正应了那句：“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随乔秀敏到学校去。学校建在团山上，其实是由一座祠堂改建的，五间正屋是教室，进门的过道是师生的食堂，两边各有两间厢房是教工的宿舍。门前有一块坪地，被用葛藤围了起来作为操场，学生升旗、做操和课外活动都在这里。由于年久失修，房屋破旧的厉害，墙壁龟裂、墙角洞穿，屋瓦破碎，有几处还是用塑料布、石棉瓦补上的。学校本来有两名教师，去年有一个考上研究生走了，可能也没打算回来，因为他走时冒了一句：“我总算改换门庭了！”剩下这名教师兼做校长，还有一名校工是本村人。在校生三十六名，外村有十四人，合成一个班，一至六年级都有。校长带一、二、三年级，走掉的那名教师带四、五、六年级，副课由二人交叉着上。村党支部书记老韩是距此有七八里土门村的人闻讯也赶来了，他紧握着我的手说：“为了山村的孩子，帮帮我们吧！梨树沟的乡亲们都指望您了……”学校的状况之差，超出了我的想象，我一时无语。但当我一触到韩支书那热切的目光和他身后那棵缀满繁花、枯木逢春的老梨树，不由又促使我想搏一搏、试一试。

我做的第一件事是整修校舍，请义工（由我个人负责他们的伙食）将墙洞补了、墙壁粉刷了、屋顶的瓦掺了，就连操场上的杂草也清除了，并重新编织了围网；第二件事是到县里、市里募捐化缘，收集旧书籍、旧课本和二手的旧电脑，建起了一个小小的图书馆和拥有三台电脑的电脑室；第三件事是联系市里两所小学建立了“大手拉小手”、“红领巾结对帮扶”关系，邀请那里的老师来校辅导授课，组织学生一起联欢、交流学习心得。这样一来，学校的环境为之一变、学生们也变得精神多了。乡亲们纷纷点赞：“卢彬老师一来就把学校变了个样，孩子们有盼头了！”

乔秀敏也时常来学校看看，有时也请我给幼儿园的孩子讲故事、教儿歌等，我也从不推辞。有几次她收拾我的脏衣服去洗，我很不好意思，她却大方



## 我家的柿子树

地说：“换工嘛，以后有求于您的事还多着呢。”

梨树开始结果子了，翠绿的像小拳头似的果实挂满了枝头，我似乎已经嗅到了那诱人的果香。

这期间，我领着乔秀敏跑县城一趟，让她观摩一下县直机关幼儿园，并谈好让她在那里实习几天。她把这次县城之行称作“奢侈之旅”，原来她是第一次进城，自然是有点像“刘姥姥进大观园”啰。办完正事后，我带她顺便参观了县委县政府的办公大楼，万人体育场、十字街的喷泉花池和明朝年间建的紫水塔等。她对县城的现代化惊叹不已，说：“啥时我们乡下人能像城里人一样生活，我看离共产主义就不远了！”中午，我们在一个饺子馆用餐，我点了两个小凉菜，一瓶“新一代”啤酒和大葱羊肉饺子、香菇猪肉饺子各一份。她说她不喝酒，我也不勉强，劝她多吃点饺子。突然，我发现她吃饺子时都把肉馅挑出来拨到了我的盘里。我问她：“你难道吃素吗？”“不，我只是不喜欢这个味。”我见她拈起的一个饺子是羊肉馅儿的，以为她怕膻味，就往她的盘里连拨了几个猪肉馅儿的饺子，可她依然故我地把肉馅挑出来给了我，这使得我大为不解。她莞尔一笑，说：“看看这几个月来把您累的，人也黑了也瘦了，你应该多吃点肉。”我顿时恍然大悟，笑道：“只此一顿也催不肥呀。”说着，一下扒光了盘里的饺子馅儿。

我和我的学生们日益建立起了感情，我不光教他们的数学课、语文课，还给他们上体育课、音乐课，和他们一起打篮球、唱歌、做游戏。有时还组织他们到河谷拣梨树上坠落的梨子、捞河里的小鱼虾做野炊。学校不再是死气沉沉的了，而是充满了生机活力，到处飘荡着久违的歌声、笑声。

当我正满足于已取得的成绩时，一件令人烦恼的事却让我差点打了退堂鼓。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我的女友叫柳蔚，是我大学同学，她来自豫西的一个小城。毕业后，她因为我的原因没有回去就职父母找好的政府部门工作，和我一起分到同一所学校教书。就在我支教前，她抽调到市教育局帮忙工作，后来就转为局里的正式工作人员，我挺为她感到惋惜。因为她教语文，课讲得生动，板书也好，时不时





的还在市里的大小刊物发表些诗歌、散文之类的文章。上个月她来我这里一趟，看到学校的条件委实很简陋、很艰苦，不由皱起了眉头。她揶揄我说：“看你干得有模有样，还准备长期干下去呀？”我大大咧咧地说：“那也未尝不可，山区的孩子太需要点燃知识的火把，我们就做个播撒火种的人吧！”她没有吭气。我忽然想起什么，动员她说：“要不，你也来吧。你放弃了专业很可惜，要是你来了，我两在一起……”她没等我说完，就很生硬地回绝了：“要在你在，我可没有那个打算！我觉得我现在的工作环境就很好。”继而又劝我说，“两年支教镀镀金就得了呗，‘人怕出名猪怕壮’，你越搞得越好，你越走不了！”这一次我发觉我们两人思想上的距离，双方心里都有些疙疙瘩瘩的……

一年了，梨树又转了一个年轮，梨花又开了，而且开得比去年更加繁盛。河谷的梨花几乎成了一片雪海，河水就像一条细长的竹节蛇在缤纷的花瓣下游走。就连学校门口那棵上百年的老梨树也像个爱打扮的老婆婆花插满头，笑容可掬。

我支教的学校“窗户眼里吹喇叭——鸣（名）声在外”，许多外村孩子的家长都表示想把家中适龄的儿童送来读书。我说：“好呀，这是好事！”我找校长乔文山商量，建议再招一个班，他说：“好是好，可就我们两个人怎么教得过来呢？”这个问题，我也不是没想过，我说：“乔秀敏有小学四年级的底子，可以把她拉进来，让她教一二年级。再将幼儿园也搬到这里，就像城里办学前班一样，连着上。”“这倒是一个法。”校长同意了，我又去做乔秀敏的工作。她有些顾虑：“我能教得好吗？”我肯定地说：“能，咋不能呢，有啥困难我帮你。”新招的一个班有二十七人，加上原来的不含送走的毕业生，现有五十四人。我的信心大增，也更加坚定了我献身山区教育的决心。

柳蔚终于同我“拜拜”了。“人各有志，不能相强”，站在她的角度我也能理解，毕竟现实很骨感。当然，要说我对她没有感情也是假的，大学同学四年、一起工作两年，正式建立恋爱关系也有三年，值得回忆留恋的东西太多，也许是我不懂得珍惜吧。我只知道山区农村教育需要我，而城市的师资很充足，甚至处于饱和状态，多我一个也不多、少我一个也不少，我又何必去凑那个热



## 我家的柿子树

闹……我把伤痛深埋在心底，全力以赴投入工作中。工作，使我感到坚实和愉悦。

如今我和乔秀敏成了同事，她很努力、很钻研，为了教好课下了很大功夫。经常的，她就是这样：一会儿“卢彬老师，这个字的正确读法是什么？”一会儿“卢彬，这个字的拼音怎么拼法？”再就是“我讲算术有点快吧，是不是应该把前面讲的巩固一下？”每当解决一个难题，她就像打了胜仗一样，兴奋得双眸晶亮、脸颊泛红。可是，凡人也有凡人的烦恼。村里有个叫汪少海的青年追求她，这两年他在外打工混得不错，听说在某建筑工地当上了个小包工头。乔秀敏的家人有应允的意思，不过归根结底要看秀敏的态度。前一时，他回来了，他埋怨家乡不通车惹得他只得把一部比亚迪轿车停在了乡里。他和乔秀敏的见面也颇滑稽。这天上午乔秀敏正领着幼儿园的孩子们做丢手绢游戏，汪少海不知啥时候跑了过来。他已今非昔比鸟枪换炮了，西装革履，头发梳得溜光。在孩子们玩得正高兴的时候，他突发奇想掏出一张百元大钞，折成一只飞镖朝秀敏掷去。乔秀敏背对着并没有察觉，但孩子们已叫起来：“钱、钱……”她在捡起“飞镖”的同时，发现汪少海靠着老梨树嬉皮笑脸地朝她笑。她厌恶地瞥他一眼，说：“别捣乱，把你的钱拿去——”。汪少海不接钱，说：“留给孩子们买糖果吧……有时间吗，咱们一块谈谈好吗？”乔秀敏几乎是不由分说地把钱塞到他手里，讥讽地说：“承受不起，我没时间，和你也没有什么好谈的。”“哟，不就是办个幼儿园嘛，不赚钱、又累人，跟我出去，保证你……”“哼，谁愿意跟你去谁跟你去，我压根儿就没这想法！”看看上课的时间到，秀敏便吹起哨子，把孩子们带进了屋子。汪少海很是尴尬，无奈地摇摇头，恨声说：“有什么了不起……”悻悻地走了。

“再穷不能穷教育”，说到底还是要有财力支持。我给村支书老韩建议：将河谷的野梨树来一番改造，一部分作为观赏性的花木，一部分通过嫁接改成梨园，加工系列产品，增加农民的收入。这一条他已采纳，并派出了四个人到市农科所学习嫁接技术。再一个，建议他以村的名义向上级申请修路架桥，改善目前的交通状况。在此之前，将山上的道路修通，最好按照旅游线路的标准来修。他答应在今年冬天等到“打工大军”返回时，就动员修筑山上的道路。

申请的事，他委托我多费费心，我也满口应承。在与有关部门的沟通的过程中，我得到一大喜讯：修公路和架公路桥的事已纳入县里规划，明年开春就进行地形勘探……我畅想着梨树沟的未来，像睡梦中抱了个金娃娃几次笑醒了。

春节，我捎了梨树沟的几样土特产探家，有冻梨、梨汁酒、花生、红薯等。乔秀敏还朝我包里放了两双用毛线勾的拖鞋，说是送给我父母的。“也不知道合脚不合脚，要是不合脚，回头你量好尺寸，我再给二老做。”她真诚地说。我刮了一下她的鼻头，说：“现在就知道献殷勤了，想尽孝日子长着呢。”“你……”秀敏含嗔带羞地推了我一把，背过身去。

这已是我在山里第三次看到梨花开了。但今年的梨花开得显得稀少了许多，因为有些梨树做了“嫁接手术”，有些作了修剪整枝，还有些适当地进行了移栽。拿我们学校来说，就移栽了两百多棵，原先那棵孤零零的老梨树已是子孙满堂了。或许明年这时梨花依然会开得像飘雪一样，我将在花树的簇拥下收获事业和爱情……

2017年4月20日

## 玉 蝉

刘老头手上有一只玉蝉，据说是个古董，还是他祖姥姥那一辈传下来的。他有一个三女儿流落在外多年，二〇〇〇年的时候，他把她找了回来，他觉得亏欠女儿很多，总想弥补一下，在征得大儿子和二女儿的同意后，就把这只玉蝉传给了三女儿。三女儿并不认为那是一个多么值钱的物件儿，神情淡淡的，随手就丢在了柜子的角落里。也许要不是后来提起它，她也想不起来。

要说这三女儿在她幼年确实吃了不少苦。她五岁时，母亲患了重病，瘫痪在床，父亲在厂子里做工，顾不上她，家里日子过得紧巴，想来想去，唯有把她送人一法。她被送的这一家姓肖，日子也并不好过，原因是她的养父是个赌徒，还好杯中物，一喝醉了酒，就和她的养母干仗，弄得屋里窜火冒烟。这样的日子她过了两年，在一次她的养父赌博输了、别人堵着门讨债的时候，他就把她当作一只小猫小狗似的又送了一家。当然，他向人家也索要了一笔不菲的养育费。这一家姓庞，结婚多年还没有孩子，于是便想领养一个。到了这一家，她有了一个正式的名字，叫庞国英，也送她上了学。在她读到二年级的时候，厄运又降临了，姓庞的夫妻在这年冬天添了一个大胖小子，她在家的地位立马骤降，她被停了学。接下来便是洗尿布、带弟弟、打扫卫生、买菜、做饭等一大堆家务活压在了她的身上，她成了家里不花钱的“小保姆”。在煎熬中，她度过了六年，终于因为一件事爆发了——

这天她正忙着准备中午饭，弟弟拽着她非要到小区门口的小广场荡秋千，她没答应，跟他解释也不听，扑上来又抓又挠的，气得她朝他屁股拍了一巴掌。谁知他更加的哭闹不止，并向父母告了她一状。他的母亲一听火冒三丈，从饭桌边一把揪住她的头发，仿佛像拧小鸡一样，把她拧到了门边，接着“啪啪”



地左右开弓照脸扇了两巴掌，恶狠狠地说：“你成精了，敢打我的儿子，你是不是小命不想要了？”他的父亲上前踹了她两脚，拉开门，说：“滚出去！啥时不叫你啥时不准进来。”她蹲在门口哭泣了一阵，转面一咬牙，头也不回地出走了……从那时起，十多年来她辗转了多个城市，在饭店里洗过碗、端过盘子，帮别人卖过衣服、卖过鞋，到建筑工地拽过钢筋、拌过灰……她靠自己的一双手养活自己。但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她也抑制不住对家乡、对亲人的思念和牵挂，尤其是逢年过节的时候，她觉得自己像只失群的鸿雁，格外的孤单和寂寞。她时常想：“难道我不是父母亲生的吗，为什么要把我送人呢？”一想起这些年经受的磨难，她不禁对父母、对家人衍生出怨恨来：“既然养不活我又何必生我，为什么我就过不了自己向往的生活……”渐渐地也就打消了寻家的念头。

可就在这时，她的父亲刘老头找到了她，并把她带回了家。到家后她才知道母亲在把她送人后的第二年就过世了，大哥和二姐都已结婚，搬了出去。她对这个仅生活过五年的家感到陌生，五十二三平方米，两室一厅，属六楼顶层，烟熏火燎的已看不出墙壁本来的颜色。她在一家物流公司谋到一份分拣员的工作，早去晚归，闲暇之余也就看看电视上上网打发时光。倒是刘老头三天两头想法给她做点好吃的，她也无所谓，不咸不淡，端起碗就吃、搁下碗就算，弄得刘老头没奈何，竟连她的婚姻大事也不敢当面问一声。

兄妹间有些生分，没有久别重逢的喜悦和亲近。大哥私下里还担心父亲现在住的这套房子将来会落到三妹手里，虽然房子面积不大，也很破旧，但临近城市主干道，或拆迁，或改造，都是会升值的，那本是他该继承的呀！二姐呢，有些自顾不暇，二姐夫得了一种要命的病——尿毒症，住在医院里，每周都要透析，每天都要花钱，愁得她整天双眉不展，人也好像矮了大半截。

那只玉蝉被重新提起，是因为收藏热的兴起，刺激得很多人都想一夜暴富。刘国英（她改回了刘姓）的大哥、二姐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猛然间想了三妹手里的玉蝉。他（她）们收看鉴宝节目、查阅文物收藏图书比照类似玉器的价位，猜测玉蝉能值几百万。当他（她）们有意无意把这信息透露给父亲时，刘



## 我家的柿子树

老头吃惊地瞪大眼睛：“哪能值那么多的钱？”大哥说：“值，人家一只鸡缸杯，还是瓷的，就值两个亿呢！”二姐说：“清代的一个玉扳指，估价两百多万。我看咱家的玉蝉是个老物件，色泽像琥珀，雕刻的又精细，至少是唐代的，咋样也值个三百多万。”说得刘老头也将信将疑。既然值这么多钱，下面的问题就接踵而至，这只玉蝉到底归谁所有？大哥和二姐碰头商量：找父亲把它要回来，卖掉平分。这样一来，二姐夫的命不是也有救了吗……这一下刘老头犯难了，送出去的东西哪能再要回来呢？再说三丫头一小就送给了人家，是那么的可怜，虽说也是迫不得已，想想也寒心呐！再想想躺在医院里的二女婿，可是命悬一线，万一抢救得不及时……刘老头不敢想下去，硬起头皮准备给三丫头说说，或许她通情达理同意拿出来呢。

但是，令刘老头没有想到的是三女儿拒绝了，并且呛他说：“这是你们欠下的良心债，也是你们应该给我的赔偿，你们怎么能叫花子送礼，送了又取呢？”“可是……你的二姐夫等着钱续命呢。”刘老头劝道。“我不管！他只不过是一个外人，我还是你的亲骨肉呢，当初谁替我想过啊。”刘国英不为所动，一脸漠然。

大哥和二姐听说后，怒火中烧，二人打上门兴师问罪。大哥说：“你也太贪心了吧，价值几百万的东西你岂能一个人独吞了？”二姐说：“我看你就是一个冷血动物，见死不救，难道你就是铁石心肠？”刘国英对他们的质问，一概置之不理，只是“嘿嘿”连声。大哥急了：“你倒是说话呀，当时我们同意给你，没有想到那么值钱，不过是留个念想。现在既然这么值钱，就应该重新分配……”二姐附和地说：“对呀，更何况我们各家都有各家的难处，大哥想换换房子，我要筹钱救人，救急救难也该看在咱们是姊妹一场！”刘国英从鼻孔里哼了一声，把手一挥，说：“别给我提什么姊妹一场，从我进到这个家，你们哪个把我当作妹妹看待，还不是像当初那样把我看成是多余、是累赘，一个个气不忿的样子……”说到这里，刘国英的声音已有些哽咽，甩出两串眼泪。

“就是退一万步讲，这只玉蝉与你们有关吗，是我偷的还是抢的，甚至连我主动要的都不是，是父亲硬要送给我的，与你们何干？再说了，你们说的那些事





与我有半毛钱的关系吗？我不是救苦救难的菩萨，我也不想做，该找谁找谁去吧。”说罢摔门而去，丢下大哥和二姐大眼瞪小眼的呆愣在原地半天没回过神来。

三天后，刘国英就搬出与父亲合住的家，在自己工作的物流公司附近租了个小房子住了下来，那架势就像是要和他们断绝关系似的。

但是平静下来没几天，法院的一张传票，送到了刘国英的手里。原来她的大哥、二姐鼓动刘老头把她告了，诉她侵吞家中祖传的宝贝，见死不救，不孝顺，等等。刘国英不甘示弱，反诉刘老头遗弃罪，并要求他补偿她未成年前十三年的抚养费和二十八万元的精神损失费。官司打下来，刘老头败诉了，围绕那只玉蝉法院判决的理由是，刘老头当初的赠予是自己真实意思的表达，在赠予前，改变赠予对象是可以的，但一旦赠予成立，就不能轻易索回，除非是被赠予人表示放弃……刘老头恼怒攻心，一时想不开，就跳了楼。刘国英虽然赢了官司，可在内心充斥着矛盾，总觉得自已输了亲情、输了理。特别是这时她听说父亲跳楼自杀了，更是悲痛欲绝，懊悔得肠子都青了。她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打算把玉蝉拿到珠宝鉴定所鉴定一下，看能值多少钱，如果能够值个百十万，卖掉后，给父亲买块好墓地，剩下的钱就拿给二姐去抢救二姐夫，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一家塌了天……想到这里，她的心头才好受一些。

大约过了一个星期，刘国英从鉴定所拿到鉴定书，她顿时傻了眼。鉴定的结果是，这是一件现代仿品，用的是开发较晚的青海玉，做工非人工而是机器打磨的，并且有做旧的痕迹，市场估价仅值到一千元……刘国英手托着比活蝉大不了多少，黄澄澄的玉蝉，恨不得一下子把它锤扁、砸碎扔了，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物件，夺去了父亲的命，害得兄妹间不和，难道真的是“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吗？

很快清明节到了，兄妹三人来到存放刘老头骨灰盒的仙居堂祭扫。刘国英把玉蝉的鉴定书拿出来给大哥、二姐看了，一时二人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真是五味杂陈。二姐顿时就哭了起来：“咱们的命怎么就这么苦哇！”三妹也不禁抱着她伤感落泪，她劝慰二姐说：“都是我不好，我不该那么做……你也别太伤心，你们家还靠你咧！为治好姐夫的病，我提议把父亲留下的这套房子卖



## 我家的柿子树

了作医疗费，咋样？”她征询地调转头看向大哥。“那你咋住……”“我好说，眼下租个小房子住，将来谈个朋友他有房子更好，没有房子我们两个人共同奋斗，请放心，再也不会露宿街头的！”三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让父亲的在天之灵作证，他们今生今世是再也不会分开了。

至于那只玉蝉，他们放进了父亲的骨灰盒里，一旦购得墓地就作为陪葬品埋入地下。

2017年4月4日

怀念我们的父亲——奠玉蝉



## 关于书的故事

记得1987年我搬了两次家，那时还没有搬家公司一类的家政服务，这两次搬家，可苦了我的太太。倒不是因为家具多，而是书多。她个头不高，又胖，且不会骑单车。为了同她步调一致，我借了一个人力车，将事先捆好的书，一捆捆地杀到车上，和她一趟趟地拉往新居。在城市里搬家尽搬书，也不失为一道风景。太太埋怨我：“别人搬家用汽车，我们倒好搬家人力车，还都是这些破书，真正是收破烂的喽！”

确实，我收藏的书，没有什么珍本、善本，连装帧精美、价格昂贵的都不多。但却都是我喜欢的，我认为有用的。三十多年来，我像沙里淘金一样，节衣缩食，日积月累，终于积攒了这满屋子的四壁图书。它是我的“财富”，我的“世界”。说得夸张一点，拿一座古罗马城同我交换，我也不换。

我跟书结下不解之缘，可追溯到“文革”前。在一个遥远的小集镇，一位女同胞充当了我“窃”火的普罗米修斯。

大别山起伏颠连，逶迤穿过豫鄂皖三省，在它的交界处有一个名唤“白雀园”的镇子。“镇小名气大”。1931年9月，红四方面军驻扎在这里的时候，张国焘坐镇主持搞大肃反，曾在中共历史上留下了极为沉重的一笔……我的家乡泼河镇与白雀园相距三十公里，中间山重水复，不通公路。1966年初，残雪将尽，春草初萌，我和两个伙伴在县供销社商业学习班学习结业后，被分配到白雀园供销社当营业员。我们用竹竿挑着简单的行李卷来到这个群山环抱的小镇时，一切对于我们显得是那么的新奇而又陌生。

不几天，我就熟悉了白雀园的地理环境。她东边是河；西边和南边是山，北边翻过一道岗子之后，是一片丘陵。从山上冲下来的一道溪流，横穿街面，



## 我家的柿子树

把白雀园分割成了扇面形。汉（口）潢（川）公路沿西后街斜插过去，像绷紧的弓弦。由于距离武汉较近，商业的气息很浓。在一条长约不到 1.5 公里的街道上，布满了商业网点。

山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隔天逢集，日中为市。每当逢罢集后，直到第二天的一整天，我们几乎都没有什么事干。也许是刚刚走出学校门，对书情有独钟，我开始钻天打洞地找书看。街中心倒是有个小铺面的新华书店，但卖的大都是政治理论书。摆有几本文学书籍，像《艳阳天》、《金光大道》之类，要么我已经看过，要么提不起我的兴趣。不久，我结识了糕点加工房的小李师傅，他是个高中毕业生，家中藏了不少的书。我从他那里借有二三本书看过，大概有艾青的诗集和秦牧的《艺海拾贝》等。这时“文化大革命”已经有了风声，小李师傅怕查“禁书”，就不肯借给我了。我闲得发慌，心想往后漫长的日子该怎么打发呢？

也许人的秉性就是这样：对愈得不到的东西，愈想得到。书，成了我终日追求的目标。一个偶然的机，我发现百货门市部的古丽芬在看着一本书。那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封皮和扉页都没有了，不过从版权页上看得出来，是庐隐的《海滨故人》。我央她借我一阅，起初她也不肯，终经不住我软缠硬磨，答应借给了我，但要我保证第二天必须还给她。第二天，我信守了自己的诺言，将书还给了她，并同她交谈了几句读后感。她惊奇于我对该书的理解，特别是我对主人公抱有的同情，似乎使我们有了共同语言，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小古比我大四五岁，这时已是一个大姑娘了。她身材颀长，皮肤白皙，鹅蛋形的脸上生着一双略含忧郁，其实是作沉思状的大眼睛。她在供销社十多名女同胞中，算得上“鹤立鸡群”。但她性格文静、衣着朴素，永远像一枝开在角角落落里的幽兰，散发着淡淡的清香。渐渐地，我们的接触开始多起来。年轻人在一起谈天说地、评古论今总是令人愉快的，但我们在一起更多的谈论是书。她常无意间透露出她在读着一本什么书，我一旦捕捉到这个信息，就穷追不舍，非要她借给我看看不行。每逢这时她总是抿嘴一笑，显出一副没法子拒绝的样子，只好答应借给我。当然也免不了叮咛一番：“别让人看见了！”因为这时



“文革”之风已经吹进了这个山昏鬼的古镇，我们看的书应属于“封、资、修”一类，是要扫进历史垃圾堆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之间的了解也增多了，作为书友，不再存有戒备心理。时不时地，她也邀请我到她家去坐坐。她是本镇人，家住在东后街，沿着南城墙，拐上一个弯就到了。那里有一口砖砌的方井，清亮亮的井水像一块大明镜，倒映着天上的流云。打破这片宁静的，是每天清晨来这里挑水的人们。站在她家的门口，也可居高临下地看到对面缓缓流淌的大沙河。如果偎着城墙垛，一边看书，一边欣赏朝晖夕映、鹭鸟翻飞的大河景色，恐怕也是满惬意的啊！可是那时候读一点文学书像做“贼”一样，真叫人百思不得其解。我未能窥见她家藏书的全貌，往往是她拿一本书出来，我说看过了，她就换一本；再说看过了，她又重新换一本。有时我也告诉她我想看哪一本书，她也能找到。原来她的藏书都是她的哥嫂留给她的。她的哥嫂都是名牌大学生，已经在外地工作多年了，还有一个弟弟在镇中学上学。她是个“小书迷”。她的父母不识字，但她的母亲喜欢听古书，有时她母亲就让我给她读《包公案》《施公案》《海公案》什么的。小古打着偷笑，对我说：“这回你可替我减轻了点负担。”她母亲听了，笑骂道：“死丫头，还没念两篇书，看把你累的，往后就让小黄给我念好了。”大约有两年多的光景，我在她家看了几十本中外名著，印象较深的有：巴金的《家春秋》《雾雨电》，曹禺的《日出》，丁玲的《莎菲女士日记》，钱钟书的《围城》以及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基度山伯爵》，小仲马的《茶花女》，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复活》，高尔基的《母亲》等。在这中间，也发生了不少的趣事，其中最富有戏剧性的莫过于小古的母亲应付红卫兵的一幕：一天几个镇中学的学生，胳膊上套着红袖箍，敲着锣鼓，打着“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旗子来到小古家破“四旧”。领头的一位女生，她身穿着仿草绿色军装，腰束牛皮带，显得几分干练，又带有几分稚气。整理好队伍后，她刷地掏出《毛主席语录》本，带头念了两段：“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然后，威严地对小古的母亲发问道：“你家有没有



## 我家的柿子树

‘四旧’书？如果有，要坦白交出来。否则，查出来了，就要开你的批判会！”小古的母亲显然认识那女孩，喊了她一声“毛丫——”后又觉得不妥，改口叫大号：“邹红，我家是有几本书，都是闺女从外面拿回来的，是不是‘四旧’我不晓得，我也不识字……，我这就去拿给你们看看。”她拐着一双小脚，扭到闺女房里，抱出一摞书，递给她们看。她们一看都不约而同的“咦”了一声：原来都是《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诗词》和一些政治学习辅导材料。她们相互对望了一眼，感到不好查下去。于是，一个比一个虔诚地对小古的母亲说：“这些都是红宝书呵，是传家宝，要好好地保存起来……传下去。”小古的母亲也敬畏地连连称是。她将红卫兵小将一送出门，马上返身“咚”的一声关上了大门，嘴里咕哝道：“毛头孩子，不好好读书，瞎起哄，看你们将来咋个办？”当小古把这个故事讲给我听时，我也感到又好气又好笑。像小古母亲提出的那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怎么就很少有人用脑筋想一想呢？

日子过得像流动的水一样，转眼到了1969年。“文化大革命”已经挨过了造反、夺权、大串连的阶段，用一句时髦的话讲，正向“纵深发展”，如清理阶级队伍啦，搞“斗、批、改”啦。像我和小古这样的人，在这些摸不着头脑的政治运动中，别的没学会，学会了两面做人。白天在政治漩涡里扑腾，有时也说点违心的话，做点违心的事；夜间则在书海里遨游，以求进入物我两忘的状态，获得全身心的放松和自由。按理说我们都是花儿、朵儿一般的年龄，正该做着青春迷彩一般的梦，居然会存有那么多的自我保护意识，这不能不说是种悲哀吧。依照山乡的习惯，小古早已超过了婚嫁的年龄，这难免使得她不能不成为人们瞩目的焦点，更何况她又是那么的善良、温柔、才貌出众呢！我与她接触的几年，始终保持着一一种姐弟的关系。当然也不排除有一种朦胧的潜意识在悄悄地起着作用，它使我们愿意接近，并从这种接近中感受到愉悦的欢乐。终于，小古在一位女友的撮合下找到了合适的归宿。在武汉市某医院工作的一位医生，想在家乡找一个有工作的贤淑的女性作伴侣，小古便成了他理想的对象。他们已商定春节结婚。这时，我也萌发了到部队闯一闯的念头。因为那时全国到处都在宣传“解放军是一个大学校”，我这个早已被学校拒之门外





的弃儿想到“大学校”里回回炉，也就变得自然而然的事了。这年底，我告别了白雀园。在苍茫的暮色中，我未能等到小古，她下乡送货还没有回来。第二天，新兵在县里集中的时候，她托人捎来一个口信，她说：“一个人在外颇不容易，要多多保重。以后需要点啥，请来信说一声。”这给了我些许慰藉，使我不再抱有太多的遗憾。这一年，我刚满二十岁。

我当兵先在贵州待了九年，后来又在云南待了八年。部队并非我想象中的“大学”。年年月月都是军事训练、政治学习、生产劳动，轮流着转。“两眼一睁忙到熄灯”“分分秒秒，听号吹哨”，这两句顺口溜，很能说明部队生活的紧张和规律。由于受政治气候的影响，部队也是不允许看“闲杂书”的。好在那时上边发的政治学习材料也多，规定的学习内容也多，我就强迫自己读这些东西。不过，倒也激起我学习时事政治、历史知识的兴趣。比如，上边让开展批林批孔，翻印了大量的关于孔孟之道的书和介绍儒法斗争的书，原先我压根就不知晓，这回竟然也能够“活学活用”了。像秦始皇、汉武帝、武则天、魏徵、诸葛亮、苏东坡，这时也都被评定为“法家”了，我也就堂而皇之地找来有关书籍看；国际上打得最热闹的是柬埔寨，我将西哈努克亲王大版大版的《告高棉同胞书》，一字不漏地从头看到尾；中苏斗争历来受世人关注，我读乔冠华外长在联大的发言，尤其是那篇即席发言《驳马立克先生》，感到非常过瘾，真是痛快淋漓。此外，我还下功夫读了《一八七一公社史》《世界通史》《中国通史简编》《太平天国》《马克思传》，等等。当然，我读书最大的兴趣还是在文学书籍上。由于我们部队是住在山沟沟里，也不知道时下书店在卖什么书，并且也不敢公开打听，怕犯“禁”。我很难弄到我想看的书，能不能让小古给我寄一二本呢？当这个想法冒出来后，我又好一阵踌躇：一是她会不会给寄；二是让她寄点什么样的书。终了我小心不得小心地让她给我寄了一本《唐诗三百首》。这本书很破旧，纸页发黄、发脆。即使是这样，我已感到很满足了。不是“读了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偷”吗？我可以看得时间长一点，日久说不定也会产生效果呢。在以后的日子，我就经常读唐诗、背唐诗，虽然到现在我也搞不清诗词的平仄音，但唐诗仍然能够背得不少。

1973年，我由炮排三班班长调为连部文书，这给我读书带来很大便利。因为我不仅有可以自己支配的时间，同时即使是挑灯夜战，也影响不到别人。我开始着手收集书，谈不上什么分门别类，有珍藏价值，实际上只要是本书，就宝贝似的留存起来。我找了一些废旧木板，钉了一个小书箱，有床头柜那么大小。约莫过了一年的时间，我就用书将小书箱填满了。其中有些书，是我写点新闻报道稿子赚来的。那时在报刊登上一篇小稿子，不给稿酬，是给寄上两本书，像《红楼梦诗词注解》《法家诗选》《鲁迅杂文选》，等等。我的书就是这样得来的。我时不时地就像布袋和尚一样，将小书箱翻检一番。我为我有这么一小箱子书，感到很富有，很自豪。

想不到的是1974年夏季发生的一场意外，差点儿使我的藏书全泡汤了。在我们营房背后，紧挨着一条季节性的河流——马家河。这年夏天的雨水特别大，而我们连恰巧去搞野营拉练去了。马家河水陡涨，从峡谷冲泻下来，卷走了沿岸几间水碾房，一时茅草、檩料、树枝……堵塞了附近的桥洞，河水一下子漫进营房，让一切都打了漂儿。我们在野营途中听说了，训练没搞完，就撤了回来。我急急火火地打开住室的门一看，顿时傻了脸：小书箱被冲了个七零八落，书全泡在水里，糊了一层厚厚的泥……我心疼极了，小心翼翼地将书捞起，又抬来清水，一本本洗刷干净。然后，摊在床板上，摆到场地里晾晒。直到这时，我懊恼的心情才缓解了一点。中午吃饭时，我跟哨兵打了一声招呼，请他帮忙盯着点，别让人拿走我的书。然而，偏偏不巧，等我三口两口扒完饭，赶来看时，就是少了一本，而且就是小古千里迢迢寄来的那本《唐诗三百首》！我怀疑是哨兵干的事，但他一个劲地直否认。后来他提供一个线索，说是看到有几个施工队的工人在书摊前停留了一会，不过并没有注意到他们拿没拿书。我打听得那个施工队在河对面的团家属队修缮房屋，就找到那里，果然是一个小青年拿了我的《唐诗三百首》。我本想训斥他几句，当看到他惶恐地向我表示歉意的样子，我反倒不好意思起来，我向他报以理解的一笑。虽然以后，我还收藏了好几种版本的《唐诗三百首》，但是这本糊满泥水印痕，已破残不堪的《唐诗三百首》，我仍舍不得丢掉。它是我的一段心路历程，是一段永远值



得珍藏的记忆。

受洪水的影响。我的书还是损失了一些，如有的烂得一塌糊涂；有的缺页少码、字迹模糊，我总想作些弥补而不可得。谁知这年秋季老天却给了我一个机会，正所谓“天赐良机”也。在贵州平塘县有一批来自全国十八个省的大学毕业生接受军训，这时接上级通知准备返城分配工作。我连奉命前去拆他们住的棚屋和搬运他们生产的粮食。我们到时，他们已经走光了，因而没能见到他们。映入眼帘的是贴在半山腰的东一排、西一排低矮的茅草房，屋子里更是一片狼藉：臭鞋子、烂袜子、破内衣内裤，还有一些摔碎的瓶罐，撕得到处都是的书报。这也难怪他们走得是那样的急匆，是那样的一去不回头。这里的环境条件恶劣，穷山恶水，人烟稀少，光秃秃的石头山，犹如狼牙豕齿簇拥着一条大峡谷，“看天一条缝，看地一个洞”。就是在这里，他们一待就是三年。现在他们要走向社会，走上工作岗位了，我可以想象得出他们的那份高兴劲儿实在是用笔墨难以形容的。我不是来淘金的，但却从那些乱飞的纸片片和丢弃的旧书中，发现了“金子”。我拣到了两本尚能看出本来面目的书：一本是艾芜的《南行记》；一本是马克·吐温的《马丁·伊登》。还有一本书是我一页页收拣起来的，是伊巴涅斯的《血与沙》。我将它对好页码，用铜线重新装订了一下，居然一页不少，我为此感到非常庆幸。我很喜欢艾芜的《南行记》，后来我又买了一本他著的《南行记续篇》。我钦佩他对人生的体验和感悟，我欣赏他对边疆风光精到、细腻的描写。1978年，我随部队调往云南，我更有了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我抑制不住激动，把这些写信告诉小古，并郑重地向她推荐了艾老的这两本书。她没有收到这封信。因为我后来听友人讲，在此之前，她已调到武汉随夫君了。我有点好笑我是不是有点“自作多情”，愿那位姐夫哥原谅我的冒昧。

这以后“文艺的春天”来临了，我因提了干，也有了一点购书的资本，于是我的收藏就开始一天天多起来。1986年，我从部队转业到郑州，托运的几只大箱子，里面全装的是书。这是我第一次远距离的搬家。

前年春天，我故地重游，又到了白雀园一次。她已经发展成了一座小城市



## 我家的柿子树

的规模：盖了不少新式高层建筑；街道、公路都拓宽了；河上修了两座水泥大桥。特别应当提到的是，这里还修建了一座比较气派的图书馆，藏有图书近 10 万册。看来当地政府也比较注意“文化投资”了。自然我也到小古原来的住屋去看了一下，她的父母已经故去了，她的弟弟现在在国外进修，这座老宅子便盘给了别人。因此，我也就没有敲门进去。从院墙里斜伸出来的泡桐树，记得我在时还只有胳膊粗，现在已有水桶粗了。枝枝杈杈上开满了粉白色的喇叭形的花朵，好像贵妇满头的珠翠。城墙根那口方井还在，仍然汪着一团清水，只是井沿上附满了绿藻。大概用上了自来水，已很少有人来此挑水了。远处的大沙河涛声依旧，两岸的绿色愈发浓了。只有当鹭鸟飞起时，才能看到它们亮出的银翅……一时我似乎想得很多，一时又似乎什么都没想。我想，我只需记着这个《关于书的故事》就够了。我还打算把这个故事，讲给我的太太和所有相识或不相识的人听一听。



## 等 待

月光挤进咖啡树林像跳荡的水银，蹲在树枝上的猫头鹰安静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再发出瘆人的叫声。连长朱俊友身旁的战友或躺在吊床上，或蜷缩在猫耳洞里也都睡熟了，鼾声此起彼伏，就像那秋虫儿低唱。他查了一遍岗哨后，钻进掩蔽部前遮蔽的帐篷，仍然毫无睡意，便打算给国内的未婚妻写一封信，虽然他也不知道能不能寄得出去，姑且就当作记战场日记吧。

就着挂在帐篷杆上的马灯，他写道：

彤：见字如面，一切安好！

我们终于在二月二十七日这天打出去了，趁着晨雾还没有消散，越过界河，夺取了桥头堡，然后继续向南推进。下步可能要攻打敌方的一座县城……也许在您收到这封信时，那座城市或已被我们拿下了。

这次出发前，没有给您打一声招呼（因涉及军事机密也不宜），您不会怪我吧？其实，我是很想念您的，而且想得很厉害……当我趴在冰冷的战壕里，在战斗的间隙，还有像在这夜深人静的时候，我都在想您，想您美丽动人的倩影、想您笑靥如花的面容，想我们在一起说过的一言一语，一切都显得是那么的珍贵！

上次，我到您家里，实在惭愧，是我顾虑太多，让您失望了，辜负了伯父母的好意。但处在今天的境况下，我又并不感到后悔，因为战争毕竟是残酷的……这，我就不多说了，眼下最最要紧的是要把仗打好。

让我们来一个约定：如果有重逢的一天，我们就结婚吧。

祝您健康快乐！

您的

俊友

一九七九年二月 X 日

## 二

信写完了，他揉了揉酸涩的眼睛，扯条军毯搭在身上，就沉沉地进入了梦乡。

朱俊友的未婚妻叫徐彤，他俩的相识要追溯到四年前。那时朱俊友已在贵州部队当兵两年，是连队的一名班长，徐彤在乌江电站工作，是名宣传干事，二人都是文学青年。也是机缘凑巧，一次，《贵州文艺》编辑部联合部队在绥阳县举办小说散文创作学习班，两人都被推荐上了。学习班规模不大，有二十七八个人，女青年有五六个，其中有两名是女军人，男军人朱俊友是唯一。学习班并不经常上大课，大部分时间是用来写稿子、改稿子，由文学前辈和编辑部的老师在旁指点。朱俊友写了一篇散文《乌蒙山下练兵忙》，因很切合当时“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大背景，加之场景逼真、生活气息浓，自然而然受到老师们的青睐，老师在班上推介了他这篇文章，使得他一下子变得瞩目起来。同时，有个女学员因为另外一件事，也使他变得引人注目。星期天是当地老百姓的赶场日，在绥阳县城的大街上，她看到一个老倌卖猪，便拿过他手中的细竹条，说：“老爹，您歇会儿哈，我来帮您赶！”可无论她咋样哄、催、推、揉，猪儿就是不走。后来她又喊了一名男学员用绳子在前面拽着，猪儿才扭扭捏捏地走了几步。满街的人瞧热闹，七嘴八舌地说：“这女娃真能！”到底卖猪的老倌有些心疼猪，说：“承谢了，还是我自个来吧……”这人就是徐彤。

最先来找到朱俊友切磋、交流的也是徐彤。她人长得俊、圆脸盘大眼睛，梳着两根扫把辫，快人快语，对他说：“听您口音，我们是老乡吧，我是武汉






市的……”“还真的是呢，我是乌龙泉矿山附近的，距武昌很近。”“那以后您可得多帮助我哇！”说着，她就拿出了一篇稿子向他请教。她写的是《撒在乌江两岸的明珠》，属于叙事散文，文笔很优美，但略显稚嫩，运用的事例有点大而失当。终因是初次见面，朱俊友不想把话说得那么直接，劝她多听听老师的意见，看看别人怎么写类似题材的，她欣然表示接受。

“他乡遇故知”。有了这么一层关系，他两接触就多了起来，话也就越说越投机。通过进一步了解，他知道了徐彤是五年前随父母来到贵州支援大三线建设的，因为“文化大革命”没法继续上学念书，她便早早地参加了工作。但外公外婆、叔叔姑姑都还留在武汉，父母很想她回到原籍工作，彼此有个照应。她本人呢，探过几次亲，武汉大都市的繁华、水陆交通的便利，岂止是贵阳所能比得了的，更别提像孤星独悬似的乌江电站岂能与江汉平原上星罗棋布的大小电站相提并论？她也隐隐地吐露出重返故里的想法。

后来，徐彤和朱俊友的文章都在《贵州文艺》上发表了，促使他两走得更近了。

### 三

半个月后，徐彤收到了朱俊友在战场写的那封信，是他托回国内拉后勤物资的汽车驾驶员寄的。她从报纸、广播等媒体上得知，东西两线的战事又向纵深发展了。这些天她一直在忙着宣传“加班加点多生产，支援前线打胜仗”，发动女工纳鞋垫、勾衣领，到学校组织师生写慰问信等送往前线。当然，她知道俊友和他的战友们正在异国的土地上浴血奋战，她又怎能不思念、不焦虑、不担忧呢？手捧来信，颇有“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之感。尤其那句“让我们来约定：如果有重逢的一天，我们就结婚吧”，早已让她泪眼婆娑。自从他们在创作学习班结识以后，他们就开始鸿雁传书了。朱俊友生得白净秀气，属于斯斯文文那种，但不失聪颖机敏，况且还有才华。令她欣赏的还有一个原因：政治上可靠，在解放军这座大熔炉里经过锻炼的人，人品应该没有什么问题。这在当时也是一个重要的评测标准。如果说当初谁追谁的话，应该



## 我家的柿子树

还是自己先追求他的。但是当她表示爱慕之意后，却没有得到他的响应，大概在几经思想斗争后，他回了一封信。信写得很正式：

徐彤同志：

您好！

来信收到，考虑再三，我想还是正面答复您的好，我不能接受您的感情。这是因为部队有纪律，战士不允许在驻地谈恋爱，我不能违反纪律。还有我是农家子弟，一旦退伍，按政策规定是从哪里来再回到哪里去，我又怎么可能留在乌江畔陪伴您一生呢……

如果您愿意和我保持联系，让我们还像从前一样，是学友、是老乡……我将珍视这份友谊。

最近您在写些啥，见告。我一切都好，勿念。

祝您工作、学习顺利！

朱俊友

一九七五年三月 X 日

此时，她的内心是很痛苦的，但现实似乎又是不可改变的。“战士不允许谈恋爱”，她的嘴角噙着一丝苦涩，“那我就等着您提干吧”。她似乎暗暗下定了决心。可就在这年的八月，从俊友那里传来喜讯：他提干了！他俩的恋爱关系总算是确定了。不过，若是谈婚论嫁尚嫌早，部队有特殊规定：干部结婚必须年满二十八岁。尽管朱俊友这时已有二十五周岁，徐彤已有二十三周岁，早过了国家婚姻法规定的年龄……“‘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继续爱情长跑呗！”徐彤在回信中说。

1978年7月X日似乎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因为朱俊友已年满二十八岁，就在不久前，他由副连长提升为连长。趁着部队在乌江边搞实弹演习的机会，他顺便到徐彤的家里一趟。徐彤的父母打心眼里认可这个准女婿，按照新姑爷的标准接待了他，并当即提出要在今年国庆节的时候把他两的婚事办了。谁知又给朱俊友婉言拒绝了，他给出的解释是恐怕时间来不及了，最近的战备非常紧张，从报纸上你们也可以看到东南亚某小霸在边境挑衅越来越厉害，



我国政府的抗议也是一个接着一个，极有可能要打一仗、教训他们一下。私下里他还给徐彤说出一个理由，您不是想回内地工作吗，等我提了副营，就能带家属随军了，到那时我们想去哪就去哪……后面一句话只能当作是开玩笑，等到他转业那一天，随他到他的家乡——乌龙泉，离武汉近一些，倒是有可能的。徐彤笑了笑。结果婚事是真的拖下来了，仗也是真的打起来了……

她没法给朱俊友回信，只有在心里默默祝福他平安归来！

#### 四

彤：您在做什么？想我吗？

我们很快就要撤回国内了，中央军委已经发布了撤军的命令，我们正在集结，我两很快就要见面了，那该是一个多么令人激动的时刻啊！

我的连队牺牲了七八个好兄弟，他们都是好样的。经过一个多月战场的真实生活，使我想了很多，也思考了很多：打仗要靠实力，既是打钢铁，也是打科技。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平时训练的东西，有很多在战场上不适用，我们几乎还停留在新中国成立前革命战争年代的水平，凭借着书本上读过的战斗英雄故事和反映革命战争影片来指挥和投入战斗的，因此就出现了舍身滚雷英雄，用胸膛堵住敌人机枪眼的爆破英雄，高喊“向我开炮”的王成式英雄，等等。现代战争已经不是“大炮不能上刺刀”的年代，也不会反复出现短兵相接拼刺刀或肉搏的场景，我热切希望通过这场实战好好地总结一下，我们的军事训练、战略战术研究从理论到实践有一个新的飞跃……

话扯远了，我身体很好，因马上要回国了，宿营地的地方有一棵大棕榈树，树下有一坑水，昨天下午去好好洗涤了一番，由于人多，说出来，您也许不相信，把鱼儿都呛得漂起来了……

贵州这时或是多雨天气吧，但是茶山青青，油菜花黄，我似乎

已经嗅到春天温润甜美清新的气息了……

就此打住，祝好！

您的

俊友

1979年3月X日

朱俊友写这封信并没有打算寄出去，一来没法寄，二来即将回国了。他不过借着这个缘由，随手记点自己的感受和见闻，为日后的创作积累点资料。

可就在朱俊友写下这封信的第二天，他出事了。原来在部队撤退前夕，他的连队接到上级的命令，让他们断后，担任警戒，掩护大部队撤退。选择好路线后，朱俊友和战友们迅速展开，采取步步为营的策略，成梯形向着我方国境退却，以防敌人填补真空，潮水般的包抄过来，对我大部队构成威胁。在穿过一片菠萝地的时候，朱俊友事先向大家发出告诫：走地垄沟，小心地雷，千万不要触碰地里的菠萝！原因是敌人为了阻止我方行动，设置障碍，便在菠萝地里埋雷，他们将真菠萝剝去，安上菠萝状的地雷（称之为“菠萝地雷”），使人难辨真假。敌人终于被打怕了，没有敢尾追过来。这时营部通讯员来传达命令：部队将于今夜零点全部撤回我方国境一线，命令你连抓紧行动，不得有误。由于他跑得急慌，竟刹不住“车”，眼看就要扑倒在菠萝地里，朱俊友手疾眼快，一个飞身跃起，猛地一把把他推倒在了土坎下边。然而，不幸的是他自己却触着地雷，随着“轰”的一声巨响，接着掀起了一堆灰色的烟雾。几乎全连的战士不约而同地发出一声惊呼：“连长！……”

## 五

朱俊友醒来的时候，他已经躺在了昆明军区总医院里，眼前是一片白色：雪白的墙壁、雪白的床、雪白的被褥，还有穿着白大褂的医护人员……但他第一眼看到的却是伏在床边的徐彤！她疲惫的神情、熬红的双眼，还有那张苍白得有点发暗的脸。显然她已经陪护他几天几夜了。可当他发现自己的双腿没有了时，他的面容顿时凝固起来，继而狼嚎一样“嗷”了一声又昏过去了。待抢



救过来时，他捶着床板，沮丧地说：“与其这样，还不如让我死！”徐彤含着泪，柔声劝慰他：“别这样，您已是很万幸的了。您还有脑子、手，您还能做很多事情……”“不，您骗人！我算是毁了，您走吧，我不想再见到您……”“您……不，我决不离开！您为什么这样对待我？难道您不知道我的心吗？”徐彤嚤嚤地哭泣起来。朱俊友心里发酸，揽过她的头，笨拙地用手擦着她的眼泪，说：“我不想拖累您……我不配……”徐彤用手捂着他的嘴，像放连珠炮似的，说：“配与不配，我心里知道。您在我心目中就是一棵参天大树、就是一座可依靠的山，没有人能代替得了您的位置！今后，我就是您的双腿、双脚……”“这对您不公平……往后的路且很难预料……您能等吗？”朱俊友仰望着天花板，尽量不让泪水流出来，嗫嚅道。“我能，”徐彤终于松了一口气，她把头伏在他的肩头上耳语般的絮道，“有时等待也是一种幸福，有等待说明有希望，就让我们从现在开始下一个等待吧！”

经过一年多的康复治疗，朱俊友的左腿安上了假肢，右腿因差不多是从大腿根炸断的，没法安假肢，只能拄着个单拐。徐彤已辞去了工作，成了专职护理。第二年的“五一”劳动节时，二人举行了婚礼。为了方便照顾徐彤的父母，他们没有重返武汉，而是选择留在了贵阳市附近的花溪荣军疗养院。这是因为徐彤是独生女，而朱俊友有哥哥、妹妹都已成人了，父母身边不乏尽孝之人。

朱俊友重新操起了旧业，他说要把在战场上经历的事情写出来，尤其要把战友们可歌可泣的事迹，用他手中的笔记录下来，宣传出去。看到他恢复了自信，燃起了创作激情，徐彤也感到很高兴。不过，有时候她也会旧事重提、开开他的玩笑。

徐彤说：“想不到我会以这种方式，跟您随军，以前也怪我的想法太狭隘了。”

“当军人的妻子不容易，难为您了。”朱俊友真诚地说。

“又这样说，想您寻死觅活的那会儿，依着您早把我赶跑了。”徐彤嗔怪地噘起了嘴唇。



## 我家的柿子树

“我那是口是心非，嘴上撵，心里头留，但又怕留不住哇……”

“您也太小看人了……您真坏……”徐彤戳了他一指头，转而忍不住“咯咯”地笑起来，笑声惊飞了窗外黄果树上落的白鹁雀……

2017年5月12日于郑州市丹青路寓所

怀念我们的父亲——黄开厚



## 老一辈的恋曲

我原来在西南当兵，接触的团一级首长大都有打仗的经历，带有很浓的传奇色彩。但听过他们的婚恋故事，觉得也很有趣。简单透着纯真，表露的既是一种真爱真情，也是一种大美。

### 一

一场军民联谊篮球赛结束了，场地上遗落了一顶银白色的草帽。

一位模样清秀的姑娘若有所思地捡起草帽，踌躇了一会儿，便向军营门口的值班室走去，她给哨兵留了一个条子：“谁的草帽丢了，请到县城和顺路人民照相馆领取。”

下午，一位年轻军官带着警卫员，按图索骥地来到照相馆。令姑娘没有想到的是篮球场上龙腾虎跃的健将，竟是驻扎本县——腾冲边防部队的团长。她有意无意拉长了话题，得知他叫李重彬，山西人，一九四三年参军，军龄十年，至今尚未婚配。姑娘自我介绍说：她叫张秀枝，是本地人，高中毕业后，参加县劳动服务公司工作，现在是这个照相馆的会计，今年三月刚过的二十四岁生日……李团长心里默摸：我比她大了六岁呀！

建立联系后，一来二去产生了感情，他们就结合了。

婚后的几十年中，夫妻二人随部队辗转在云、贵、川，直到住进了部队设在洛阳的干休所才算安顿下来，颐养天年。如今，在龙门脚下，伊水河畔，王城公园的花坛前，还能见到他们拄拐依杖、相搀相扶的身影。

### 二

三个月后。

一天，张秀枝对李团长说：“我看大个子刘锐副团长还是单身，身边没个人照顾怪不容易的，我想给他物色个对象，你看咋样？”

“那敢情好，他已有三十多岁了，入伍的时间比我还早两年，是该成家了。”李团长对妻子的提议满心赞同。

“就是不知道他想找一个啥样的？”张秀枝沉吟道。

“他是山东人，性子直，只要看对了眼，一说准成！”李团长拍拍妻子的肩头，鼓励地说。

就在张秀枝紧锣密鼓为刘副团长张罗的当儿，他却先于她瞄准了一个“目标”。这天下午，他拽着张秀枝来到小河边，指着河对岸一个搓洗衣服的女子，说：“就是她了，你给我说说看。”

“是她呀！”张秀枝惊喜中微感诧异。她认识那姑娘，名字叫方榕，是附近村子的人。为了贴补家用，她时常来部队收取军官们的脏衣服洗。她人长得健壮，稍黑，像朵“黑牡丹”。张秀枝得此信息后，忙不迭地上门走访，进一步了解到：姑娘今年有二十三岁，初中毕业，性情温和、勤快能干……如果同刘副团长成一家子倒也般配，就是二人的年龄有点悬殊……张秀枝思忖着。但当她征求方榕的意见时，她没有半点犹豫就答应了。原来她在同他的接触中，她对他已心仪，只是没法向他公开表白出来。

事不宜迟，趁热打铁。半个月后，刘副团长和方榕在部队举行了简朴的婚礼，婚后的日子过得很是甜蜜。

### 三

一列绿铁皮车，逶迤穿过云南、广西、湖南、湖北的崇山峻岭、大江大河，向着中原腹地疾驰。

在十二号车厢一端靠窗口坐着一位皮肤较白、体形较胖的军官，由于连日坐车，他面上已带有倦色，疲累的双眼有些睁不开。这时从信阳火车站上来一位水灵、娟秀的姑娘轻声问道：“同志，你旁边座位有人吗？”

“没，”军官眼前猛地一亮，睡意顿消，热情地说，“你，请坐！”



姑娘对军人似乎有一种天然的崇拜，一坐下来就拉开了话匣子，问东问西。这样一来，也调动了军官的情绪。他告诉她，鄙人冯鑫，在云南部队服役，这次是回家探亲。

“家在哪？有嫂子吗？”姑娘眨着一双好看的大眼睛，调皮地问。

“家在郑州，嫂子倒是没有，说不定这回能碰上一个。”冯鑫笑道。

“你入伍有些年头吧……打过仗没有？”姑娘又问。

“七八年吧。我是打淮海战役入伍的，接着渡江战役，进军西南……嘿，你查户口呀！你说说你自己吧。”冯鑫望着她的眼睛。

姑娘扑哧一笑，说：“我叫祝素莲，在信阳蔬菜公司工作，这次准备到省会（开封）调拨一批蔬菜种子。”

“参加工作几年了？”冯鑫想做一下深入了解。

“三年。信师毕业出来改了行，搞种子培育。”

“那好呀，还是个科学家咧……你多大了？”

“嘻嘻，这是秘密。比你要大好几岁吧，你是不是刚过而立之年？”祝素莲开了一个玩笑。

“你恰恰说反了，我要大你四五岁呢。”

“……”

热聊中只嫌路短，分手时，二人互相留了通信地址，便开始了鸿雁传书。


第二年春暖花开时节，冯鑫与祝素莲喜结连理。他们从认识到结婚满打满算也不过是半年时间。

再后来，祝素莲随冯鑫转业到了郑州柴油机厂工作，育有两儿一女，现在都还健在。补充一句，冯鑫就是李重彬那个团的副政委。

#### 四

团参谋长徐有根在年龄上属于“少壮派”，二十七岁，刚从察隅平叛归来。不过，也该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一个仰慕英雄的年代，徐参谋长在察隅平叛的战斗中



## 我家的柿子树

荣立一等功，因此他经常被机关、学校、厂矿、乡镇邀请去做报告，这使得他的婚姻问题的解决无悬念。

一次，他在盈江一中做报告，看上了一位献花的女学生，她身材高挑，文静而有气质。经组织了解，她叫范桂香，十九岁，正在读高二，是个共青团员。征求她本人和她父母的意见，都表示没有什么意见。只是范桂香提出一个条件，得等到她完成高中学业，如果能等上她一年半载，她绝不反悔。徐参谋长表示能等，但也提出一个条件：一旦部队有调动，希望女方跟他一起走，学业只能放一放。范桂香也表示同意。

后来，范桂香如期完成了学业，与徐参谋长成功携手步入了婚姻殿堂。又过了两年，徐参谋长离开了原来的团，调到兰州部队工作，最后退休也退在那里。值得称道的是范桂香从温暖如春的彩云之南，迁徙到酷寒奇冷的大西北，也真难为她了。但她从不抱怨、从不后悔，一直与徐参谋长夫唱妇随、恩爱如初，令人称羨。

2016年4月18日



## 坚 守

中秋节过后，我就往家乡邻近的苏山镇新田村赶去，因为那里住有我的一位战友，我们已有三十多年没见面了。这时节，新谷已经登场，柿子、石榴、板栗、猕猴桃已挂满了枝头，正是秋收的大好季节。

他叫王仕厚，我和他都是豫南人。他在我的印象中还是原来那副模样：长条脸、瘦高个、背稍微有点驼，眯细的眼睛，忽地那么一闪，却透露出藏匿不住的坚毅和执着。

我两是一趟火车皮拉到贵州当兵的。路上，我们也曾谈到过到部队后想干点啥。我说想当驾驶兵，学门技术，将来复员好谋一份职业。他说我想的倒很实际。但那口气，却颇不以为然。我问他想干什么，他毫不犹豫地说，当然是到正规班排，当一名正儿八经的兵！看到我有些疑惑，他又补充道，我说的是真的，当兵不摸枪，是“兵”也白当。而后，我了解到他家是烈属哩，爷爷在抗日战争中，参加地方武装区小队，神出鬼没打击日寇，一次在反日伪军“扫荡”中为掩护乡亲们转移，不幸中弹牺牲。他的父亲参加过抗美援朝，在停战谈判的最后一仗中，也牺牲了……难怪他有这样的志向。

部队驻地在贵阳附近的修文县，据说县名是贬谪到龙场驿当驿丞的明朝兵部尚书王阳明取的。在新兵连我们将集中训练三个月，内容主要是学习整理内务、练队列，单兵课目投弹、射击等。除此之外，也参加一些助民劳动和部队生产基地的劳动。那时已是天寒地冻的年末岁尾，贵州的天气阴湿寒冷，长期下凌（即冻雨），偶尔还下雪粒子，不咬着牙是坚持不下来的。在一次烧石灰的劳动中，王仕厚出了一个小事故：他肩扛一块青石往石灰窑装的时候，脚没踩稳，一下子滑倒在地，后脑勺磕流了血，手也擦破了皮，在卫生所包扎后，



## 我家的柿子树

连里批准他休息两天，他还想逞强带病参加训练。我劝他，以后时间长着呢，也不在乎这一会半会的，如果再把伤口挣裂了，落个破伤风可不得了。他这才作罢。

新兵连训练结束后，就分配下连队，庆幸的是我和王仕厚都分在了一个连——榴炮一营三连。但事与愿违的是他被分到了炊事班喂猪，我被分到炮班当上了一名装填手。我两都产生了“活思想”，只不过我是闷在心里，虽然我没能开上车，毕竟是在正规班排里。王仕厚则不然，当即找到连长、指导员要求调班。我猜想他肯定把在火车上对我说的话又重复了一遍，不承想他还有一个更大的心愿：继续先辈的遗志，守好边防，决不让侵略者再踏进国门一步。指导员姓覃，是个四川小个子，很会做工作，他说：“你说得很有道理，你的心愿，也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心愿。但革命总有个分工，不能个人想干啥就干啥。”“那我就不能跟别人调换一下吗？”王仕厚争辩道。“我给你做工作就做不通，我怎么还能做通别人的工作？”王仕厚不吱声了，指导员继续开导他说：“炊事班的工作很重要，一般人还去不了呢。古人云‘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炊事班是搞后勤保障的，不让大伙吃饱吃好怎么行，怎么训练，怎么打仗呀？只要大伙身体养得壮壮的，军事技术练得棒棒的，将来到了战场，也就能把你的心愿给实现了！”“那，那我……”王仕厚结舌起来。指导员知道他接下来还想说点啥，就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也不是叫你喂一辈子猪，一旦打起仗来，都上了战场，哪还有猪可喂。现在部队提倡搞点农副业生产，主要是为了减轻人民群众的负担，教育不要忘记劳动人民本色，这同你在家喂猪的意义可是大不一样啊！”那还有什么可说，王仕厚耷拉着脑袋走出了连部。不过，指导员跟着叮嘱的一句话，又让他在心底燃起了些许希望，指导员说：“喂猪也别忘了战备啊，猪要喂好，军事技术也要达标。”

从此，王仕厚正式当上了“猪司令”。每天都可以看到他不是挑着一对盛满泔水的杉木桶，就是推着装满猪饲料的小推车进出猪圈。他本人晴天头上扣着一顶草帽，雨天呢，身上披着一件雨衣，脚上穿着一双半深腰的胶皮筒子，可能有点大，大老远的就能听到它发出“提桶——提桶”的空洞声音。这时有





的战士就会说：“看，‘司令’来了！”他听了也不为意，有时还瞪着眼幽默上一句：“那‘司令’来了，还不赶快立——正。”接着，就是一阵哄堂大笑。连里喂有二十七头猪，肥猪有十多头。其余半大猪和猪崽各占了一半。王仕厚喂猪可真有一套，他发明了“饲料发酵法”，就是从地方酒厂里拉来酒糟，同碾碎的苞米掺在一起，让其发酵。再把各个班送来的苞白菜、牛皮菜、南瓜、冬瓜、红薯、萝卜用机器粉碎，待苞谷发酵溢出酒香的时候，再弄到一起搅拌均匀，封在缸里。喂猪时，只需掏出来倒到槽里，猪们就会你夺我抢的拱吃开了。然后，也只是喂上一点水，也就算“开饭”完毕。空余时间他就可以参加一些军事科目的训练了，如有线班的放线、高空架线、地面埋线等；炮班的挖驻锄坑，推标尺盘以及使用瞄准镜等。我有些担心他不务正业，提醒他：“仕厚，你别把猪喂得都趴下啰，到时候可不好交差！”他满不在乎地咧嘴笑笑：“趴倒是趴下了，是肥的趴下了。”我不相信，随他来到猪圈里一看，只见条条猪喂得皮色发红，毛色发亮，膘肥体壮的。尤其是有几条猪的肚子拖到了地下，真有点“举步维艰”。我高兴地一拍王仕厚的肩头，跟着溜出了一句河南“土话”：“仕厚，你真中！”由于仕厚喂的猪出栏多，加之军事技术过硬，在年终评功授奖时，他受到了团里的嘉奖。

正当王仕厚思想趋于安稳，干得正欢的时候，第二年冬天老兵复员，连里研究决定，任命他为炊事班长，以接替即将复员的韦班长。王仕厚心里直犯嘀咕：“怎么好事都推到我头上来了？”但是他已不好再公开他的真实想法了，一来经过在部队一年多的锻炼，他已经知道了什么叫“服从命令听指挥”；二来部队马上要调防了，也不容他多说什么。调防的新驻地在桐梓，也就是古代的夜郎国，唐朝大诗人李白流放的地方。

一路上，除了行军还要演练。在清水江边，我们曾冒着零下十多度的严寒，在江边连夜挖火炮掩体，第二天又模拟强渡乌江的场景进行了实弹演习。虽然苦点累点，但当看到一发发炮弹呼啸着飞越江面，命中目标，我们都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值”了。王仕厚的炊事班也没闲着，他们的训练科目是野战条件下的后勤保障，简单地说就是保证战士们能吃上热菜热饭。



## 我家的柿子树

他领着炊事班战士挖散烟灶，防止火光暴露目标，采集中草药熬汤汁，预防感冒。他还给从事夜间作业的我们送了一回红糖姜汤，感动的大伙差不多要把帽子抛到空中，山呼“万岁”了。

路，越来越崎岖难行，拉炮的解放30车尽管轮胎上套上了防滑链，也还是不得不小心翼翼。不作美的天气，从黎明时分就开始飘雪，这会儿下得更大了，能见度低得仅有三五步远。到天黑时分，雪已下有尺把深了，我们连接到上级命令：就地宿营。这是一个位于半山坡没有几户人家的苗寨。苗家人习惯于一天吃两餐饭，火塘的火早已熄灭，各家各户在这寒冷的天也早已插门闭户安睡了。经和村干部联系，在寨子的鼓楼、廊房、仓库等地安置下了部队。同时村干部动员村民群众送来了一些稻草作打地铺用。怎样做饭呢？这让王仕厚着实为难起来：苗寨从山上接水的竹槽已经冻住了，炊事车携带的土豆、萝卜、圆白菜已冻成了冰坨……炊事班的战士们围着王仕厚大眼瞪小眼地望着他，盼他能拿个主意。王仕厚也显得束手无策，急得两眼冒出了泪花花，嘴一个劲地嘟哝着：“我真没用，让大伙吃不上饭，是我失职啊……”就在这时覃指导员亲自带着帮厨的人员来了，他果断的指挥说：“都别站着了，赶紧扫雪化水，去几个人拣枯枝细柴，淋上废油就能烧着了。”王仕厚忙支起大铁锅，拣净雪里的树叶、草梢，生火化雪。大家齐齐动手，用温水泡软了蔬菜，就叮哩咣啷的奏起了锅碗瓢盆交响曲。不到个把钟头，全连就吃上了热气腾腾的饭菜，仍然是“两菜一汤”：土豆炒肉片，醋熘白菜，紫菜蛋花汤，外加大米饭。而后，覃指导员对王仕厚说：“战士战斗岂止在战场，作为一名战士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为战斗的胜利着想啊！”王仕厚咀嚼着、回味着指导员的话“战士战斗岂止在战场”，心里顿时豁亮起来。

贵州盛产水稻和苞谷（玉米），所以每天的主食就是大米饭或两掺饭，就连“面条”也是米粉做的，当地称之为“米线”。但在部队服役的士兵全国各省都有，我们连的兵就分别来自云、贵、川、冀、鲁、豫六个省和十一种民族。有人说：“北方兵见了面条不要命”，虽然有些夸张，却也足见对面食喜爱的程度。王仕厚有时想做顿面食给大伙尝尝，可就是玩不转。一次过冬至节包饺子，



炊事班和好面、调好馅，然后分给各班自己包，有些民族战士就将面团掏个窝，填上馅，用手拍拍，摊在挖土方的小圆铤上烙烤开了，因厚薄不匀，火候也掌握不好，烙得半生不熟还吃得满嘴黑里麻糊的，像是画了一圈胡子。王仕厚见了直摇头：“真是糟蹋了粮食！”这以后，他开始留心如何做面食。他相信“三人行必有我师”，虚心向北方战友请教，向面馆的师傅求教，还买了几本有关面点制作的厨艺书学习。功夫不负有心人，没过多久，他带领炊事班也能蒸馒头、包包子、擀面条了。有位来自平顶山的老乡段元山建议他做饸饹面试试。他觉得他教的法子很好，就试着做了一架饸饹床子，在小段的指点下又做了些改进，终于试验成功。他嘱咐小段保密，别事先张扬出去，看看大伙吃了以后是个啥反应。这天中午，王仕厚吩咐烧了一大锅开水，在上面支起床子。他本人得意洋洋的坐到了压杠上，让人把和好的面团投到铁漏勺里，利用杠杆的原理，他就一上一下的压出了又细又长的圆面条。面条在滚开的水里翻滚着，不粘不黏，既清爽又筋道。另外，他又熬了大锅胡萝卜炖羊肉，大料、八角、陈皮、胡椒、糊辣子、孜然等调料都下得很足，把它浇在面上，光是看看就让人流口水，全连无一例外的吃了个“不亦乐乎”。王仕厚偷着乐，掩饰不住的两只眼睛笑眯成了一条缝。但是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当天下午二三点钟时，有两个战士揉着肚子来找卫生员说是肚子疼，接着三四个、五六个战士揉着肚子来找卫生员都说是肚子疼，还查不出原因。这一下惊动了连营团三级，团长亲自打电话来问是怎么一回事。团卫生队长带领卫生人员赶来检查，查看炊具是否干净，测试食材是否受到污染，化验食品是否过期，有无腐烂的现象等，结果是虚惊一场。经给每个患肚疼的战士几粒麻黄丸一吃，大便一拉就没事了。原来他们都是因为饸饹面太好吃，一下子吃多了，加之喝水在肚里一发酵，就越发的胀肚，不疼才怪呢。团长听了汇报，又好气又好笑，骂了一句：“真够怂的！”覃指导员则拉着王仕厚捅了他一拳：“好你个王仕厚，差点弄得咱们连减员了，再做这么好吃，可得提醒着点！”这件事过去很久还传为了笑谈。不过做饸饹面的法子在全团推广开了。这一年，王仕厚荣立了三等功。

转眼到了1978年，我和王仕厚在部队都已服役六年了。我于去年八月提



## 我家的柿子树

干，到团司令部任军务参谋。他因患有风湿性关节炎，不适合继续留队，冬天被确定复员。虽然“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我还是为即将失去一位朝夕相处的好战友、好老乡感到惋惜和失落！分手的时候，我挤到他的面前，紧握着他的手，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他也是满腹的眷恋和不舍，强抑着泪水没有让它流出来。就在这时，覃副教导员（即原覃指导员，于去年六月提的现职）来了，他手托着一件军大衣，对王仕厚说：“你走我也没啥东西送你留个纪念，这是你嫂子用我的一套棉衣、棉裤，花了几个晚上改成的，送给你挡挡寒吧！”王仕厚刚想推辞，我说：“收下吧，别却了覃副教导员的一片心意！”“仕厚，”覃副教导员跟着语重心长地叮嘱道，“还是那句话‘战士战斗岂止在战场’，无论走到哪里也别忘了自己曾经是一个兵，在部队能干好，相信你在地方也能干好，不会辜负身上穿的这身‘国防绿’！”王仕厚庄重的向他敬了一个军礼，宣誓似的大声说道：“放心吧，覃副教导员，我一定会照着你的话去做，‘战士战斗岂止在战场’，你就看我的行动吧，我决不会给部队抹黑丢脸！”

……

这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也于前两年转业到了省城工作。自王仕厚走后，部队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动，先是调到云南参加自卫还击作战，结束后就地建营房，紧接着组建边防团，百万大裁军……我原本是同王仕厚通着信的，终因忽东忽西行踪不定而难以保持，但是埋藏在心底的那份思念却是与日俱增，就像窖藏的陈年老酒那样愈久愈浓烈……

新田村是一个美丽的村庄，坐落在一块半月形的坪地上，背后是一架大山，长满了茶叶、毛竹和果木树，一条小河蜿蜒从村头流过，河对岸是一片肥沃的河滩地，秋庄稼长得很是旺盛。王仕厚的住宅在村西头，是一幢单门独院的两层砖砌小楼，房前屋后载满了粗细不一的香椿树。在他家的门口，我没有见到王仕厚，却碰到了年轻的村支书袁有民。他热情地让我到村委会去坐坐，他说：“你是贵客，早就听王叔念叨你要来，高兴得他整天望大了眼睛，不巧的是他今天到养猪专业户指导修环保猪圈去了……”“啥，环保猪圈？”这倒是一个新名词，我有点惊奇。“是，就是把猪粪经过综合治理，无臭味，肥力还不减，



不会污染环境……这法子也是王叔想的呢，目前正在推广。”我提议到处走走看看，并迫不及待地问起王仕厚的近况。“他呀，总是闲不住，身体虽稍差一些，但也还硬朗，在带领乡亲们致富的路上他是排头兵！”袁支书发自内心佩服地说。从他的口中我逐渐知道王仕厚这些年干了不少事，他复员后的第二年被选为村支书，在上级党委、政府的号召下，他领着大伙兴修水利，大搞农田地基本建设，将村里的水浇地扩大到两倍以上，且能做到旱涝保收。实行改革开放后，他带头组建工程队四处揽活，赚到了“第一桶金”。回来后，就修路建厂。现在村里已陆续建起了油茶厂、玉莲茶叶厂、板栗加工厂、柿霜厂、猕猴桃饮料厂等，村民的腰包鼓起来了，居住环境也改善了。袁支书自豪地说：“咱村已经没有了平房、土坯房，你看全部住上了楼房。”可不是，全村盖的尽是二层三层，甚至是四层的楼房，并且是瓷片贴面。讲究的人家还栽了一些石榴、月季、玉兰、桂花等，花团锦簇，香气扑鼻，真是满园春色关不住啊！正当我在遐想之际，有儿童呼喊道：“王爷爷、王奶奶回来了！”我抬眼望去，只见一男一女正从横架在河上的水泥桥走来，走在前面的那位正是王仕厚。他头上依然扣着顶草帽，体态有点发胖，走路一摇一摆的，背脊似乎更驼了一些。走在他后面的妇女，个头较矮，但很富态，衣着打扮也不俗，手里攥着一束野菊花，不时拿到鼻尖嗅嗅，显然是我不曾谋面的王家嫂子毛炳枝了。

我和王仕厚都认出了彼此，不约而同地张开双臂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

午饭很丰盛，王仕厚留袁支书作陪。他说自己是两年前退下来的，由袁支书接班。我关切地问道他家庭的其他人。他说他有一儿一女。女儿是老大，在镇中心小学教书，女婿是另一个乡的副乡长，有一个外孙在县里读高中，他们都住在镇上。他儿子和媳妇在他的指导下，在山里办了一个养猪场，现有存栏的生猪二百多头，他们忙碌得很，不常回家，已经有个孙女了，在镇上念初中，住在她姑家的时间比跟我们的时间还长。他和老伴没事就拾掇拾掇菜园，做点修剪果树的轻巧活。从他的话语中，我能感到他对眼下的生活感到分外惬意和满足！他也很关切地问道我和覃副教导员的情况，我也详细地告诉了他，并说覃副教导员后来是从一所野战医院政委的岗位上退下来的，现在安阳军队干休



## 我家的柿子树

所安度晚年。我说：“他还惦记着你呢，问到你生活得怎样？”这使王仕厚很受感动，他说：“想不到这么多年，老首长还记着我这个小兵，啥时我两约一约，一起去看看他！”停了停，他又深情地回忆说：“我是时常记着他对我说过的那句话‘战士战斗岂止在战场’，只要你愿意打仗，处处都有打的。刨穷根，铺富路不也是打仗么！”我满口赞同地说：“是这个理，人民富裕，国家强盛，才能抵御得了侵略……”“是嘛，‘落后就要挨打’是军委邓（小平）主席讲的，放到哪里都是对的！”袁支书见我俩话说的投机，怕耽误了吃饭，连连劝酒布菜。这一晌，我们都喝得有些微醺了。告别了王仕厚，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作为一名战士，难得怀有那份初心，更难得的是那种矢志不移的坚守，哪怕是这种坚守要付出一生一世的心血和精力……

2018年10月21日二稿





## 抗疫人物——田小霞

田小霞看上去并不怎么起眼，二十四五岁的样子，圆胖脸，中等个，梳着一把马尾辫，快步走起来，那辫子就真的像马尾似的一耸一耸地来回甩搭。她在郑州港区牟云镇卫生院当护士，如果没有特殊情况，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上班时照护病人，下班伺候老公和孩子。老公段双林在镇财政所上班，儿子亮亮刚过四岁生，在上幼儿园。标准的三口之家，日子过得安稳而平静。

2019年末，他们两把亮亮的奶奶从南阳老家接过来，准备一块儿过个春节。再说母亲也着实想孙子了，平时她和乡下的姐姐生活的多些。父亲哩，在一个建筑工地上当监理，越是到年底越忙，不过他应承在吃年夜饭前赶过来。

令人没想到的是一场疫情突然来袭，开始还没弄清是怎么一回事，以为是“非典”呢，后来才知道是新冠肺炎病毒，而且来势汹汹。这就把段双林的母亲隔住了，但也幸亏她留了下来，不然亮亮没人带。因为，镇机关和各个医疗服务单位都通知在正月初二上班，而且不允许以任何理由请假。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全镇上下都进入了临战状态。田小霞所在的卫生院借用了旁边的小学校，将它改造成新冠肺炎疑似病人隔离区。为了做好接收的准备工作，田小霞已有好几天没落屋了。

一天天黑透了、还下着雪粒子，田小霞突然回来了。到家时老公已经哄着亮亮睡了，婆婆要到厨房给她端饭，她说不用了，自己在医院吃过了。她解释说下班后院里开了一个会，通报了疫情发生情况。目前疫情很严重，武汉那边已封了城、断绝了交通，自己马上要到隔离区去值班，她是回来收拾几件换洗衣服的。婆婆望着她红胀的脸，还带着一点儿兴奋，有点儿不知所措，说：“那我去叫醒双林。”田小霞摇手制止了她：“别，往后他的工作也不会轻松。



## 我家的柿子树

妈，这个家就交给你了。”说到这里，她有些酸楚，她和双林本想接母亲来享几天福的，没想到反倒让她遭罪受累，心里甚感过意不去。但国难当头，匹夫有责。自己作为一名医务工作人员，追求入党的积极分子，岂能事到临头临阵退缩？她把一些能够用得着的衣物收拾到行李箱里，又回望了一眼深睡中的丈夫和孩子，隐隐涌出几分不舍，此时亮亮像只小肥猫偎在他爸爸的腋窝里睡得正香。她在儿子耳轮上轻轻一吻，又轻轻地掩上卧室的门，然后就骑上电动摩托，头也不回地驶入沉沉的夜幕中。

直到第二天早上，段双林才知道田小霞要到隔离区上班的消息，他一拍脑门，惊呼道：“坏了，她怀着身孕呢！”

“怀孕，”双林的母亲也微微感到吃惊，关切地问，“几个月了？”

“三个月。”

“唉。”母亲喜悦中又不由忧郁的叹了一口气。

“她就是好逞能，她要是把情况跟领导反映了，领导决不会派她去。”段双林有些埋怨地说。

“这也是没法子的事，但愿他们母子平安吧。”母亲宽慰儿子说。

段双林没吭声，仰望着天花板盯了好一阵儿。

当夜段双林就和妻子视频：“你还好吧？”

“好。”

“你要注意身子，做好个人防护。”

“嗯，你是关心我，还是关心我肚子里的孩子呀？嘻嘻嘻……”

“都关心，我说的是真的。”

“知道了，别婆婆妈妈的让人笑话。”

“你摘下口罩让我看看。”

“不行，我这儿已经有隔离病人了。”

“啊，”段双林立马显得紧张起来，他大声说，“那，你千万得小心点儿！”很快这简单的沟通和视频也不能保证了，形势越来越严峻。各村村口、小区大门口、各个路口都实行设卡守点、段双林被抽调到卡点把守值班，十天半月也



## 抗疫人物——田小霞

难得回趟家。二人都忙得脚不沾地的，哪还能保持正常联系呢？好在亮亮有母亲照护，生活物资由物业和党员志愿者代买代送，即使一时付不出钱的，也不会中断供应，先记着账，以后再结算。唯一让段双林担心最大的还是妻子田小霞，她那里是一线、是战场，现在被隔离的已有四五十人了，大多数是中老年人，感染的风险很大，万一有个疏忽后果不堪设想。但转念一想，凡事得讲个大局，自己也受党培养教育多年，一事当前也不能光为个人打算，妻子的选择是对的，更何况她懂医是不会有啥事的。他把对妻子的思念、担心转移到工作上，他和同事在小区门口支起帐篷，不分昼夜地给人测体温、登记排查有无病患者接触史、劝人戴口罩、减少聚集和外出，他要用行动与妻子并肩共战疫魔。

熬过雪压冰封的冬天，终于迎来了柳暗花明的春天。

屈指算来，段双林夫妻和同事们已经在战疫的岗位上战斗了近两个月。田小霞的肚子日见显形，有时她抚摸着凸起的腹部就格外想念儿子亮亮。她倒不是操心他的衣食住行，而是怕他不乖，给婆婆带去烦恼和疲惫，也不知道她住的习惯不习惯……凑着个机会，她想让段双林抱着孩子来见上一面。其实在她离开的初始阶段，亮亮也想妈妈，还哭闹过几次。不过小孩的性情容易转移，不几天就和奶奶混熟了也就好了。听说要见到妈妈了，他高兴得直拍小手，非要给妈妈画一幅画。画什么呢，看到窗外飞来飞去的鸟儿，想到去年秋天还和爸爸妈妈一起在玉仙河广场放风筝的事，就找来颜料涂涂抹抹的，画了一幅《放风筝》。画很稚嫩，但能看出大致轮廓，他指着站在绿油油的草地上穿着蓝衣服的是爸爸，穿着红裙子的是妈妈，他就是那个穿吊带裤、花格短袖衫的亮亮，正拽着一根线放飞着一只大鸟。他的奶奶故意问他：“我在哪里呀？”他眨巴着圆溜溜的大眼睛说：“没地方画了。”“看来你心里还是没有奶奶，不爱奶奶。”奶奶把嘴一撇，装着扭过头去。“爱！”亮亮说着，撅起红彤彤的小嘴巴“叭”的一下子在奶奶的腮帮上亲了一口，喜得奶奶合不拢嘴地笑了，一个劲儿地直夸：“我的大孙子真乖，我的大孙子真乖！”

会面约在小学校外的停车场，外圈围是铁栅栏，内圈扯的是隔离胶带，中间留有一米半疫情防控要求的安全距离。段双林在吃罢早餐后就抱起亮亮，招



## 我家的柿子树

呼着母亲一起出了门。三人都带上了社区提供的一次性口罩。小家伙天性好动，在家“宅”的时间长了，早就不耐烦了。这会儿他非要自己下来走，蹦蹦跳跳的见到啥都感到稀奇，没有一个安静的时候。田野里桃李花开了，金丝柳抽出了长长的枝条。一群群燕子在忙着衔泥筑巢，似乎不想辜负这大好的春光。他们到了栅栏处，田小霞还没来到。亮亮迫不及待的扯开口罩，叫开了：“妈妈，妈妈呢？”“妈妈马上就出来了，你给妈妈带的礼物准备好了没有？”段双林提醒他说。亮亮听话的从身上背的书包里掏出了他的画作，郑重其事地捧在了胸前。

不大一会儿，一个全身穿着防护服，体型显得臃肿的妇女出现了——她，就是田小霞。如果细心的观察一下，在她的前胸后背都有用炭笔写着“田小霞”的名字。段双林赶忙推推亮亮，催促他说：“快叫呀，妈妈来了，快叫妈妈。”

可是亮亮丝毫不为所动，还扭着身子说：“不，她不是妈妈。”

田小霞有些迷惑：“咦，这孩子是怎么了？我是妈妈呀，乖乖靠近一点儿，快让妈妈瞧瞧。”

但是任你怎么说，亮亮就是不肯往前去。

田小霞忽然意识到什么，她低头摘下口罩，仰起了脸。想不到亮亮瞅了一眼，竟“哇”的一声大哭起来。这是咋回事儿呢？原来田小霞由于长期戴口罩，脸上被勒出了左一道右一道紫红的疤痕，早已不是原先那张光洁白皙的脸了，甚至还显出几分狰狞。段双林一阵心疼喊了声“霞——”转过身去抚着亮亮，说：“别怕，是妈妈，妈妈是爱宝宝的。”

那边亮亮的奶奶看到这种情景，眼眶一红就掉起了泪珠珠，她哽咽地说：“闺女，辛苦你了。”

“没啥，”田小霞故作轻松地笑了笑，说，“大家都是这样，共渡难关嘛。只是这些日子让你太操劳了，等疫情过了，我和双林一定好好孝敬你老……”

“你看，你这样说就见外了，你是为谁？我是为谁？我看好亮亮，不让你分心，你就能救治更多的人。现在你是双身子，一定要注意休息，别累着。”亮亮的奶奶疼爱的嘱咐说。



有这样开通的婆婆，田小霞既感动又欣慰。她戴上了口罩，然后朝亮亮摊着手掌，说：“听你爸说，你不是要送给我礼物吗？礼物呢？”

亮亮这时也好像醒悟过来，眼前这个人确实是妈妈。他怯生生的把手中的画递过去，但因为距离远，咋样也递不到妈妈手里，急得小脸通红。

“好儿子，你放到地上吧，我找根竹竿拨拉过来。”田小霞一拿到儿子的画，就忍不住满心欢喜地夸赞起来：“乖儿子画的真好，我的亮亮进步了，回头我和你爸一定再带你去放风筝。你在家可要听奶奶、爸爸的话呀。”

“好。”亮亮小声应道。

田小霞这才细细打量起丈夫来，发现他比以前瘦多了，关照地说：“我，你别担心，照顾好自己。最近疫情有些缓和，看样子我们一家人团聚的日子不会很远了。”

“到那时，我要给你摆个庆功宴，你是双功臣！”段双林发自内心喜滋滋地说。

“好！”田小霞信心十足地答应了，还说，“让我们来个约定，疫情结束之日就是我们胜利重逢之时。”

简短的会面就像电影的短镜头一样一闪而过，但给他们增添了莫大的勇气和力量，不管是前面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障碍，都将被他们统统踩在脚下。

在不分前方后方的共同努力下，战“疫”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清明节后，全国每天仅是零星的新增一些确诊新冠肺炎病例，武汉解禁了、交通恢复了、各地援鄂的医疗队开始陆续撤离了……牟云镇隔离区也因清“零”撤除了。在疫情峰值期间，他们共接收隔离疑似病例约一百二三十人，其中确诊病例两人。田小霞同大多数医务人员一样回到了家里，为了谨慎起见，再做十四天的居家观察。她盘算预产期将在两个月以后，应当是荷叶田田、榴花照眼的时节。她已经想好了，无论是生男生女都取名叫作“铭”。让他（她）铭记抗“疫”这段历史，还有妈妈生他（她）是多么的不容易。

如今本土疫情基本得到了有效控制，人们开始把目光转向复工复产。天气变得炎热起来，太阳火红地照着，田里的新秧插上了，小麦抽穗、油菜结荚，



### 我家的柿子树

工地上人来车往，工厂机器轰鸣，到处呈现一派繁忙喜人的景象。人们憋足了劲儿，要把疫情造成的损失尽快夺回来。田小霞已做好了准备，待生产过后，就全力以赴投入一场新的战斗！

2020年4月19日

怀念我们的父亲——黄开厚





## 一个战士

这回去了一趟滇南，其实滇南并没有啥好景致，比不上滇西那么有名，如滇西有苍山洱海，有丽江古城，有玉龙雪山……“风花雪月”都占全了。但我还是想到那里去，因为我曾经在那里生活过、战斗过。

滇南的土质是红壤，含铁多，是名副其实的红土地。最常见的绿色植物要算是剑麻、仙人掌，几乎不需要人工栽培，就能顶着烈日、热风、骤雨顽强地生长着。当地老百姓根据它们这种特性，纷纷把它移栽到寨门的道路旁、庭院的土墙上，或菜园子的周边当作栅栏。灿烂的阳光，一排排剑麻、仙人掌就像持枪扛刀的卫兵，煞是威风八面。

这令我想起一个人来，他姓鲁，来自山东沂蒙山区，是1979年2月发生的那场边境自卫反击战，让我们相遇相识。他原在省军区任警卫战士，这次参战部队扩编，加之他本人要求上前线的态度坚决，后来就分配到了我们连队。他已是服役三年的老兵，并且结了婚。他告诉我，接到“立即归队”的电报，他正在休探亲假。他是准备在家过春节的，而且爱人身怀有孕，只是没有想到战争会来得这么快。他说，为了避免看到爱人不舍的眼神和拒绝父母的执意挽留，他于凌晨三点，翻越院墙，让弟弟开着拖拉机把自己送到火车站，赶上了五点三十八分开往云南昆明的火车……

接下来，是进行山地适应性训练。他手把手地教我们这些“生瓜蛋”练射击、刺杀、投弹。出发前，他又耐心细致地点验我们携带的装备，大到枪支、弹药，小到一块干粮、一壶水。他一再叮嘱：水要灌满，不然行动起来会发出响声……“嘿，真有你的‘老兵’！”我打心眼里佩服他。战斗在黎明时分打响，我方火炮向敌人的地面工事进行了一阵疾风暴雨式的齐射，将其大部摧毁。随



## 我家的柿子树

即，战士们就踏着弥漫的硝烟开始冲锋。我们连顺利地冲过了第一道封锁线，可是在越第二道封锁线时却遇到了麻烦。敌人暗藏的火力点突然开火，当场就把冲在前面的“老兵”撂倒在了铁丝网旁边。他手中的枪支撑着身体，如同一尊半蹲的雕像。战后，他被评为烈士，但没有评为英雄，因为在战场上这类的事例太多了。

他的爱人当年为他生了一个女儿，名字是他事先取好了的，叫作“娟”。

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让人难以忘怀的“老兵”，永远地长眠在了滇南这块土地上……他多像那些遍地丛生的剑麻、仙人掌啊！他，一名真正的战士，始终不渝地守护着他身后的家园！

2012年“五一”节



## 金菊与银铆

袁金菊和孙银铆是豫南山区同一个村子的人，他们出生的那个季节都在秋天，那一年的野菊花开得特别盛，田埂、地边、山崖上到处都是，一片一片金灿灿的。女孩的娘就给她取了个名，叫“金菊”。男孩儿之所以叫“银铆”，是因为他爹在他出生时，在野外拾到一颗晶亮亮的铆钉，认为是个好兆头，于是就给他取了这么一个名。两个人一起在家乡念完了小学、初中和高中，又在一个菊花盛开的秋季一起参了军。不过，银铆去的是西南野战部队，金菊去的则是大西北的某个军医院，真可谓是“天南地北”。临分别时，两人都有那么一点意思，泪眼婆娑的，恋恋不舍。银铆到底是男孩子，心性硬一些，他说：“好儿女志在四方，别婆婆妈妈的，年轻时出外闯荡闯荡，长长见识，总比窝在家里头强！”金菊只是哽咽地嘱咐一句：“到了那边，多来信呀！”就这样，俩人一别三年，再见面时已经是在西南边陲的战场上了。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1979年2月，我国与相邻的某个国家在边境开了战事，自卫还击作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同时在几个“点”上迅速展开。我边防部队在坦克、大炮的掩护下越山地、钻丛林，快速推进。几天功夫，就控制了边境一线的制高点，给了对方以狠狠一击。那时，银铆已经是师属炮兵后勤部门的一名车管助理员了。在战场上，他像一只织布梭子，带领车队来回穿梭在前沿阵地和后方基地，送弹药、送给养、送伤员……几乎没有一丝闲暇去考虑别的事情，包括去想他那朵开放在心间的“金菊”。但有些事情巧就巧在“意想不到”。一天下午，太阳像一只摇摇欲坠的金球已经擦上了苍黛的山脊，肥硕的芭蕉叶撇下的阴影撒满了新开辟出来的简易公路。就在这时，银铆驾驶着一辆嘎斯69车急如星火地往后方医院赶，他要送一名遭炮袭的重伤员去救治。



## 我家的柿子树

后方医院设在我方边境的一个汉、苗杂住的寨子里，绑在龙竹上的红十字会旗在风中微微地抖动着。当地的老百姓已在战前腾空了他们的竹楼、木屋，现在按照医院的格局，分别布置成为“急救室”“手术室”“血库”“病房”，等等。整个寨子只凸现着两种颜色：医生的白大褂和战斗人员的绿色迷彩服，交相辉映，像两群蝴蝶飘来飞去。银柳把伤员送进急救室，交给医生，这才松了一口气。他坐在篱笆边的石凳上，默默地抽着烟，一时似乎想得很多，又似乎什么都没想，只是那么呆呆地坐着……不知过了多少时间，有一个声音打破了他的沉思。“喂，那位同志，您过来一下。”他抬眼望去，是一位白衣素装的女护士在向他招手。他仍有些迟疑，问：“您是在叫我？”“对。”女护士点了点下颌。他甩下烟头，赶忙起身紧走了几步，就在那一刹那间，两人都怔住了，几乎不约而同地发出一声惊呼：“是你？”跟着喊出了对方的名字：“金菊！”“银柳！”。可不是，这对少年同学、青梅竹马的恋人，就这样戏剧性地在战场上重逢了，来不及叙谈，也来不及相互细细端详，赶紧处理眼前的事情。金菊告诉他，送来的那位重伤员经抢救，已恢复了脉搏和心脏跳动。但仍处在昏迷状态，需经过观察后，由这里派直升机转送到内地医院。要他马上做的是把这位重伤员的姓名、部队番号、职务以及籍贯、家庭住址、联系方式登记清楚。然后，她将开给他一张“回执”，以便向部队首长汇报。有关手续很快就办完了，银柳不能多待，要连夜赶回去，直到车子发动前，他才有机会跟金菊作了一下“零距离”的接触。

这时的太阳已经滚落到山背后了，天边燃起了一堆红艳艳的火烧云，映得金菊圆圆的脸庞也红扑扑的。她已经长成一个大姑娘了，高挑的身材，齐耳的短发，鼻子端正，嘴唇丰满而厚实，一双明亮的大眼睛，此刻正充满柔情地仰望着身边的男人。啊，啊，这就是三年来频频接收她“鸿雁传书”的男人，就是她曾在睡梦中揣摩过多少遍的男人！想不到一忽儿，就从梦境跳到了现实，他竟真实地站在自己的面前，咧着一张大嘴朝自己嘻嘻地笑着。他方正的脸盘，带有点调皮的恶作剧的眼神，还有那可能因为忙来不及刮去的一圈拉楂胡子，无不透出成熟男人的干练和军人特有的气质。说实在的，这次在这样的环境下



相逢，真是两人做梦都没有想到的。战前，金菊从报纸上、电台上得知西南边疆剑拔弩张，必有一战，而且也猜想到银柳会参战。果然随后不久，她就没再收到他的信件了。与此同时，她所在的医院也开始动员，准备组建一支精干的医疗小分队，奔赴前线。尽管这时她已经是一名护士长，后方也有她要做的工作，她还是毅然地报了名，坚决要求上前线接受锻炼和考验。让她感到有些遗憾的是到了边境后，就没有再越国门一步。银柳呢，早在战斗打响前，就投入了紧张的运输军用物资的行动。由于执行任务的关系和出于保密考虑，他只好暂时中断了与金菊的通信。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金菊也会来到大西南和自己一道并肩作战，并且负责接受他所在部队的伤员。真乃“天赐良机”，这是一次多么难得的见面机会呀！那份激动和惊喜，自是难以言表的。

临别的话语简洁而又明了，但饱含着深情的关切和期盼：

“你要注意安全，为了我。”金菊盯着他的眼睛说。

“我会的，你也要多保重身体。”

“嗯，我等你。”金菊的眼里冒出了泪花花。

“我也是……”

银柳一勾头钻进了驾驶室，随即发动了车子。没等金菊道上一声“再见”，车子就像箭簇一般射进了席卷上来的苍茫的暮色中。当他抑制不住地再从车窗探出身来回望时，发现金菊已变成了一幅剪影，犹如一只白天鹅振翅欲飞。战争，像晴朗的天空上飘浮的乌云，来得也快，去得也疾。在给了邻国“小霸”一点教训后，我边防部队于三月六日全部撤回到我国边境一线。在一个名叫“桥头”的小镇搞战评的日子，银柳也试图打听金菊，但在此之前，金菊已随医疗小分队的全体人员返回了原驻地。鉴于银柳在作战中的突出表现，部队给他记了二等功。他写信把这个喜讯告诉了金菊，金菊也为他感到高兴。花开花落，转眼到了1985年春。金菊和银柳在部队都已服役十个年头了。前一年夏天，他们双双回老家探亲，在双方父母和亲友的张罗下，举办了婚礼。翌年，金菊已有妊娠在身，预产期大约在秋天。这一年，国家基于国防现代化和削减军费开支考虑，提出裁军一百万。自古以来，“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更何况这



## 我家的柿子树

是国家号召，金菊和银柳便向各自的部队递了要求转业的申请。年底，二人携带简单的行囊和襁褓的女儿——“燕”回到了阔别已久的豫南小城——信阳平桥。这是一个美丽的小城镇，有着赏心悦目的山水，有着四季分明的花团锦簇，更有浓浓的乡情、亲情和友情。银柳被分配在一家国有企业粮食加工机械厂担任汽车队长，金菊也被分配在这个厂子的医务室工作，日子过得闲适而满足，他们似乎也不奢望什么、刻意去追求什么，就像时钟的钟摆，只要摆动就行了。

但是这种平静的日子，以一种渐进的方式在三五年之内就被打破了。起先是国家粮食市场放开，再也无法按照原来“统购统销”的模式进行运作。大型的粮食加工机械用不上了，遭到了冷落。其后，私人经营的粮食加工业遍地开花，一些先进的粮食加工设备和技术从国外被引进来，给现有的“粗、老、笨、重”机械以强力冲击。加之，粮食、食品加工多样化已非是加工机械一种产品、一个型号所能囊括的。金菊和银柳所在的厂由开始的不景气走向半停产，而最终走向了破产。他两下岗失业了，生活受到严重影响。面对严酷的现实，他们茫然、困惑而不解，甚至想到在部队流血流汗的十年，无形中生出了些许怨怼。国家改革在经历“阵痛”，他们也在经历“阵痛”。“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奋起一搏！”银柳对金菊说。金菊大眼瞪小眼地望望他，问：“我们能搞些什么呢？”脱离了老本行，她真的不知道自己能干些什么。“开饭馆。”银柳略作沉思，说了一个主意。“开饭馆，”金菊满脸惊讶，“能行吗？”“怎么不行？我这颗铆钉，可不是铆在那儿不动弹，而是要发光的呢！”银柳很有信心地说。接着摆起了理由，他说：“我在部队后勤待的时间长，一些好吃的东西没吃过还能没见过；再说我的烹饪技术也不赖呀，你瞧瞧我做的菜，你吃着咋样？”金菊被逗笑了，白了他一眼：“瞧把你美的！”银柳接着说：“信阳是个盛产大米的地方，这和云南、贵州差不多。我们可以把那地方加工米线的技术引进来，自产自销，开个米线店。我观察了一下，类似的店铺在信阳、平桥都还没有。再说需要投入的资金也不大，凑个几万块钱就能干成。等到将来规模扩大了，我们就经营云贵的特色菜，开个酒楼……”“还开酒楼呢？”金菊撇撇嘴，“还是开米线馆吧。”她幽幽地叹了一口气。她实在有点不大甘心，心头





有些堵堵的。

经过半个月的紧张筹备，一家“老兵米线馆”便开张了。它座落在紧挨东方红大道的岔街“得胜巷”的丁字口，房子是租赁的。两间门脸，里面摆有十多张条桌，约莫能容纳近五十人就餐。聘了一个大师傅和几名服务员，金菊和银柳也作了分工，一个管收银，一个负责后厨。开张那天，他们单位的领导和一大帮战友也纷纷前来祝贺。厂党委夏书记说，“你们这是为国家分忧呢，希望您们发扬传统，自立自强，为老兵们做出个好样子！”还半开玩笑地对金菊说：“您这朵‘金菊’可要越开越香哟！”经过半年多的摸石头过河，他们居然打了个“小胜仗”，刨去各项杂支，净赚了四五万块钱。这使得银柳信心大增，开酒楼的想法又冒出来了。他跟金菊商量说：“我们索性就开座酒楼吧，店名我想好，就叫‘滇南风酒楼’，以经营别有风味的云南菜肴为主，既醒目又有内容。”金菊瞧着他那副急不可耐的样子，扑哧一笑：“开‘空中楼阁’吧，资金呢？”银柳显然作了破釜沉舟的打算，他说：“我们可以用房子作抵押，到银行贷款嘛！”“这想法够大胆的！”金菊在心里说。她拿眼睃睃自己所住的房子，浮想联翩开了：这是一套砖木混合结构的两室两厅，是他两转业时厂里考虑到他们是双职工，又是军转干部，特意分了一套大的给他们。后来实行房改，他们就用转业费买下了，也简单地作了一下装修。由于地理位置好，距离菜场、学校、幼儿园、市医院都近，住得倒是惬意。当然拿它作抵押，是能贷出一笔相当数目的款子的……但是仅靠这笔钱开酒楼，还是无异于痴人说梦，况且他们已经没有什么储蓄了，真要开酒楼还得靠借……经过半年多的历练，金菊的思想开通了许多，逐渐消除了起始阶段的那种自卑感。“树挪死，人挪活。人，没有必要非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她已经开始接受这种理念。同时她也看出了，市场经济就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经济，再像以前那样什么都让国家一揽子包下来，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就是退一万步讲，若还按照以前的步子走，这个社会还能发展进步么，还能跟上时代的潮流么……银柳见她半天没吭气，不知究竟是个啥想法，便又点题地说：“没有大的投入，就没有大的产出，这跟‘舍不得孩子打不了狼’是一个道理。想想我们厂是怎



## 我家的柿子树

样垮的，你就会明白。开弓没有回头箭，我们还得往前冲啊！”“往前冲？”金菊的心弦像猛地被划拉一下，发出了巨响。她不由想起丈夫曾经讲给她听过好多遍的故事……那是发生在自卫还击战中的一件事。一次，银柳和副驾驶员刘亮接受了往榴炮三连送弹药的任务。三连阵地设置在大栗坪一带，通往那里的路，有一段毫无遮蔽，完全暴露在敌方的火力控制网下。偏偏车子行驶到那段路上时抛锚。刘亮下车检查，刚处理完故障，手还没有来得及搭上车门，就被敌人一阵猛烈的枪弹射击所击中，倒在血泊里……银柳大叫一声：“刘亮……”急忙俯身去拽刘亮，可刘亮拼着力气朝他喊道：“别管我，快……往前冲啊！”这时，敌人的枪炮更加逼近了，也更加稠密了，有几发炮弹落在车子前边、后边，炸得土石纷飞，烟雾腾腾。不能有丝毫的耽搁，必须争分夺秒，否则后果不堪设想！银柳不由分说地把刘亮连扯带拉弄上车，一脚踩下油门，双手紧握方向盘，一路如同跟敌人的炮火赛跑似的，只管一个劲地往前冲、往前冲……终于冲过敌人的封锁区，把弹药安全地送到了三连炮阵地。然而，不幸的是刘亮终因伤势太重，牺牲了。而他那句“往前冲”的遗言，成了银柳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这对他也许是一种昭示吧。她感佩地凝望着丈夫，丈夫也正探询地注视着自己。“是的，是得往前冲啊！”她心有所触地自言自语道。“那么，你同意了。”银柳高兴地一把扳过妻子的双肩，摇晃着。金菊郑重地朝他点了点头，便幸福地把头埋在了他那宽厚的胸膛上。

“有志者事竟成”。金菊和银柳把“米线馆”盘给了别人，二人集中精力办酒楼。到如今“滇南风酒楼”已开有十七八年了，运营状况一直很好，一时声名鹊起。当外地人来到信阳，想寻找上档次、有特色的酒楼，或洽谈，或宴请，或聚餐，以及当地人举办生日宴会、婚礼，同事同学相聚时，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滇南风酒楼”。它环境优雅，紧临南湾湖，凭窗可将湖光山色一览无余；菜肴精美，使用的是信阳原材料，地道的云南做法。它更以良好的信誉、优质的服务，而赢得众人的青睐。当人们问起它的起步发展时，他们也不忌讳地说，难着哩，为了这座占地约有一千多平方米的双层酒楼，我们总共投进了一百多万元，其中有银行贷款，亲友、战友的借款和部分企业人士的入股投



资。跑资金，真是磨破了嘴皮子，累细了腿肚子，吃不好饭，睡不好觉，奔波了一年多，才筹集齐。直到第三年步入正轨开始盈利，日子才好过多了。

又是一年菊花黄。今年的菊花开得格外的热烈、奔放，无拘无束。金菊和银柳一年忙到头难得有一丝空闲，今天他们带了女儿燕子、女婿和外孙女爬上湖畔的小山，准备作一次野餐郊游。外孙女已经六岁了，在上小学一年级。这会儿，她像只快活的小鹿，蹦蹦跳跳地四处采撷野菊花。银柳双手托着后脑勺躺在弥漫着花香的草地上，呆望着湛蓝的天空上缓缓移动的白云。金菊坐在他的身边，一手抚弄着他已经掺有些灰发的头发，柔声地问：“你在想什么？”“也许‘既得陇又望蜀’是人的天性。我在想啥时候把饭店开到省城郑州去——”金菊心疼地咬了一下他的耳垂：“你呀，啥时候都没有满足的时候，你到底图个啥？”“我呀，”银柳一个鲤鱼打挺地坐起来，眺望着远处，说，“我图的是一份事业。你瞧我们现在除解决了自己的温饱问题，还帮助解决了困难复退军人三十多人的就业问题。如果把生意做大了，不就能够解决得更多一些！”金菊被他的一番话深深地打动了，也把目光投向远方，恳切地说：“我支持你！”银柳回头朝她咧嘴一笑，嬉戏地掐了一朵菊花戴到了妻子的发髻上。

“姥姥好看！姥姥好看！”

小外孙女挥舞着手中一大把野菊花，扑到金菊的怀中，还歪着小脑袋，问：“香吗？”

金菊和银柳嗅嗅，疼爱地一齐说道：“香！”

## 相爱到永远

如今这个故事仍在继续着，虽然有点平淡无奇，但它确实很感人。

我的战友阿明，三十多年前是个英俊潇洒、风度翩翩的小伙子。那时我们同在一个炮兵团队里服役。他有一手令人羡慕的绝活：吹笛子。一支磨得发亮的竹笛伴随着他入伍。在团里举行的新兵欢迎会上，我们就曾领教过。他鼓着腮帮，灵活地揪动着手指，一曲《我是一个兵》，吹得是那样的高亢激昂，令人热血沸腾，全场一千多人全都被吸引住了，鸦雀无声。以后每逢联欢会或是训练的间隙，我们都请他吹奏一曲。他的笛声，给我们带来了欢乐，消除了疲劳，甚至减轻了对家乡对亲人的思念。有时我半开玩笑地对他说：“说不定你的笛声能征服一位姑娘的芳心呢！”他笑笑：“哪能呢，没影儿的事。”并没当一回事放在心上。

然而就在他提干不久，抽到省城贵阳的一所大学里帮助搞军训时，硬是用笛声博得了一位姑娘的欢心。那姑娘有个好听的名字叫“虹”，人也长得俊，小巧玲珑，水灵得像支剥壳的竹笋。尤其是那双会说话的眼睛，清澈而明亮，充满了智慧。据他们后来讲，他们是在军训结束，举行篝火晚会时认识的。晚会上，阿明仍表演了他的拿手好戏：吹笛子。不知怎么今晚他吹的尽是柔柔的曲子：《敖包相会》《绣荷包》《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这引起了一位姑娘的注意，那就是虹。说实在，在此之前，她还有些怨恨他呢。在军训中他过于严厉，苛求到帽子没戴正、皮带没扎紧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上。有一回因为她步子没走好，还罚了她在大太阳底下补课，补了半个多小时，想不到……虹本来是在和一位女友闲聊，这时她不由面热心跳地多瞟了他几眼……就这样，他俩留下了彼此的通讯地址，开始了书信往来。



如果不是一场战事迫近，他俩的婚礼还会推迟些时日，因为虹是个事业心很强的人。大学毕业后，她被分配在一个大型企业集团里做策划工作，她不愿让家庭生活过早地拖累自己。再说她觉得他们相互了解的时间还短，从军训相识到现在也才只是一年多一点的时间。但是目前的情况不一样了，要打仗了，作为军人他要义无反顾地走上战场。虹想到不能让他有顾虑，我应主动地提出马上结婚的事。她对他说：“这样，我就会守着一个信念：等着你回来，而不管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边境的枪炮声已震撼了大地，军营里也可以感受到战斗的气氛，到处是整装待发的战士忙碌的身影。在这种情势下，他俩的婚礼办得自然显得仓促而简单。婚礼是在军营里举行的。因为三天之后，新郎将随着大部队开赴前线，我们几个战友都想把气氛搞得热烈些。但是，总有那么一点“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的味道挥之不去。阿明的压轴戏笛子独奏《再见吧，妈妈》，差点儿使得大家泪水滂沱了。三天的时间虽然短暂，但对他们来说却是刻骨铭心的，幸福和欢乐一直充盈着那间作为洞房的简陋的小屋，尽管他们的心情都不太平静。

在边境的冲突中，为了惩罚入侵者，我们的炮队紧随着步兵快速地向敌人阵地推进。敌人的抵抗也是顽强的，双方的炮火都打得很激烈，往往是此起彼伏没有个间断的时候。这时阿明已提升为连职干部，在榴炮三连任政治指导员。在他用自己的身体掩护一个战士时，他受伤了。敌方打来的炮弹把他掀翻在地，一块炮弹皮嵌进了他的左大腿骨，双手也被崩起的石块砸伤了。他被送进了部队野战医院……前方的战事还在继续进行着，阿明手术后躺在病床上思想也开始了“交战”：要不要把受伤的事告诉她呢？因为医生已经直言不讳地告诉了他，身体要恢复原样是不可能的了，行走必须借助拐杖，手指需经常按摩，否则就会僵直，打不过弯来……这使他很伤心。医生的话意味着他将丢失一根心爱的笛子，却添了一根令人厌恶的木棍（拐杖）。三个月后，他伤愈出院了。在他的坚决要求下，他仍留在了连队。部队早在一月前，就已撤到了我方边境的一个名叫“桥头”的地方休整。就在这时，虹来到了他的身边。首长对她的到来表示欢迎，说：“你是一位伟大的女性，而且是第一个千里迢迢来到战场





## 我家的柿子树

探亲的女性，你真了不起！”他指示在树木葱茏、浓荫覆盖的一面坡上，专门划一块地方给他两支帐篷。并设立了“警戒线”，告诫调皮的战士不准越“雷池”一步。这，使得虹很笑了一阵。她心存感激，惊讶这些平时看似大大咧咧的大兵，关键时刻却又心细如发，她悉心地照料着阿明的衣食起居生活。她以女性特有的温柔、体贴和深爱，融化了阿明心中的冰凌，即伤残给他带来的沮丧和痛苦。阿明说：“她的生命和我的生命已经融合在一块。她是那样的豁达、乐观、有朝气，使你没有理由不坚强起来。”探亲的日子毕竟是有限的，但也是甜蜜的，使他们的爱情得到了升华，等于补了一个蜜月旅行。

阿明终因伤残不得不告别军营，转业到地方，他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位于中原腹地的一个小县城。虹辞掉了自己的工作，毫不犹豫地跟随来了。这时他们的爱情结晶，已经在她的腹中躁动着。她多么希望未来的“他”，能像他爸爸那样成为一名军中骄子啊！新到一个环境安家是颇不容易的，尤其是反差极大的气候，使得虹在头一二年里都难以适应。这里的夏天热似火炭，冬天则滴水成冰，还有那长年累月刮的让人头疼的风沙，比之四季如春、气候温和湿润的贵州，简直有着天壤之别，但这些虹都克服了。她作为丈夫的一只臂膀，使他甩掉了拐杖，手指已恢复到能够捏住筷子自己吃饭了。不过，吹笛子还不行，因为他的几根手指还不能活动自如。为了使阿明不致遗憾，虹在阿明的指导下学会了吹奏一些简单的曲子，比如：《采茶调》《四季歌》《在北京的金山上》，等等。每当她吹跑了调时，阿明就哈哈大笑，在笑声中为她指点纠正。就在这年的岁尾，他们的孩子出世了，是个男孩，他们给他取名为“萌”。这其中的含意大概也是显而易见的，爱情对于他们永远意味着是春天，就像年年岁岁萌发的春草那样，常绿常新。

他们就这样相爱相伴着走过了风雨三十年，尽管充满了艰辛和崎岖，但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过谁要离开谁。他们都信守着一个共同的诺言：“相爱到永远……”如今他们的孩子正在一所军事指挥院校里深造，也算是子承父志了。小县城很小，小得如同弹丸之地，他们的爱情故事就在这里续写着。我们几个战友，近几年也都陆续地转业到了这里。在那河岸边、树影下、陋巷中，我们





相爱到永远

常能见到他们相搀相扶的背影。每当我们战友聚集在一起，谈起他俩的“战地浪漫曲”时，他俩就露出幸福满足的笑容。时不时地，他俩还来个你吹我唱：“幸福的花儿遍地开放……”

是的，幸福在于寻找，也在于珍惜。一切浅薄、虚伪，而且不愿为幸福付出的人，即使是鲜花铺地，又能怎样呢，他能够撷取吗？

2001年7月6日

怀念我们的父亲——黄开恩



## 年轻时，我们不懂爱情

我和老伴都已年过半百，相濡以沫近三十年。

我是在上初中二年级时认识她的。她比我大一岁，高一班，上的是三年级。大约是那年的春天，她家搬来到我家对面的一户人家赁房住。她扎着两根小辫，系着粉红色的毛线绳，似乎并不大爱说话，因此显得不够活泼，甚至有点呆板。两家住得近，少不了有些往来。不久，我大体知道了她读书很用功，学习成绩也不错，在班上还担任学习委员哩。坦率地讲，我不如她，调皮、贪玩，仅有语文好一点。但我有一个特点爱看杂书，不管是什么书只要能弄到手，我都囫圇吞枣地看。一次，我瞅见她在看一本《野火春风斗古城》，这本书我没看过，于是，就大着胆子向她借。开始她有些犹豫，后来就同意了。不过，规定了一条：三天之后，不管是看完没有看完，都必须归还。我别无他法，只好抓紧一切空余时间看。三天的时间到了，她准时准点地跟我讨要书。本来我还想“赖”一下，因我还有三四章没看完，没看到大结局，总感到些许遗憾。但当我看到她那副不容商量的样子，便乖乖地将书还给了她……许多年后，我还“记恨”着这事，说，不就是一本书么，你看你没有个大方样，三天就跟我要。她就扬起脸说，书是我的，我想啥时要就啥时要，你又能怎么着……然后就是一阵忍不住地笑。

我上三年级的时候，她已离校，返乡当了一名耕读教师。我的小弟刚六岁，在她教的班上学。一天下午，他放了学，坐在门槛上，正咿咿呀呀地背书。突然，我发觉小弟有个字念得怪怪的，再仔细一听，原来他把“舵”念成了“驼”。我问他是谁教你的，他说，是老师教的。我就告诉他那个字不念“驼”而是念“舵”，正确的发音是“duo”。我不知是发什么神经，大概是为了显摆自己吧，



## 年轻时，我们不懂爱情

还专门写了一个条子，将“舵”与“驼”都标上汉语拼音，说明“舵”非“驼”，让小弟捎给她。第二天，小弟放学喜滋滋跟我咬耳根，说，老师说她谢谢你，以后有啥问题还向你请教，并请你多帮助她。

冬天，快放寒假了，班里举行作文比赛，题目限定写一位你所敬佩的人。写谁呢？正当我苦于无对象可写时，从街邻的闲谈中，我得知她最近到地区参加了模范耕读教师表彰会，我不由喜出望外，心想了解一下她的事迹，再加工加工，不就能凑合一篇吗？我采取了迂回战术，从她玩得要好的女友那里、从我小弟及同学那里，还有街坊邻居包括我的父母那里，挖掘素材，沙里淘金。逐渐地我不仅弄清了她的事迹，还了解了她这么一个人。简而言之，她是一个教学认真，搞生产劳动积极，不怕吃苦受累的人。这个人物形象在我脑海里“活”了起来，我写到作文里，就比较丰满、真实、可信。只是我把她的名字改换了一下，用的是化名。我有个好朋友，同班同学，是个男生。我写这篇作文，动笔前跟他商量过，因此他完全清楚我写的是谁。当班主任要把我的作文拿到班上念时，他恶作剧地把文中的化名偷偷地全部用橡皮擦掉，填上了她的真名真姓。其结果可想而知，惹得全班同学哄堂大笑。他们都以为我有那么一点意思，颇有点“弄假成真”的味道。其实，我还是要说，一点也没有那意思，真正两个人有那么点意思，则是在我当兵以后。中间经人介绍，鸿雁传书，通了两年的信，这才牵手走到了一起，那已是后话了。



## 护 理

俗话说：“年轻的夫妻老来的伴”。先前我没有多少更深的体会，到了老来也仍然没有太多的体会。直到去年秋天我经历了一件事，才真切地感到那句俗语俚语真个是至理名言！

老伴已年近七十了，是我初中同学，也算是青梅竹马。去年十月下旬的一天，老伴在一个商场购物摔伤了，我赶到时，她已被送到医院里做清创处理。看到我的到来，她大而失神的眼睛立马涌出了泪水，似乎很无助且无奈地对我说：“老黄呀，我真不中用，又要拖累你了！”我赶忙安慰说：“别想得那么多，治好伤要紧。”

她明显的伤在头部，靠近后脑勺缝了七针，淌了一帽兜子的血。最严重的是伤在左胳膊，经拍照片检查，发现左胫骨大结节两处骨折。当天下午就办了住院手续。

等到她稍微平静下来后，我才从她口中得知，她到商场是想给我买一双鞋。这时，天上乌云堆积，飘洒着毛毛细雨。在她还没有上到台阶时就滑倒了，她本能地以手撑地，但由于老年骨质疏松的原因，不仅没能支撑住身体，还造成了骨折和头部受伤。庆幸的是右胳膊还能动弹，头部也未发现脑出血……我虽然故作轻松地劝慰她，但心情仍有些沉重，因为我清楚她的左胳膊是废了，接下来还要做手术。

这些天来我一直在医院护理她，有时在家里做点可口的饭菜，给她补充营养。度过观察期的第十天，住院部通知做手术。本来想在骨折的地方打石膏的，但恐怕将来愈合不好，在医生的建议下，采用钛合金钢板内固定，尽管不能恢复到以前，也就只好这样了。上午十一点半，我同值班护士一起把她送进了手



术室。

在焦虑不安的等待中，我一时想的很多、很多……老伴二十一岁嫁到我家，我就当兵走了，她在家吃了不少苦。由于大家人口多、负担重，她在大队担任妇联主任，工作之余还尽可能参加生产队劳动挣工分；后来参加县化肥厂工作，但厂子处于草创阶段，她怀着身孕还和大伙一样清场地、打地平；再后来，因我所在的部队两次参加对越自卫反击作战，她为我担惊受怕自然是免不了的。我的两个孩子诞生，也因为这个缘故，我都没能守在她的身边伺候她一天……但她无怨无悔。三十年前，我从云南部队转业到郑州，总算是定居下来，令人没想到的是她在2012年患上了糖尿病，现在又摊上了这事，岂不是雪上加霜……

下午四点十三分，老伴被从手术室推了出来，她的脸色苍白得没有一点血色，不过精神还好，骨碌着眼珠，还朝我咧了咧嘴唇。医生特别交代，因她是全身麻醉，六个小时内，一定不能让她喝水吃东西，也不能让她睡觉，不然会带来风险。我满口应承。

好难挨的六个小时呀！药效在消退，病痛也在加剧，老伴忍不住低声呻吟起来，而且上眼皮总想耷拉着下眼皮，稍不注意就合上了。我用报纸卷了一个纸筒，时不时地拂一拂她的鼻子和面颊，然后尽量没话找话说，跟她唠嗑，防止她睡着了。

“……前天，团的李政委来电话还问到你咧。”

“嗯。”

“记得离队那天，他送我们到军营门口，你还淌了眼泪呢。”

“到哪儿住长了都一样，随军告别家人时我也哭了，我这人感情脆弱。”她两眼呆望着天花板，陷入了沉思，继而幽幽地说，“我随你到部队去，也是万不得已的，就拿那次大孩生病住院来说，真是为难死我了。”

确实如此。那一次大孩得了大叶子肺炎，送到信阳市医治，可就在第四天头上小儿子在家里患了感冒，发烧、咳嗽、哭闹不休。照看孩子的姨侄女也还是个孩子，在电话里她急得嚷着要回乡下的家。在孤立无助的情况下，老伴没



## 我家的柿子树

等大孩病看好，就万般无奈地领着他急匆匆出院了。其时，我远在滇南的军营正为团首长写汇报材料，因最近昆明军区首长要来部队视察。我收到老伴拍来的电报，心里知道是怎么回事，却不敢拆……

“其实我也不想你随军，我想留个‘后方基地’，一旦宣布转业我就随你去。”

“我知道，要不你提副营都两年了，我才随的军……哪晓得又遇上打仗，那边境上的枪炮就像在耳朵旁炸响，叫人提心吊胆的。”

看到她的嘴唇有些发干，我用棉签蘸了点水给她润了润，接过她的话茬说：“当军人的妻子就是不容易，意味着要多付出好多。你在随我转业到郑州后，也没少遭罪，租房住，孩子小，工作一时难安排，那一阶段也是挺难的……嘿嘿，别睡着了，可不能睡啊！”我一边提醒着她，一边用手指拨了拨她的眼皮。

“几点了？”她问。

我看了一下表，鼓励她说：“快八点半了，再坚持一下。”

“这事，你没跟孩子们说吧？”

“没，”我歉疚地解释道，“我想等你稳定后再告诉他们。”

“别，他们都有自己的事，让他们忙去吧……有你在，我比谁在这都放心！”

六个小时终于熬过去了，我按照医生的嘱咐，喂了她一些小米粥和水，她便沉沉入睡了。

老伴这次住了二十多天的院，中间也有几回痛得她白天黑夜都睡不好觉。有时夜里一两点，我也只好陪着她在走廊里、电梯间转着圈儿走来走去。实在没办法了，我也骗骗她说痛是好事，说明有感觉，不痛不痒那是骨头没长住，反倒不好了。这时，她就睁大眼睛问我：“你说的可是真的？”在得到我的肯定答复后，她的面上便露出了一丝喜色。

如今五个多月过去了，春天踏着节令的节拍也早已来临，窗外百鸟啁啾、桃李争春，我愿她在这明媚的春天里也日渐好起来。

2017年3月2日





## 入 社

1954年春，我的家乡豫南农村在全国形势的影响下，兴起了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高潮。我们家就是在那个时候入社的。这年秋天，社里的粮食获得了大丰收，新碾的平滑如镜的稻场上堆满了小山似的稻谷，翻了身的农民手捧着黄澄澄的谷粒儿，一个个都笑逐颜开。

这天是分粮的日子。一大早，我母亲在左邻右舍的招呼下，也拧了一条麻袋，兴高采烈地往分粮地点——稻场奔去。稻场上已经挤满了人，熙熙攘攘的，像赶庙会似的。一杆油黑发亮的大秤悬挂在新做的木头架子上，社长邓鹏亲自掌秤；会计、保管员、记工员等人忙着给大家灌包、过秤、登记，同大家一起分享着丰收带来的喜悦。母亲一边亲热地和熟人搭着话，一边静静地等待着叫自己的名字。但等到日出八竿子高了也没听见叫，眼瞅着分到粮食的人，大袋扛、小袋背的离去，稻场上集聚的人已少了许多，心里未免有些发急。趁社长喝水的空儿，她赶忙上前问道：“邓大哥，麻烦你看一下我家该分多少粮食？”社长是个眯细眼，不太好使，他把粮簿子凑到鼻子尖，看了几遍才看清，面上不由现出为难之色。他用手指搔了搔耳朵根，半晌才说：“你家的这份粮还得等一会才能领。”母亲的心一阵紧跳：“咋个？”社长没奈何，只好吐实说：“你家没劳力，仅靠你一人干活，按说分不到多少粮食。不过，类似你这种情况也不止你一家，究竟该咋样分法，社里还要研究一下……”母亲没等他说完，泪花就在眼里打转转了。她尴尬地退到一边，满肚子的委屈如同腌菜缸揭开了盖——直冒酸气儿……她清楚地记得，在今年春上，也就是现在的邓社长（当时任互助组组长）来家动员入社的情形——

社长说：“大妹子，入社好哇。有活大家干，有饭大家吃，走集体化道路



## 我家的柿子树

要比一家一户过独木桥强！”

“那入社都入些什么呢？”母亲心里有些矛盾，不安地问他，“像我家这仨孩子都还小，都是吃闲饭的，入了社，不给社里添累赘吗？”

“不要紧，”社长大包大揽地一挥手说，“有了社，你怕什么！一人有困难，众人搭把手就过去了。”

接着，社长又把入社该入哪些东西耐心细致地做了一番解释，譬如：什么是“生产资料”啦，什么是“生产工具”啦，等等。其实母亲就记住了，入社就是要把田地、大农具、大牲口交出去，人在社里劳动，由社里分给粮食。

那时，我们家的日子还过得去，父亲在镇上做生意，行的是“顺水船”，前一年才花了四百块银圆在乡下租赁了几亩水田，雇人代耕，并且还买了一头大黄犍……到动员入社时，父亲已成为“公家人”了，在供销社里干事。看样子入社已是大势所趋，社长又把入社说得那么好，父母几经权衡，终于同意入社了。

集体入社那天，唢呐高奏，锣鼓喧天，在涌动的要求入社的人群中，母亲把怀揣的裹了一层又一层的田契和牵来的大黄犍一股脑儿地入了社。也许是被现场的气氛所感染、也许是怕入得不彻底，临了，母亲还抹下脖子上戴的银镯子，问人家要不要；还说家里有一把黑洋布伞，是不是也拿来入了……负责登记的人表示，这些东西社里不要，但对母亲的思想觉悟很赞赏，当即表扬了她。母亲觉得脸上很有光彩，笑成了一朵花。后来那副银镯传给了我爱人。我也就此事询问过母亲的真实想法，母亲平静地说，我想，将来啥事都要指望社里，人就入个干脆，不能藏着、掖着，叫社里吃亏。

这会儿，母亲望望手里空瘪瘪的口袋，再望望人欢马叫的分粮场面，禁不住一串酸泪夺眶而出……

一个上午，母亲都在生闷气，午饭几乎没有动筷。她想找父亲诉诉，不凑巧，父亲又到县里进货去了，只好一个人干坐着唉声叹气。日头渐渐偏西了，在屋子里撇下一片阴影，显得有些昏暗。就在这时，大门外传来了人声：“大妹子，大妹子在家吗？”“啊，是社长！”母亲慌忙应声道，“在家哩。”跟



着人就进了屋，只见社长扛了一大麻袋粮食，被压得呼哧呼哧地直喘气。随他前来的还有会计，手里也拧了一布袋粮食。邓社长卸下肩上的粮袋，揩了下脸上的汗水，说：“大妹子，我们给你送粮食来了！这两袋稻谷，总共是二百四十斤，一会儿再让会计给你算算。”我母亲破涕为笑，有点不好意思地说：“能分上一点就不错了，还算啥子账哟。”社长却一本正经地说：“账还是要算的。这粮食是按三份分的，一份是入社时按投入的物资由社里作价，按比例分的；一份是口粮，是按人头分的；再一份是按投工多少，即参加社里生产的劳动日分的。粮食可能欠缺一点，但到了青黄不接时，社里还会想法接济的。现在总归是新社会了，社会主义不兴饿死人！”社长的最后一句话说得斩钉截铁，让母亲大为感动。她深信这世道真的是变了，从此也更加坚定了走集体化的道路。

到了八十年代，农村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分田分地真忙”，颇有点“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味道。联系到眼前的情形，母亲有时也还和我们弟兄几个唠唠她以前入社的事。我想：她是不是对当年把田地和耕牛一齐入了社，感到有些后悔了，便故意说：“如果你当年不入社，说不定我们的家庭早就发了吧？”没想到她对此却不以为然，她说：“此一时彼一时嘛，那时幸亏是入了社，要不是有点‘活命粮’（口粮）可领，咋能渡过自然灾害最严重的三年困难时期哟！再说了，不入社，也躲不过以后的政治运动呀，一会是铲除‘小自由’，一会是‘割资本主义尾巴’的，你们兄弟几个能不受影响？一个个还想入伍、入党、提干、上大学哇……”我相信母亲讲的都是实情，这也许正应了老子所说的“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那句话吧。

2007年3月4日



## 饭 票

饭票，在二十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大行其道，凡是有公共食堂的地方，都是凭饭票供应饭菜。它融菜金粮油为一体，实行标准定量。如今，饭票已成为历史的陈迹，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各样的卡，卡的价值是以含金量的多少来衡量的，并没有其他更多的限制。但历史的过往总会给人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记。

冬至过后，晴好的天气就少了，雨夹雪接踵而至，断断续续的，差不多要下到春节哩！学校还没有发寒假，往往还需坚持个把月，才像打开鸟笼子一样把鸟儿放出去。每到这个时候，时慕春就特别的想家，想父亲……更何况，他马上就面临断粮了。由于上个月背到学校的麦子换取的一沓饭票，因计划不周，“寅年吃了卯年的粮”，已所剩无几了。他想，父亲若是来不了，无疑是要挨饿的。他也曾想过向同学暂借一点，可是一来考虑同学手头不多，借不出来；二来自己好面子开不了口。近几天来，他就为这事而犯愁，有些没精打采的。看看天气越来越糟糕，从学校操场望出去，田野的沟沟坎坎已经填满了鱼鳞状的积雪，通往附近村庄的道路一片黑污，布满了泥泞。他不禁又犹豫起来，他不希望父亲在这个雨雪天气，跌跌撞撞地爬上十几里的山路给他送粮来，一旦他出个啥意外，家中可就倒了顶梁柱啊！“忍一忍”“省一省”，是他想到的最好的法子，待到天放晴时，父亲也许就“不请自来”了。

上课的铃声响了，这是一堂语文课，讲的是毛泽东的诗词《沁园春·雪》。语文老师讲得很生动、很精彩，激情勃发、神采飞扬，一会儿就把他带入了那个极其雄浑壮阔、瑰丽无比的境界。窗外的雨全凝成了雪，偌大的雪片，漫天飞舞。同学们跟随着老师，悠扬顿挫地朗读着：“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第三节课也上完了，到了学校食堂开饭的时间，时慕春手捏着二两饭票踉跄地有点迈不开腿：“二两饭票能买个啥子呢，只能买个小馒头，就是买一碗面汤也得一两票吔！”他打算等一等，挨到同学们打罢饭再去，免得同学笑话。就在这时一个熟悉的身影扑入了他的眼帘：一位身着黑面对襟袄、大裆裤的瘦弱老人，靠在水泥台乒乓球桌边，大口地喘着粗气，桌案上放置着一条灌得满满的布口袋……他赶忙三脚并作两步地跑过去，失声地喊了一声：“爹……”他爹拭了一把脸上的水珠，露出了一丝爱怜的笑容，摩挲着他的头说：“慕春，让你受苦了，走，爹给你交麦去！”“爹，不用忙，先吃饭吧，等会儿再交不迟。”时慕春瞅着爹脚上一双半旧的解放胶鞋糊满了泥巴，心疼地拽着他的袖子说。可父亲却说：“不用了，我还得赶回去给牲口棚出粪呢。”见拗不过父亲，他只好把父亲领到学校总务处，经过磅秤，这袋小麦足足有一百二十斤，然后又换成了一沓饭票。如果按照正常配量计算，够吃上两个月。父亲叮嘱他道：“你现在上高三，正是冲刺的关键时候，千万别克扣自己，饭，无论如何要吃饱。快过年了，放假就回来，你娘想你，全家人都盼着你咧！”时慕春早已哽咽地说不出话来，好半天，才讷讷地冒出一句：“爹，你也别太劳累，多保重！”

父亲肩上搭着那条空袋子循着原路走了，那佝偻的身影愈移愈远，渐渐地变成了一个小黑点，消失在了山坳那边。

雪似乎下得更加恣意，铺天盖地，把人世间搅成混沌一团。时慕春伫立在原地，久久地张望着，两泡热泪止不住夺眶而出……



## 全驴汤

城里人爱吃稀罕。城南根儿新近又开了一家全驴汤店，据说那汤是八百年前的老汤，沾有洞八仙之一张果老骑的那头毛驴的仙气，喝上一口全身通泰，具有补充精血，益寿延年之功效。一时吃者如云。一天，一位高瘦的老头来到店里。他装束平常，光头，着白布衫，黑裤，脚上一双塑料凉鞋像两只船。他显出几分疲累，风尘仆仆的样子。他据在靠角落的一张桌子坐下。几位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服务小姐，虽然才从农村招聘来没几天，却也有些势利眼。一个个朝他翻着白眼珠珠，撇着通红的嘴唇，那意思是说：你吃得起吗？谁知那老头擂了一下桌子，分明在喊道，“来一碗全驴汤！”管他呢，任谁的钱还不都是赚。想到这儿，一位扎着马尾辫的胖妞，马上换上一副笑脸，上前问道：“就要一碗汤吗？要不要切一盘熟驴肉，再来一瓶啤酒？”老头儿略微思忖了一下，便说：“中！啤酒就不要了，来二两老烧吧。”胖妞儿款款地去了。一会儿，汤、酒、菜都上来了。可是，老头并没有急于动筷，而是像瞧稀罕似的盯个目不转睛。这情景，不禁使服务小姐感到好生奇怪，也惊动了掌勺的大师傅。他跑过来，揩着油腻腻的手，小心翼翼地问道：“看来你老是个吃家，有什么不妥帖的地方吗？”老头儿眯细着眼打量着他，问：“你家老板呢？”“他这会儿不在，有啥事给我说，一样的！一样的！”“那好吧。”老头跷起一根指头，点着汤，说：“先说这汤吧，全汤熬出来应是泛白的，可你这却像清水一样，看来是边熬边掺了水的。熬的火候也不到功，根本没有飘起沫，就盛了。再说这驴肉——”他这才用筷子拨拉了一下肉片片，接着说：“不鲜活，好像闷杀的驴，杀驴不放血，不是死驴么？！”大师傅甚感惊讶，佩服地连声夸道“高！高！”他凑近老头的耳根：“不瞒你老，这驴确实是闷杀的，昨天晚上才牵来……”老头“哦”



了一声，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把你老板叫出来吧，我教点他真法。”大师傅还真的把店老板喊出来了。这是一位年轻人，身着牛仔短裤，牛仔背心，粗壮的脖子上挂着一串吉祥链。不知咋弄的，他的右眼青紫青紫的，像贴了一块月亮牙子。老头哈哈一笑，从衣兜里掏出一块马蹄铁，也是月牙形。他说：“你还有什么话说？我就是在北市场赶驴卖西瓜的老孙头……”

年轻的店老板面容顿时失色，抬手想捂住那只受伤的眼睛，已经来不及了……

怀念我们的父亲——第五卷

## 皇甫三部曲

从部队转业乍到地方还真有点不适应，不仅薪水挣得少了，职务安排还降了一至二级。可是看看周围有的转业干部过得也挺滋润，还颇有点“时来运转”的味道，想想随着时间的推移，自己眼前的景况也许会改变的。1987年，刚从部队转业回来的某基地研究所主任皇甫欣当时就是这样想的。

皇甫欣在部队是一名电子对抗技术业务干部，级别为副团职。回到地方基本上算是干老本行——电子信息技术研究，职务定为开发部主任，则是一个科级。不过，他仍然干得很欢，因为整个大环境都是如此。想到一家人从此能有个安稳的日子过，心里也就坦然了。日子在平静中打发和度过，转眼过去了四年。在皇甫欣心中激出微澜的，是这一年冬季所里要提拔一名副所长，级别是副处级。他的呼声很高，自己也有那么一点“非我莫属”的自信。但最终结果却出人意料，“官帽”落到了晚他一年到所里的一名副营职干部的头上。此人在部队当过政治教员，能说会道是没说的，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爱三天两头往领导那里跑：下棋、喷壳、喝酒。领导喜欢这样的人，把他提拔上来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但让皇甫欣感到气不平的是，就在上级组织部门来考察的那天下午，所长对他说，我上午在某饭店开会，将一条米黄色的羊毛绒围脖丢到了会议室，你去帮我找找，话说得很客气。饭店很远，他骑着自行车去，骑着自行车回。他有些歉疚地告诉所长，到处都找了，也问了，就是没找到围脖。所长的话依然说得很客气，没关系的，没关系的，你已经尽了力。确实，丢了一条围脖也算不了什么。这时，组织部门已考察完毕，打道回府了。第二天，所长脖子上围着



的仍是那条米黄色的羊毛绒围脖，难道他又买了一条一模一样的围脖吗？他没好意思问，也没放到心上。等到他的那位“战友”的任命下来，他才恍然大悟：那是一条永远找不回来的围脖！让人痛心的是，新上任的副所长没干几年，就栽了。因为经济问题，他被纪检部门宣布“双规”了。此时，距离老所长办理退休手续的时间不长。

## 二

皇甫欣终于当上了副所长。那是1995年秋，已经到了他提拔这个职务的临界点：四十五岁。当时社会上流传这么一句话：“四十七八，干也白搭！”不过十年的光景，五十五岁就该退居二线了。

这一天到来得有点早，皇甫欣五十三岁就要求退居二线了。当时新颁布了一个干部政策：在实职副职位置上干满八年的，本人愿意提前退居二线，可以考虑安排一个正职虚职，即享受正处级待遇。他想到自己就业务能力和身体状况来讲还能干上几年，但在年龄上显然不占优势，既然有这么一个机会又何乐而不为！于是，就向所机关支部书记提出了口头申请。龚书记也很爽快，立马用打字机给他打印了一张申请报了上去。

在等待批文期间，某个城市的同行向所里发来邀请函，邀请所里一名业务干部参加信息交流协作会。所长这时恰巧不在，好像是休假了，所里工作临时指定由龚书记负责。他找到皇甫欣商量说，本来，我也想去听听，学一学新知识，可是眼前一大摊事，走不开，还是你去吧。我让人给买机票，派车送你到机场。说实在的，这几年，皇甫欣多次参加过类似的会议，已经有些习以为常了。但他还是为龚书记的一番话所感动，便欣然前往。

来去十来天的会议开得很顺利，但问题出在他下飞机之后。夜深，皇甫欣一手提着公文包，一手拎着一大捆资料出了机场，抬眼四处瞅瞅，就是瞅不见所里的车子。他想，我已经给龚书记联系过，并且他答应派车来接的呀。于是，再联系，谁知龚书记的手机不是关机就是忙音。直接跟司机小侯联系，说是龚所长（？）正在陪客人吃饭，这辆车是保障他的，不能随便动。皇甫欣一听，



心里很不是味，可也无可奈何，只好打的回家。

原来在他出差的第三天，他的批文就下来了，跟着龚书记接替了他的位置。因为按编制，所机关不设专职书记，只能是兼职。这样，龚书记就算是提了一级。用他自己的话说，那是“实权”的一级。“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他就是要在皇甫欣的头上，一来检验一下他的权力棒灵不灵，二来也不想日后别人同他争车子坐。在弄清缘由后，皇甫欣的心冷得像一下子掉到了冰窟里，赶紧收拾东西走人，再也没到所里上班了。

### 三

把皇甫欣再次请回到所里是在今年春上。这时，所长另有任用，拟调到一个新建的电子元件厂工作。从去年起，上面就干部任用政策作了改革，即公开选拔。大体环节是：群众推荐、本人演讲、评委打分、组织考察、公示、任命。这次龚副所长准备竞争的位置是所长。前几关，他虽然过得有点不容易，但总算是过了，现在只剩下组织考察最后一道关口。他要把工作做得万无一失。就在组织部门去考察的前一天，他亲自给皇甫欣打来电话，先是嘘寒问暖一番，再问问孩子的情况，最后拜托又拜托地请他在组织考察时多多美言上几句。皇甫欣本想推辞说有事，就不去了。可他再三强调，上级部门通知一个也不能少，何况你还是在职人员呢，并且暗示说，你那在大学读电子计算机系的姑娘，毕业后找工作，他愿意帮忙，甚至安排到所里都可以。

就这样，皇甫欣迈着机械的步子走进了对他似乎已有些陌生的研究所。

人们对于他在这个节骨眼上来到所里，都感到有些意外，说不上是欢迎还是不欢迎。但龚副所长却是热情地递烟、上茶，老领导长、老领导短地喊个不休，嘴甜得跟八哥一样。

组织考察完了，过后不久任命也下了。但不是龚副所长。也许是他这一关没过好，也许是组织上经过反复权衡、慎重考虑，觉得他不适合担任这一职务，就另外选派了一名年富力强、懂业务、会管理的干部当了所长。

皇甫欣于事后听说，龚副所长气得七窍生烟。一次酒喝多了，他大骂一些



人是“两面派”，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本来答应好好的，扭过脸则垫他的“黑砖”，等等。对此，皇甫欣只有摇头苦笑。平心而论，他是实事求是的对组织讲的，并衷心地希望龚副所长能改掉缺点毛病，当一个称职的、深孚众望的好所长。如今看来，他这后面的一句话亦是多余的。

怀念我们的父亲——黄开厚



## “只要一息尚存，必定为革命奋斗”

——缅怀唐义贞烈士

福州，距离鼓山风景区不远，有一座新落成的“福建人民革命历史纪念馆”。应同行之邀，二〇〇〇年深秋，我曾有幸前往参观了一番。

纪念馆的设计新颖，占地面积很大，且环境甚佳，依山就势，层林如翡翠屏风展开，更衬出一种庄严肃穆。

馆内陈列的文物、图片、雕塑以及声光电动的影像很多，令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无论是昨天还是今天，我徜徉其间，都被福建革命志士、共产党人坚韧不拔、一往无前为人民创大业的精神所感动、所鼓舞。尤其使我受到巨大震撼的，是陆定一前妻唐义贞烈士的牺牲。站在她的雕像前，读着文字介绍，我不禁泪眼模糊，一股悲怆骤然涌出。

屈指算来唐义贞烈士诞辰已九十三年了，可是她牺牲时才二十五岁，那是花一样的年华，却凋谢在凄风苦雨的年代。她是湖北武昌人，生于1909年，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曾在汉口江岸铁路从事过工运。以后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与当时驻少共国际代表陆定一相识，结成伴侣。不久，由于国内革命斗争的需要，她与陆先后回国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1932年初，唐义贞任中央卫生部卫生材料厂厂长，在此期间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时她已成为一名成熟的革命者。和她共过事的人都称赞她是一位有魄力、有胆识、泼辣能干的女干部。然而令人想不到的是像她这样的人居然屡遭王明路线的迫害。王明一伙先是撤了她的职，后又无故开除了她的党籍。1934年主力红军开始长征时，又将她调往瑞金附近的中华苏维埃中央办事处工作。同年10月，中央机关疏散，她被留在根据地打游击。这表面的原因是她已怀





“只要一息尚存，必定为革命奋斗”

有几个月的身孕，分娩在即，不便于随大部队行动。其实质是王明一伙捣鬼，在政治上不信任她。原来王明一伙在苏区极力推行“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以后又发展到宗派主义，即对那些凡是对“左”倾路线产生怀疑、不满或执行不力的人都栽上莫须有的罪名，扣上种种大帽子予以残酷打击、无情斗争。唐义贞不仅对王明一伙流露出的不满和愤慨，还对“毛派头子”邓小平给予同情和帮助。这样，决定将她留下来也就不奇怪了。1934年冬天，唐义贞辗转到了福建长汀，在一农户家生下一男孩，取名小定。其中的意思既含有她对陆定一的深切思念，也含有她坚信革命一定会成功的希冀。产后第四天，她将男孩托付给房东，又踏上了革命的风雨旅途。

1935年1月，一个阴霾密布的日子，唐义贞所在的游击队，遭国民党军队和还乡团的围困。突围后，她又遭叛徒出卖而落入虎口，敌人对她施用了种种酷刑，试图撬开她的嘴，寻找到游击队的行踪，但她坚贞不屈，决不肯吐露半个字。敌人恼羞成怒，竟灭绝人性地将她剖腹杀害。瞬间，青春的热血染红了长汀四都下赖坝，染红了漫山遍野的杜鹃花。唐义贞烈士以她年轻的生命实践了她曾与战友相约立下的誓言：只要一息尚存，必定为革命奋斗！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85年长汀县政府决定建唐义贞烈士墓，陆定一闻讯，即致函表示自己出钱，自撰墓志铭，以慰忠魂。他在碑文里写道：“……唐义贞烈士是我最亲爱的亲人，我的知己，我永远怀念她，学习她，也教子孙这样做。”这是何等的哀切而又情长啊！

现在，唐义贞烈士的墓立在长汀城外的罗汉岭。千古高风万人仰止，若再有机会，我一定前去以鲜花俎豆献于墓前，以寄托我对革命先烈的敬仰和哀思。

## 拜谒将军墓

许世友的出生地原属光山县乘马岗区许家洼，现为新县田铺河乡河铺村许家洼，距离新县县城约有二十多公里，全是山重水复的山路。过去的公路仅能通到田铺，1985年10月22日许世友病逝，经毛泽东生前同意，邓小平批准，特许其遗体运回家乡安葬，这才拓宽修通了道路，并全部铺上了柏油。

关于许世友生前和临终前要求把自己的遗体运回家乡，埋在母亲的身边已经有了不少传说。传说之一是许世友曾许下宏愿，生当为国精忠，死要为母尽孝。他的母亲是一位极其普通，同千千万万中国农村妇女一样，有着善良、勤劳、淳朴的传统美德，丈夫死得很早，一人独自拉扯着八个孩子，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五六十年代，当许世友已官拜上将，成为赫赫有名的“一路诸侯”时，接她进城享清福，她却住不惯，始终惦记着家中喂养的鸡、鸭、鹅没人招呼，因此食卧难安、忧郁得病。但当把她一送回老家，她的病痛立刻全消。这中间，许世友探过一次家，在苍茫的暮色中，他竟看到他的母亲弓着腰，吃力地背着一捆拾来的干树枝，一步一步挪过山坳……将军不由大恸，立即扑倒跪在母亲的面前，泪流满面地说：“孩儿不孝，我死后一定要为你尽孝道……”许世友的母亲是名副其实的操劳一生，辞世的那一刻还在纺线，纺车上未纺完的半个棉穗留给儿子作了永久的纪念。“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将军要求死后陪伴母亲也在情理之中吧。传说之二，许世友的父母在世时，收留过一位贫病交加的游方道士，这位道士在他家一住三年，在他们的精心照料下病体得以痊愈。临别之时，许世友的父亲与他依依不舍，含泪相送十里，感动得道士又折转头来，给他指了一棺地，附耳低言：“得此地者，日后必成气候……”莫非此话应在许世友的身上，并给许世友带来终生挥之不去的影响？传说之三，带点时代色彩，意思是说许将军非常热爱他的家乡，但又深为家乡的贫困而焦



灼不安。他说，我生前是为国家为全体人民服务、办事，不能以公徇私，单单照顾家乡，死后要为家乡做点贡献。他决定埋在家乡，是为了拉动家乡的一方经济。这一点连开车的师傅也深信不疑，他以万分敬仰的口气对我们说，将军死后还在为家乡人造福啊！不要小看了这条旅游线的开通，它带动了百业兴起，像观光旅游、餐饮服务、商品贸易、交通运输，等等。更重要的是打开了观看外面世界的窗口，促进了人们观念的转变。“山里人”也不甘落后，在想方设法，奋起直追奔小康。我想客观情况虽然如此，但将军生前未必能料到，这应得益于两点：一是将军的人格魅力；二是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好。

车子在拐向一个山嘴时停住了，一道简易的门楼搭在路口上，上面挂着字匾，清楚的书写着：许世友将军墓园。旁边还竖有一块告示牌，提醒人们下车步行，以示对将军的尊重。

在购了门票之后，我和小侄急急匆匆地向内进发。一段不太长的柏油路紧傍着山边，绕过一个小村庄和一个稍大一些的村庄，在一个两山相夹的凹处，我们第一眼看到的是许世友的半身雕像。大概是依照授军衔时的照片塑的，将军威武而不失谦和，短粗的眉毛，平视前方的眼睛，紧抿着的厚嘴唇，无一不透着久经磨炼的军人气质和将军的风采。雕像的背后，就是将军故居，中间有几道半圆形的花坛。其实将军的故居正面仅占一间门脸，紧靠着左边的山崖。右侧的两栋房子一字排开，是后来盖的，样式和当地住屋没有什么两样，坡形的青砖瓦屋，间步不是很深。第一栋房辟作将军收集的万枚毛主席像章展览，这是文革“造神”运动中带来的副产品；像章拼成“忠”字、“心”形或中国地图或地球的图案，挂满了三间屋子，式样各异，种类繁多，制作的材料因年代、反映的事件不同也各不相同，比较全面地展现了那个特殊年代的一段特殊历史。也充分表达了将军对毛主席的那份特殊的感情，剖白了他对党和人民的赤胆忠心。第二栋房子是用作将军生平事迹展览。将军出身农家，境况悲苦，八岁走出深山，入少林寺作杂役，学武功，长达八年。十六岁从军，二十一岁投身国民革命，加入共产主义青军团。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返回家乡，参加土地革命，任农民自卫军炮队队长，后参加黄麻暴动，并转



## 我家的柿子树

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他曾七次参加敢死队，两次任敢死队队长，多次负伤……是一位真正从士兵成长起来的将军，是于革命有大功的人，因而受到万人景仰。第三栋房子，即将军故居。一进门就是供着祖宗牌位的堂屋，从侧门进去，是四间相连的屋子，依次是厨房、父母的卧室、放置杂物的仓库、许世友本人的卧室。1905年2月28日，许世友就出生在这里，在众多的兄弟姐妹中，他排行第三。估计当时他的第一声哭啼，并未作英雄状。因为眼前的房子是王树声大将于1950年回麻城探亲时，顺路探望许母，看到她住的房屋实在太破旧，个人掏钱让她重新翻修的。试想他们那时的家境又能好到哪里去呢？况且八年后许世友又作了游方的武僧！堆杂物的那间屋子，现在搁着一口棺材，是就地取材做的，不甚大，也油漆好了。墙上挂的玻璃镜框嵌有许世友去世前写给曾在当地工作的大儿子许光的一封信，说明了棺材的来历。信的大意是，他已经七十多岁了，再活个五六年，十几年，人总是要死的，这是自然法则，现在也该考虑后事了。他再一次表示生要为国精忠，死要为母亲尽孝道，死后不准备火化，要把遗体运回安葬，埋在母亲身边。他特意给许光寄了五十元钱，叮嘱儿子给他定做一口棺材……后来，这口棺材没有用上，就摆在这里，供人参观……最左边的那间卧室，摆的是一张四条腿的老式木床，床上垫着稻草，铺着篮格的土布单子；窗前立着一只卧柜，上面有一盏陶制油灯。从窗子伸出手去，可以触摸到长满绿苔的石岩，一阵阵潮湿的凉气便顺着手臂传过来。许世友探家时，曾谢绝县委和县委政府的安排，执意要睡在这间屋里，陪一陪母亲聊一聊家常……今天，当我们摸一摸那床单，或许还能感受到将军的体温；给油灯添一添油，或许还能想见摇曳的灯光下，一位身着戎装、身经百战的将军与白发苍苍的老妈妈共话家长里短的情景……啊，啊，这就是我们将军的性格，这就是我们将军坦荡的胸怀，这就是我们将军的拳拳赤子之心！将军的高风亮节，我们从这些点滴中不是也可以窥见一斑么？

将军的下葬处是在右边的山坡上，在小侄的引导下，我们沿着石阶，翻过山脊，再折向那里。那是一块人工整理出来的平地，三面都有挖掘的痕迹，墓前是树，墓后也是树，多是松、杉，皆有碗口粗细。坟头，是用花岗岩石砌成



圆形，坟前立有一块石碑，碑的上方缀有一颗红五星，碑体书写着“许世友同志之墓”，显得庄重简洁、朴质无华。墓的周围摆放着一些单位、团体或以个人的名义敬献的花篮、花圈。有几拨走在前面的人在燃放鞭炮。我花二十元钱从小贩手里买了一束鲜花，毕恭毕敬地献在将军的墓前。我在沉思默想：将军魂归故里，就静静地躺在这里。他的一生轰轰烈烈，犹如霹雳闪电，黄钟大吕，到今天似乎也该盖棺论定了。细数往事并不如烟，但将军已逝，岂不痛哉！

许母的墓与将军的墓相距约有二三十米，在其右侧的山岭上，墓前有一条石板小路。墓，没有专门用砖石砌，同四周许姓的墓大体一样。墓碑是青石一块，宽约一尺，高约两尺，砌在墓里。许世友生前可能已经看到母亲的墓两边再没有了空地，他原打算将自己的墓穴选在下方的土坎中，并移栽了一棵棠棣树作为记号，但后来因为坎下修路，未能实现。现在棠棣树还在，已经长得像根旗杆。围绕这棵树，还生长有五棵高大的松树，亭亭如盖。墓园管理人员在上面钉了个小木牌，命名“五凤松”，不知有何深意。站在许母的墓前放眼望去，由西到东横亘着一组绵延不断的高山峻岭，山上的生态植被很好，长满了繁茂的竹树，像一架巨大的绿色屏风。据介绍，山那边就是湖北省麻城市的地界。山下有两口池塘，对着将军的故居，其中一口荷叶田田，花未谢，莲蓬已可采摘。池塘以下，是一块块正秀穗的稻田……我曾向当地的老人探问过，许世友的父亲葬在何处，他们都说，许父死在新中国成立前，家里又穷，且兵荒马乱的，只能是草草下葬，现在已无法弄清其确切的位置。由此看来，风水之说纯粹是无稽之谈。许世友的家乡——许家洼是美丽的，但类似的好山好水，在整个大别山区可以说是随处可见。人民富足了，日子好过了，看山，山入画；看水，水成景。若是一味地贫穷落后下去，还不是依然的穷乡僻壤，满目的穷山恶水吗？

不过，我想，有许大将军这杆大旗作引领，生活在这片热土上的人们，一定能够使自己尽快地富起来、强起来，使山水变得更加可人意，不会留下太多的遗憾。



## 贵州的山·贵州的人

### ——回忆在贵州的军旅生涯

往事如烟，想不到二十年后，我又重返了这片神奇的土地，勾起了我那久远的记忆……

二十年前，我在“山之国”的贵州当兵。这里气候温和，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处处是“山水楼台花满枝”，很令我这来自大平原的新兵蛋蛋兴奋过一阵子。但是不久，我们就发现贵州很穷，确与过去流传的“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口头语相去不远。接踵而来的，我便有一种失落感，思家之情与日俱增，久久排解不开。这时多亏了班长发现了我的思想“苗头”，经常予以开导，才使我安下心来。

班长名叫胡国军，布依族，来自贵州省的一个边远县份，汉话说得不大好懂，例如常把“吃”说成“刺”，把“搞”说成“绕”，把“牛”说成“殴”，等等，惹得我们哄堂大笑。可是你笑他不笑，还一本正经地说：“笑什么笑，是不是‘刺’（吃）了笑米粑粑啰？”转而自管自地哼上一段家乡的山歌调，那曲调很好听，也很缠绵，可惜其中的含义我听不懂。不过由此可见他思家的情绪也是很强烈的，只不过他比我们早当两年兵，又是班长，学会了自我抑制罢了。班长真正做到了思家不言家，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对我们新兵可谓关怀备至。经常抽空教我们打背包，训练开“小灶”，帮我们打洗脸水、洗脚水，甚至夜训归来还为我们烘烤那粘糊糊、湿漉漉的鞋子。我们全把他当作兄长看待，觉得他比兄长还要亲。

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一次是我刚下连队那会，头一回跟老兵一起上山打柴。说是打柴，其实也很简单，就是把山水冲倒的枯树锯成几截，再从中





间剖开就成了。由于山高路远，每人只能扛上一块，大约有二三十公斤吧。班长告诉我，这是为了节省伙食费和冬天取暖用。也许是嫌我们肩膀嫩吧，他不让我们沾手。说是往后日子长着呢，先熟悉熟悉吧。这样一来，我们四个新兵就无事可干。闲着无聊，我想了一个点子，提议沿着山水冲出的痕迹索到山底，然后绕到上山的路口，迎接班长他们。主意不错，大家一致赞同。趁着老兵们正埋头剖柴，我们一个接着一个开溜了。谁知不到山底，我们一个个都傻了眼，原来贵州的山不像平原上的山是独立的，而是山连着山，山上有山，山下有山，撒满眼的到处都是山。怎么办呢？有两个年龄小一点的新兵，都急得快要哭起来。我一时也急得束手无策。突然，我发现不远处的坡地里竖着电线杆，便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指着说：“走，沿着电线杆走，总会寻着人家的，这样就容易回到连队了。”结果还好，天煞黑时，我们和班长在师部农场相遇了。只见他为了找我们而弄得满身泥水，胳膊上挂了好几道血口子，嘴里高兴地直嚷：“总算找到你们啰！总算找到你们啰！”事后，听说因为我们这事，班长挨了连长一顿“刮”，他诚恳地检讨了自己的失职，并为我们新兵辩解说：“这几个新兵的脑袋瓜子可真够聪明的，当侦察兵还行，他们就能把电线杆子当着路标找回连队，万一将来打仗，说不定这法子还能派上用场呢！”一席话说得连长的火气烟消云散。我心想：班长真有两下子，还很有点辩证法咧！

另一次是我们部队冬季野营拉练，徒步行军到达乌江边的一个村寨。连里分配了住房，我们班住在一位当年曾给红军摆过渡的老船工家里。他一家人对我们很热情，将堂屋让出给我们住。由于太疲乏，我们晚饭也不想吃，简单地洗刷了一下，就睡下了。半夜里耐不住饿，肚子咕咕咕地叫起来，像冥冥之中谁下了一道无声的命令，把我们一个个都唤醒了。恰在这时，老房东为我们抬进来了满满一锅香气馥郁的糯米饭，还有一大瓮水灵灵的酸菜。是吃，还是不吃呢？我们一个个望着班长。老房东也笑咪咪地望着班长，用眼睛一个劲地示意我们赶快动手。班长轻咳了一声，发话了：“‘刺’（吃）吧。”接着，又出乎意料地宣布了一条纪律，说：“都不许吭气，‘刺’（吃）了，就只当没有这回事，善后工作由我来做。”一会儿，我们就你一碗我一碗、风卷残云地



## 我家的柿子树

把一锅米饭报销了，还有那一大瓮酸菜。出发时，我发现班长将一个纸包悄悄地塞进了房东的桌柜里。路上，我问过他，他告诉我，纸包里包的是他平时节约的十元钱和五斤粮票。他还说：“群众纪律么，哪能随便违犯？不过，我们第二天要赶路，要恢复体力，有时也得灵活一点。”

这就是我的好班长，真叫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一年后，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大概是1976年春上，我已借调到团司令部通信股当收发员，这时班长干出了一件令全团瞩目的大事。那年头时兴搞“思想汇报”，班长也弄了一份，他在“思想汇报”里狠批自己“私”字一闪念，承认自己不安心服役，想回家耕两亩田、种三分地，优哉游哉地过日子，并说这是一种目光短浅，胸无大志的小农经济思想。最后表示要在部队穿一辈子绿军装，打一辈子仗云云。我对于他这种“进步”感到吃惊。因为他只念过两年小学，是写不出这样上“纲”上“线”的稿子的。再说，赶这种时髦会有什么好处呢？“思想汇报”很快在团里广播了，紧接着又上了省报。班长还到其他团作了几场报告，很是火了一阵。然而事与愿违，就像一枚石子投到水里溅不起几个泡泡，就悄无声息了。这年冬季，班长被确定复员。我奉命跟随团首长，恰巧送他们这批老兵。一列黑色长龙似的闷灌火车蜿蜒透迤在崇山峻岭之中，车轮吭哩咣像奏着一支单调而沉闷的催眠曲。我抱着腿，斜靠着车厢板，无语地望着摘了领章、帽徽的班长。他的情绪很低落，一双拧着眉毛的眼睛似乎在躲着我。我知道他有很多话要对我说，但又不知从何说起，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去安慰他。他的眼神里透露的是一种茫然而不知所措的光，似乎没有丝毫回到家乡，即将见到亲人的那种喜悦和欢欣，这是怎么回事呢？我终于憋不住了，移到他身边，悄声问道：

“班长，你那份‘思想汇报’是咋弄出来的？”他扭过头，定定地看了我好一会儿，才无奈地叹了一口气，说：“那是师政治部一个干事来我连蹲点弄出来的，一半是真话，一半是假话。我不像你哟，是城市兵，回去有工作，还算工龄。我是农村兵，我是做梦都想提干的。当兵人的感情都是押在家庭与国家的十字坐标上，我离家四年了，哪能不想家呢？可是，我的家太穷啊！”说着，他像不堪重负似的埋下了头。我原先只是粗略地了解一点他家庭的境况：他家



有爷爷、父母和两个未成年的弟妹，生活似乎过得下去。为了打发时间，也是为了一吐为快，就在列车穿过隧道的当儿，他又重新拣起了话头。他缓缓地说，他的爷爷已经很老了，得了老年痴呆症，生活不能自理，父亲今年初在山崖上点种苞谷摔折了腿，至今不能下床。一家生活操持全靠母亲和两个弟妹。他还说，我那里也没有水田种，主粮就是苞谷、洋芋，大米饭常年是见不着的。我想提干，一方面想帮助家庭解决一些困难，更主要的是想让两个弟妹能上上学，长大了，别像我斗大的字，认不了一箩筐……说到这里他凄然一笑，面上现出了愧疚之色。我哑然了。车门外，只见群山如屏，凸现着嶙峋的乱石，丛生的杂树；剪不断的江流，像飘忽不定的白绢，在无限地拉长和伸展……一切的一切，似乎都在急速地旋转着。我在想：兵之涯，也许就是人生旅途的一个驿站，那么下一个驿站呢，特别像班长这样定在何方？我不敢想下去了。

记得车到站了，我因为要招呼别的事情，提前与班长告别。他见到家乡熟悉的山水，情绪显得活跃了一些，对我说：“别担心我，我毕竟在部队受了几年教育嘛。你出门在外，要注意照顾自己。在部队好好干，可不能给我们班丢脸。”这时，我的眼眶盈满了泪水，差一点儿滚落出来。趁他转身的时候，我学着他当年的样，把五十元钱和三十斤粮票偷偷地塞进他那小小的背包……

……

二十年了，我们的国家和社会在经历了一段艰难曲折之后，终于步入了改革开放，快速发展的轨道。贵州的城市在变，农村也在变，人们的衣着、住房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城市的高楼大厦布满山上山下，即使是大白天，也忽闪着流光溢彩的霓虹灯；各种车辆如流水在纵横交错的道路上疾驰。乡村新盖的石板房、瓦房、水泥楼房星罗棋布，舒适而又宽敞。男女老少衣着鲜艳、肤色健康。尤其是孩子们，一个个打扮得像刺梨花似的，也能背着书包，唱着歌儿上学去。到处涌动着生机和活力，到处洒满雨露和阳光。我的好班长，如今你在哪里？你家的生活好起来了么？我相信在改革的大潮中，你决不会甘当弱者，我相信你会和大家一样好起来的。

我衷心地祝福你。

2006年5月12日



## 当兵轶事

在平原很少见到山，但在贵州却是山连着山，峰回路转还是山，我曾在驻贵州部队中服过近十年役，对山有着深切的体验。

新兵连训练结束后，我第一次和大山亲密接触，是在贵州的平塘县，我们部队在那里有一个农场。说实话，到农场搞生产劳动是我没有想到的。那时中苏两国军队在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才刚过去不久，火药味依然很浓，不是要准备打仗么，怎么一下子就开进了农场呢？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没有什么价钱好讲的，权当在家乡多修几年地球呗！我心里想。记得我们到达平塘农场那天，天气很冷，凛冽的北风刮得人鼻子生疼，汽车在蜿蜒起伏的山路上，像一叶扁舟颠簸了一大整天，直到天一麻黑，才在一个山垭口停下，说是到了。我极力揉揉眼四下望去，除了山还是山，周围连个村庄都没见着……我正在纳闷地当儿，只听得班长一声吆喝：“大家整理好背包，下车啰！”不管三七二十一赶紧下车，各班排清点了人数，就朝一个幽深的峡谷摸爬着下去。不知又过了多少时间，才下到谷底。灰白的天空被身前身后黑黢黢的山峰撕裂成一个长长的豁口，淡淡的月光洒落下来，在我们脚下的坪地上投下斑斑驳驳的树影，几栋低矮的茅草屋（其实还称不上屋，因为四周的墙，也是用茅草和棍棒绑扎成的）孤零零的趴伏着，显得是那样的单薄、寒碜。原来这就是我们的连队！这时，老兵们已经在列队欢迎我们，他们的年纪都已不很年轻，事后听说他们大多都当了三年以上的兵。但精神饱满，声音洪亮，鼓起掌来唰唰齐，在空旷的山谷里传得很远很响。我很快被这种情绪感染了，原先有些冰凉的心，开始热起来。连长和指导员都做了简短讲话，大意是，在部队搞生产劳动同在家搞生产劳动意义不一样，这也是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要把部队当作大熔炉，



安心服役，勇于锻炼，争取早日把立功喜报寄回家。晚饭后，我们就以排为单位就寝了。躺在新铺的草铺上，嗅着丝丝缕缕的香茅草味，尽管我一时想的很多，终因扛不住疲劳，竟不大一会儿进入了甜甜的梦乡。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每天的时间大体是这样安排的：早起跑操、洗漱、就餐、下地劳动，午后一个小时的“天天练”（即军事训练），然后又是生产劳动，往往是天黑得看不清人影子才回来。即便如此，晚饭后还得补一个小时的“天天读”（即学毛著）。在班长领学的时候，往往是扶起这个，那个又不由自主地倒在铺上扯起鼾声。最让人头疼的是，每天夜晚睡得正香，被从暖和的被窝喊起来，不是站岗，就是搞“紧急集合”。记得第一次搞“紧急集合”，我曾出过一回洋相：半夜里，嘟嘟嘟的哨声忽然急促地响起来，班长一个鲤鱼打挺似的弹跳起来，小声地喊道：“紧急集合！”我也赶忙爬起来，手忙脚乱地穿衣服、扎腰带、打背包。大概是在黑暗中把被子叠横了，怎么也叠不平整，时间不等人，班长还在一个劲地催促着：“快，快！”我只好把背包绳胡乱地往上面绕，结果把背包打成像个豆腐包，就这样扛在肩上，跑向了集合地点。

连长待全连人到齐后，卡了一下秒表，就简洁地下达了命令：“敌人试图在云雾山空降袭扰我后方，上级命令我连火速赶到牛筋湾设伏，大家要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作风，按时到位，全歼敌人！”那一夜，我们连续急行军四十多里，其间翻越两座陡峭的山，跨过一条深涧。由于背包没打好，中途背包绳散了，我只好抱在怀里，在翻山越岭的过程中，有时需要手脚并用，惹得我吃了不少“苦头”。班长觉察到了，拽过我的步枪背起来，还时不时地拉扯我一把，才使我没有掉队。班务会上，我检讨了自己平时训练不够，差一点影响了班集体荣誉的错误。相反，班长却没有更多的指责我，而是自我批评说没有搞好“传、帮、带”，表示以后要结成帮学对子，做到“一帮一、一对红”。这使得我非常感动，暗暗下定决心，今后要事事走在前头，决不能拖班里的后腿。

干农活，对出身于农家的子弟来说也许没有什么难度。但要知道，这是在南方多山的地方当兵，同样是干农活，却有着不同的特点。譬如挑牛粪这活，我就很难适应。连里养了几头水牯、黄犍，用来犁田耙地。养牛自然要出牛粪，





## 我家的柿子树

在我们北方往往是把牛粪掀到牛栏外边，晾干、碾碎后，才用驴车、牛车或马车运到地里作肥料。而在这里，湿牛粪裹着稻草就要挑到田里。更令人难以下手的是，牛粪和稻草被牛踩得像一块硕大的千层饼，用工具根本撕扯不开，那就只好用手啰。当兵的人就是这样的性格，说讲究也特讲究，说不讲究也就毫不讲究。大家就一齐动手，挽起袖子，躬起腰，七手八脚地卷起牛粪来。牛粪牛尿熏人，甚至溅到身上、脸上，大家全不顾及这些。小个子四川兵杨文富居然还喊起了号子，在“嘿搓、嘿搓”的呼喊声中，不一会儿就卷起了一层，像一个大石轱辘。那一天上午，我们一共卷了这样的石轱辘有十多个。说真的，我从来没有干过这样的活，劳动中间我已经偷偷地呕吐过一回。午饭，我也吃得很少，好像有些虚脱。下午是挑牛粪，我一看那挑粪的筐子又傻了眼，原来因为多山的缘故，挑子要“高挑”，要不就没办法走山路、上梯田。装粪的筐成长方形，篾编的，一根扁担捅进去，一头一个。粪装得不均匀，起步上肩会翻，挑得不好也会翻，特别是行走的过程中，还不能歇肩，非得一口气挑到田里不可。我们连队的兵，大多来自云、贵、川，干活很“野道”，就是很能吃苦，挑起担子像玩杂耍，走起路来一阵风，担子在肩上忽闪忽闪的，从背影上看，还很有韵律咧！那时，我对他们真是羡慕死了。一个下午，我可能挑有五、六趟，翻了两次，一次还没上肩就翻了，还有一次翻在了路上，引得大家哄堂大笑。不过笑归笑，大家还是耐心地帮助我，跟我讲要领，叫我不要贪多，可以慢慢适应。就这样，我过了劳动第一关，也会挑贵州的“高挑”了。

下面，我讲讲放牛的事。这里的牛都是散放的，只有用时才套上缰绳。为了防止牛跑散了，每头牛的脖子下，都拴了一个木铃铛。十几头牛挤挤挨挨地走在一起，“叮叮咚咚”的木铃声响成一片，悠远而绵长，给寂静的山林带来许多生气。班里分派我放牛，我很高兴，因为一来我可以仿照古人挂角读书。那时文学书籍很少，我尽可能搜集了一些市面上公开出版的和允许阅读的书籍，如《艳阳天》《金光大道》《欧阳海之歌》和《唐诗三百首》《中华活页文选》之类，放牛间隙，我就能细细地浏览一遍。二来可以偷闲一下。每天搞生产劳动，“两眼一睁忙到熄灯”，实在累得够呛，让人有些吃不消。我和战友张保





国一起放牛，他是信阳人，同年入伍，算是老乡。他生性活泼，总好哼唱两句，殊不知却因为这唱歌差一点撞出了一场“祸事”：在我们部队驻地周围散居着一些苗族村寨，苗家姑娘颇能歌善舞，且性格开朗，尤其崇拜解放军。她们常常三五结伴地到我们常去放牛的地方割草，割上一阵儿，歇上一阵儿，就亮开了歌喉，吟哦高亢地唱起来。那苗语我们是不懂得的，但很清亮，像潺潺的溪水流淌，很能引人心动。我那位老乡——张保国，不知怀了什么心思，反正也跟着唱起来，那唱的是什么，我也完全不懂。因为他只是一味地模仿，没有一点创意，实际上他也没弄明白苗家姑娘唱的是什么意思。苗家姑娘发现后，似乎很乐意有人应和，更何况还是解放军呢。她们索性放下镰刀，站起身，一边窃窃私语，一边面朝我们唱起节奏欢快的歌来。我白了张保国一眼，心想：看你干的好事，有你瞧的！果然张保国勉强吼了几句，就招架不住了。而那边的势头也越来越不对，姑娘们相互推搡起来，其中有一位俏丽水灵、山雀子一样的姑娘被推了出来，她忸怩了一下，仰起清秀的脸盘，饱含深情地唱开了。我和张保国都意识到了什么，赶紧借着赶牛“落荒而逃”了。事后我们请教班长，他是本省人、汉族，他告诉我们，这里的苗族有对歌的习惯，尤其每年二月，苗族的传统节日“采花节”，简直是对歌的盛会。同时也是少男少女相亲的好时节，整个过程也都是在对歌中完成的。所以，你们是不能轻易和她们对歌的。他还开玩笑地告诫张保国说，小心啊！不然你就成了苗家“倒插门”的女婿，再也回不了家乡了。往后放牛，我们就知道回避了，尽量不到苗家姑娘割草的地方去放牛。另外，部队也有一条铁的纪律，士兵不得在部队驻地谈恋爱，我们也都得遵纪啊。

放牛遇到牛打架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但却因牛打架，我有幸结识了一位高干子弟。他叫熊岗，在二连当兵（我是在三连），这天，我们放牛放到了一起。牛与牛之间可能也有排外情绪，我连的一头水牯和他连的一头水牯打开了，双方瞪大了血红的眼睛，侧着头、硬着脖、角抵角，你来我往，缠斗在一起，仿佛要把天捅下来。这时天正下着大雨，八只牛足把地面刨得泥浆飞溅，我们脚上的棕色塑料凉鞋也穿不成了，都勾在手上。熊岗瞧着牛打架，焦急地大叫：“让



## 我家的柿子树

开!让开!”甚至连手上的凉鞋都甩出去了,也毫不抵事。后来,我削了一根竹竿,狠戳牛的肩胛骨,才把它们赶开。熊岗对我佩服极了,连连夸我说有“劳动经验”。通过这一回认识,我知道了他是我国外交部副部长熊向晖的儿子。当时正处在风云突变的“文革”时期,他来到部队,也是暂时寻找一个“避风”的地儿。他个头不高,有些黑瘦,戴着一副厚厚的近视眼镜,爱看政治经济理论方面的书。他为人低调,也很朴素。举一个例子来说吧,当我们刷牙用几毛钱的“中华”、“白玉”牙膏时,他用的竟然是一毛多钱一盒的牙粉。后来恢复高考,他考上了北京一所著名大学,我真为他高兴。其实,当时在部队像他这样的高干子女为数不少。时隔一年,我给连指导员王亚明——时任我国外交部部长姬鹏飞的女婿当文书,他原是清华大学自控系的高才生,入伍后他是从任师里广播员开始的……

“部队是个大学校”,这话一点都不假。它的课堂不是在教室里,而是在山地,在丛林,在海洋,在蓝天,这里有可敬可亲的师长兄弟,有血浓于水的战友情谊,只要你在部队待过,它将是人生难忘的一课。我在部队当了十六七年兵,至今咀嚼着回味着那岁月,那场景,那眼前闪过的许许多多生动的音容笑貌……是部队给了我战胜一切困难的勇气,智慧和力量,不论我走向何方,我都会以“我是一个兵”为荣,我毫不夸张地说,当兵使我受益终生!



## 忆定坤同志二三事

七月流火。

在去巩义市的路上，得知原巩义市党史办主任刘定坤同志已经去世一个多月了，心里很悲痛，也很歉疚，因为在他走的时候，没有能够送他一程。春节期间，我们还通过电话，我知道他早些时候做过手术，有一条腿不太灵便，便自然地问到他的身体状况。他说，不碍事，能吃能喝也能睡，大概支撑个几年还不成问题吧。我受这种乐观情绪感染，还相约何时“把酒宜深酌，文章好细论”呢……想不到他会走得这么快……

我和定坤是同龄人，生在新中国成立前夕，都在西南当过兵，但不在一个省份，也不在一个部队。我们是在转业到地方进到党史部门，才认识的，我在郑州市党史办工作，他在郑州市所辖的巩义市党史办工作。由于同是半路出家搞党史，且又都是从事党史业务，往来切磋交流的机会便多些。他给我的总体印象是质朴、谦和、坦诚，肯学习，肯动脑，会写一笔娟秀清丽的行楷小字。很快，他就接了退休老主任的班，独当一面。大家公认的在他任期内，是巩义市党史工作搞得最出色的时期，“人丁兴旺”，硕果盈枝，无论是他的单位和个人他都获得了省市县授予的多项荣誉。2006年，他还入选了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印的从事党史工作二十年人员荣誉名录。

有几次出差，我两都在一起。1995年，纪念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有关兄弟城市发起理论研讨征文活动，我和定坤都投了一篇文章，有幸均入选。会议在庐山召开，会期五天。在那里，我们学到了不少新的东西，同时也引起我们许多思考。在会议间隙，我两讨论最多的是，譬如如何正确评价国民党组织领导的正面战场抗战；国共合作、团结抗战，除了



## 我家的柿子树

政治合作外，还有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合作，在各个领域是怎样相互支持，相互配合的，等等。他总是能够提出一些新颖独特的观点和见解。他还说，等到有些封存的档案资料开了禁，他一定好好研究一番，拿出点有份量的东西来。

还有一次，我两参加外省组织的关于社会主义时期党史资料编写工作座谈会，他在小组会上作了一个发言，大体内容是要以两个历史决议为准绳，客观、公正，秉笔直书，尤其是不能就事论事，浮光掠影、人云亦云，要写出本质、主流、内涵和特殊，写出深层次的东西，道前人所未道，让人耳目一新。大家都感到他的发言很有见地，点出了实质，抓住了关键，具有一定的借鉴参考价值。特别是他谈关于如何写“文革”十年，给人印象深刻。他说，十年“文革”如何评价，中央早有定论，至于如何写，各地情况不同，材料的取舍、表现的手法，也不一定强求一律。尤其是不能以“文革”的语言来写“文革”，通篇写的就像一篇大批判稿。这既缺乏深度，也缺乏高度，因此也就难以成为一部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信史。他的发言得到了大家一致赞同。

在生活方面，定坤是不大讲究的，他是属于那种生活上低标准，工作上高标准的一类人。有两个小例子可以说明：一次，他来郑州市办事，天晚了他没法返回巩义，我要给他找个旅馆住。他说，不用，就在你办公室沙发上凑合一夜就得了，省得花那个钱。结果他就住在我的办公室里，晚饭也是用两个烧饼夹豆腐串对付的，喝的是白开水。一次是出差到深圳，那时的深圳处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内地与之相比，无论在哪一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距。拿饮食来说，那时候郑州市街头卖的馒头是两角钱一个，而深圳的饺子则卖到三角钱一个。记得我两吃中午饭时，一人要了一碗捞面条，定坤拨了拨筷子，说，还是咱郑州的大碗烩面吃的来劲，经济实惠。逛了两条街后，我们不约而同地都感到有些饿了，定坤提议，那咱们去吃碗饺子吧。我表示同意。进到饭店一问，饺子每碗四元五角，数量是十五个。他又犹豫起来，说，我两分吃一碗吧，我这会儿又不是很饿了。就这样，我两分吃了那碗看似价值不菲的饺子。

退休以后，定坤也没闲着，他参与修改统稿中共巩义市地方历史二卷，为郑州市县区党史编写提供了样板，协助医院、学校、村镇，收集整理院史、校



### 忆定坤同志二三事

史和村史，为在基层深化党史教育，扩大宣传影响，呕心沥血，不遗余力。近年来，党中央部署在广大党员干部中开展教育实践活动，定坤以极大的热情，正确的态度参与其中，并参加了巩义市教育活动办公室督导组的工作。他注重吃透文件精神，把握政策界限，严于督查指导，认真总结鲜活经验，及时予以推广，得到活动办领导的肯定，并受到被督导单位的欢迎。

在定坤去世后，我常想，如果他还能多活几年，他仍是能够做许多工作的，他的敬业精神，他的为人风范，他的朴素品质，是值得党史同仁敬仰和学习的……

我愿定坤同志一路走好！

安息吧，定坤！

2015年7月8日

怀念我们的父亲——曹天恩

## 可怜父母心

同事小刘怀孕了，今年过年不打算回老家去。她的老家在西安郊县农村，按说距离郑州也不算太远，但为了生一个健康的宝宝，也就多了一层顾虑。“每逢佳节倍思亲”，这句话一点不假。平时倒没感觉怎么着，偏偏到了临近春节，想家、念家、思家就特别的厉害。小两口像栖身异地的两只小鸟，蜗居在这座陌生的城市，举目无亲，那份孤独、寂寞和无助就与日俱增。小刘想如果这时能在老家得到双方父母的呵护，该是一种何等的幸福啊！她没情没绪地想着，郁闷地叹了口气。

小刘决定给自己的母亲打个电话，电话那头母亲的声音有些发颤：“娃，你好吗？他对你好吗？怀毛毛的时候记着可不要生气呀！”

“好，”小刘脸上挂着一丝羞涩和满足，“他对我也很好，下班回来就抢着做家务，不让我沾手。”

母亲似乎仍不放心，叮嘱她：“营养一定要跟上，你现在是一个人吃两个人的饭，别太忌口了。”

小刘的眼眶已经是潮乎乎的了，她怕影响母亲的情绪，只是捂着话筒不迭声地“嗯”着。“爸……弟……”她本想问问他们的情况，可母亲不给她插嘴的机会。

“娃，你们过年的东西都置办了吧，还缺些啥？要不，年后我让你弟给你送点羊肉、糊辣子和挂面去？”

“不用了，你说的那些东西我都有。我……我就想吃你包的饺子……”小刘嗫嚅地说，噙在眼角的泪珠终于忍不住滚落下来。

小刘的母亲包饺子的水平很高，不论是采用什么样的材料，她都能调出香





喷喷的馅，包出很多花样来，让你吃得满口溢香。小刘在家时母亲就经常包饺子来调剂全家人的生活，她说：“包饺子省料，吃法科学，荤素搭配，就是有些费时费力。”小刘半开玩笑地对她说：“辛苦你一个，幸福全家人哩。”母亲却认真地说：“只要我手脚能动，我就让你们永远幸福下去。”

“唉，想不到如今吃妈妈包的饺子竟成了一种奢望……”小刘轻抚着拱起的肚子，心头隐隐作痛。

电话里一阵嗡嗡声，传递着母亲的牵挂。忽然母亲像下定决心似的，大声说：“放心吧，娃，大过年的哪能不吃顿饺子呢，你千万要注意身体啊！”随后就“咔嚓”一声挂断了电话。

小刘疑疑惑惑，不大明白母亲的意思，心想：相隔千里，难道还能把饺子寄过来。所以也就没有把母亲的话放在心上。

这期间她也给婆婆打了一个电话，她尽量抑制着自己的感情，毕竟作为媳妇不能像在自己母亲面前那样撒娇。婆婆是一个明事理而又有点传统的普通农村妇女。她为自己严重晕车，不能早些来照顾儿媳妇感到愧疚。但她表示会在媳妇临产前赶来伺候她坐月子，再说她还想第一眼看到降临人世的孙子呢（也许是孙女，不过她希望是前者）。另外，婆婆还告诉她，她大（陕西人对父辈的称呼）最近有信去，并给她汇去了一笔钱，钱不多，要她别嫌少……

就在春节前两天，小刘收到了公公的来信，同时收到了他汇来的五千元钱。她的情感又一次掀起波澜。公公信上说——

茵茵吾儿：

见字如面，闻悉我家新的一年将添人进口，感到万分欣喜。唯望吾儿多多保重身体，饮食上不要克扣自己，只有身康健，才能安然顺产，孩子才会无病无灾。我和你妈的身体都很好，切勿挂念。你弟在高中学习也很争气，每次考试都是班里前三名。汇给你五千元钱，请查收，用于补充营养。你临产前，你妈会去照看你，将再给你捎去五千元钱……当然，如果有什么困难还可以随时写信或打电话告诉我们，我们会设法的……今年你们不能回来过年，那就明年回来吧，到



## 我家的柿子树

时带着孩子一起回来将更加热闹，我们期待着……

爸（字）

x年x月x日

小刘对公婆家的情况是清楚的，两位老人都已年过半百，仅靠种粮、种菜生活，还要供养小叔子读书。自己和爱人虽然月收入不算低，但由于去年咬着牙买了一套二手房，月月需供房贷却是一个不小的负担。老人这时候能贴补她的小家庭，无异于雪中送炭，但这得卖多少斤玉米或小麦呀。当儿女的不能让他们过得好一些，还让他们如此牵肠挂肚，过得紧巴巴的，实在叫人惭愧！

除夕到了，正应了“瑞雪兆丰年”那句话，下午四五点钟天就开始下雪，霎时漫天飞舞的雪花就把这座喧闹的城市裹得严严实实。城市开禁了燃放鞭炮，那噼噼啪啪的鞭炮声早就响个不亦乐乎。随着鞭炮的炸响，浓烈的年味就弥漫开来。

小刘想起母亲说的“大过年的哪能不吃顿饺子”的话，就买了两袋“三全”速冻饺子，等着爱人下班回来好下锅。此时，她正听着水在钢精锅里喧腾地唱着歌呢。

这时门铃响了，小刘喜滋滋地赶忙去开门，谁知门口站着个“雪人”，两手捧着一个铁皮盒子，恶作剧似地咧着嘴望着她直笑。她打了个愣怔，转而惊讶地叫起来：“是你呀，毛弟，你怎么来了？”

“妈不是心疼你么，叫我赶着年三十给你送饺子来了。”

“送饺子？”小刘更吃惊了，大雪天一路坐汽车、赶火车的，就是为了送几个饺子？她来不及细想，忙帮着弟弟拍打身上的雪花，把他扯进了门。小刘迫不及待地打开食盒，只见里面分格摆放着几种形状各异的饺子，有元宝形的、佛手形的、荷叶边的、叠云状的……简直就像一枚枚精致的玉雕工艺品，且皮薄馅多，饱满之中透着温润的沁色。弟弟这时才解开事情的原委，原来母亲听到姐姐想吃她亲手包的饺子就打定主意给她包，并一定让她能在大年三十吃到嘴里。从昨天起，她就一直在忙活：择菜、选料、和面、剁馅，然后擀皮，又包又捏地包出了三鲜馅、韭菜鸡蛋馅、大葱羊肉馅、茴香猪肉馅饺子。弟弟转



达着妈妈的话：“妈说，可惜这时节采不到野菜，赶明儿你回去了，我再给你包野菜馅的……”

小刘的两眼早就泪光闪闪了，她想不到自己无意中的一句话，竟给母亲和家人带去了那么大的麻烦，她感动之中带点埋怨地对弟弟说：“那你怎么不早点来个电话呀？”

弟弟装着无可奈何地说：“母命难违呀，怕打电话你不让来，又怕饺子包早了发酸不好吃，这不我只好紧赶慢赶地赶过来了……嘿，总算没耽误！”

小刘手捧着饺子，泪水顿时倾泻而出。她脑子里像过电影一样，不时闪现出远在千里的父亲母亲慈爱的面容、公公婆婆劳碌的身影，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这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呐！”

怀念我们的父亲——曹大伟

## 照 片

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我正在云南部队服役。那时在服役期间，想探一趟家是很不容易的，更何况刚打完仗，干部要求探家的多，我不知道这样的好事会不会轮到我的头上。这时，我已在陆军某部师炮团服役近十年了。十年之中，我也只是探过三次家，近两年都没有得到探家的机会。

1979年春，我国与一个“山连山、水连水”的邻国发生了一场战争。战前，我到湖南L市接了一连新兵，随即就投入了战斗。我的第一个孩子，就是在那时出生的。在异国的土地上，在冰冷的猫耳洞里、在战斗的间隙，我都在想：我的孩子会笑了吗？长得像我吗？见了我，他会让我抱吗？眼看1980年春节就要临近了，我是多么想能够探家一趟与亲人团聚啊！团机关首长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体谅地准了我半个月的假，我兴冲冲地准备回家需要捎带的东西。

临行前，尚在前沿坚守阵地的余敬樵连长捎个信来，希望我能顺道到他的家乡去一趟，代他看望一下家人。他知道我在团政治处是搞摄影的，因此特别嘱咐我要是能给他还没有见过面的女儿照张相，那是再好不过的了。他说：“我太想我的女儿了，经常梦见她，我想她长得或许像她妈，她妈妈比我漂亮……”一句话提醒了我，我把那时还很稀罕的团里配发的一部海鸥牌相机，小心翼翼地塞到了挎包里。

我和余连长的家乡都在穿越鄂豫的京广铁路线上，只是他在那边，我在这边，彼此算得上是半个老乡。农历腊月二十七的上午，我在湖北的一个名叫郢口的小镇下了车。余连长是镇上的“名人”，我毫不费力地便打听到他家的住址。他的父母正在院里收拾烧火用柴，对于我的到来颇感意外，在开始还以为是他（她）们当兵的儿子回来了。尽管如此，他（她）们还是显得格外高兴，



表示由衷的欢迎。我告诉他（她）们，余连长在部队各方面都很好，打仗时很勇敢，还立了三等功，让他（她）们放宽心。目前呢在执行任务，一旦有时间，他就会回来看望二老。同时，我也转述了余连长对他女儿的思念。我有些奇怪：怎么这半天没有见着他的媳妇和女儿呢？经解释才得知他媳妇罗琼英和女儿小丽平时都住在小学校里，她上课时，小丽就由姥姥照看。这几天听说小丽的姥爷生病了，不知她们是不是回去探病了？两位老人一说起他（她）们的孙女，都笑得合不拢嘴，一个劲地夸赞道：小丽已有半岁多了，长得很清秀，大大的眼睛，亮晶晶的，特别爱笑，小嘴一咧，腮帮上就旋出两个小小的酒窝，真是疼坏了人。我把余连长交代的“任务”，向他（她）们做了说明，请他（她）们叫罗琼英带着孩子，务必在今天下午回来一趟，让我给她们照张相，好回去交差。但是他（她）们为难地说，无论是到儿媳妇的娘家，还是到小学校都有八九里路，那两个地方和这郾口镇恰好构成一个三角，要是走弓背的话，则更远。我犯愁了：说实在，我的家乡近在咫尺，我也急于想见到我的儿子，而且我已经写信说了我要回来过春节，也许这会儿，他们正望眼欲穿地盼望着我归来。可是转念又一想：余连长这时还在前线严阵以待，他只是想要一张女儿的照片，以缓解思念之苦。我和儿子见面也就是这几天的事，我为什么不能耽误一点时间成全他呢？我答应二老，我可以等候罗琼英和小丽回家来，让他（她）们赶紧喊人分头去找。趁这当儿，我抓紧时机给两位老人拍了张合影，又拍了几张最能唤起余连长回忆的场景。

然而，一个下午的时间，很快就溜走了。第二天上午，她们也没有能够回来。据前去叫她的人讲，她的父亲病得确实很厉害，她护送他到公社卫生院治疗去了。我心里着实有些发急了，这样一来，我恐怕赶不上年夜饭咧……两位老人理解我的心情，感到很过意不去，不住地催促我说：“走吧，孩子，要是搁在平时，我们咋样也留你多住几天，可现在不同，这个时候，哪家哪户不盼望过一个团圆年呢，而且时间也不等人。我知道你们那里的风俗，跟我们这里一个样，过年就是过除夕……照片的事好说，回头我让儿媳妇抱着小丽到县里照相馆多拍几张寄去，无非是囡囡她爸看得迟一些。”见他（她）们这么一说，



## 我家的柿子树

我也不好再说什么，就赶往汽车站，想快一点乘上车，继续我的归程。

售票窗口前，排队买票的人很多，排成了长龙。眼看就要排到我的时候，售票员却探出头来，冒出一句：“对不起，同志们，今天没票了，等明天一早的车吧！”我一下子懵了，这可怎么好呢，难道还让我转回去，或是在这个小小的车站上滞留一夜吗？其他人也都像炸了窝的马蜂一样，嗡嗡嗡地乱成一团。有人提议推举几个人跟车站交涉，看看能不能加班一趟车。大家看到我是一个当兵的，说话或许有点份量，也推荐了我。我对车站站长说：“后天就是过大年了，但还有这么多的人回不了家，请你无论如何想想办法。”我还同他开了句玩笑，“要不然，大伙都到你家吃饺子去，你可有那么大的锅煮么？”站长倒也通情达理，说他心里也急，但这事还得请示上级。不过，他一定积极争取。这时天上已开始飘起了雪花，风旋雪舞，更增添了人们心中的焦虑。

挨到下午两点，事情终于有了转机，上面同意临时增开一辆解放牌敞篷车。车上自然没有惯常跑的大轿车应有的那些设施，大家只求能早点坐上车回到家，其余也就在所不计了。

车开来了，我随着蜂拥的人群，手脚并用地爬上了车。在轻轻松一口气之余，我似乎心有不甘地朝战友的家乡发起怔来。我想起《木兰辞》中的一句诗：“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作为一名军人是多么的不易啊！忽然，我又想到远在西南边陲的余连长这会儿在干什么呢？啊，啊！适逢佳节，千家万户阖家团圆之际，也正是部队战备紧张之时，他身为连长，肩上的担子重着哩……可是，我……就在这时，一阵急促的呼喊声惊醒了我：“黄干事，部队来的黄干事，我来了，我是罗琼英呀！”我赶忙循声望去，只见在送行的人群中，有一位系着红围巾的年轻妇女怀抱着孩子，正拿眼定定地瞅着我。我不由喜出望外，朝她连连招手。也就在那一刹那间，我猛然记起了自己来此的目的，忙掏出相机，大声喊道：“快，快，抱起你的孩子——小丽！”罗琼英双手把孩子高高地举过头顶：“这是小丽，这是——小——丽！”小姑娘的小脸蛋冻得像只红萝卜，她完全不知道眼前发生的是些什么事儿，大瞪着一双圆溜溜的眼睛，不住地打量着我这个陌生的“解放军叔叔”。车子已经开始启动，我也来不及对焦距，





照片

只管将框到镜头里的人影，咔嚓咔嚓地连拍了几张。车子上路了，罗琼英还在追着车子喊：“叫她爸放心，别——挂——念——我——们！”

半个月的假期满了，我回到军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洗照片。照片有些模糊，一张是罗琼英举着小丽的照片，可以看到大致轮廓；一张是小丽的头像，倒像是一个特写。小姑娘的眼睛很传神，充满了稚气与好奇。利用上前沿的机会，我把照片给了余连长。他欣喜若狂，不停地亲吻着照片，说：“这是你带给我的礼物！嘿嘿嘿，归根结底是我老婆送给我的最好礼物！”

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至今，我仍能清楚地记得在湖北鄖口小站上发生的一幕，我很后悔当时怎么就没有想到将洗的照片留下一张呢？

2011年写于春节

怀念我们的父亲

## 张家界归来话短长

张家界归来，熟人皆问我：你在张家界看到什么？这叫我好难回答。张家界的奇峰秀水真是奇妙极了，岂能是两句话能道得全的。

我原没有到张家界游览的打算，开罢一个学术会议，经不起同行们的搅和，结伴同游。

坐了一夜的火车，第二天中午时分，我们到了张家界市。一下火车，拉坐出租的、请住旅馆的、卖旅游图的便一窝蜂似的围上了我们。我们另找了一辆中巴，直拉到某机关的一个招待所停住。平均每人花了一元的车钱，这钱花得不冤。

同行中，有一位女同胞说她有个大学同学在本市法院干事，于是便跟他联系，因为我们都是初来乍到，想让他指点迷津。哪知他一接到电话后，就跑来了。午饭，也是他破费的。席间，当我们问到游览区应注意的事项时，他笑着说：张家界的人是很热情大方的，没有什么好注意的，带足钞票就是了。时间上安排紧凑些，是作三日游还是五日游，宜早作打算，别到时“闹饥荒”。最后，他卖关子似的叮嘱我们一句：游览区有些“野马”，可要注意些哟！不过嘛，真要是遇上了也没有什么恶意……再问“野马”究竟为何物时，他则狡黠地眨眨眼睛，不肯作答，似乎这里面埋藏有很大的秘密似的。

当天下午，我们到了张家界森林公园，迎面一堵山崖突兀而立，上面镌刻着“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几个挺秀的大字。我们每人购了一张六十元的门票。一进到里面，又被一群忽拉拉的人群包围住了。他（她）们服装各异、年龄不一，但都操着湖南味的普通话竞相自我推荐：“要导游啵，请一个导游吧！”“花不了多少钱，才二十元钱。”还有的说，“住我们店吧，干净卫生，设备齐全，



免费导游……”有许多人还从衣兜里掏出名片给我们看，向我们展示他（她）们是xx旅行社的，属于“正宗”。然而，细看之下，总觉不像。有的妇女，无论从服装、肤色、气质上看，都像是农妇。而且那左顾右盼的眼神，拿着“名片”躲躲闪闪的动作，都不免教人起疑。果然，这时过来一位“老警”，他（她）们一见就像蚱蜢似的一下子“炸”开了。“老警”对我们说：“这都是些‘野马’……”“啊——”我们的惊诧差点蹦出唇来，敢情“野马”就是假导游呀！我们向他请教，下午能逛哪些景点。他建议我们可以到黄石寨看看，路近，坐索道上，二三个小时即可返回。并指着一幅大广告牌给我们看：一帧群峰叠翠，云腾雾绕的画面上，压题一句话，“不游黄石寨，枉到张家界”。顿时，撩拨起了我们急欲一游的情绪。

我们上到黄石寨的最高峰，极目远眺，只见蓝天碧空，白云悠悠，奇峰连绵。各色怪石耸峙，有的像金龟藏身，有的像骆驼负重，有的像金鸡报晓，有的像虎咆狮吼，无一不是形神兼备，栩栩如生。偶尔一阵山风吹过，摇动千山万壑，荡起阵阵林涛，绵绵不绝于耳。就连这时的日光，也如同投射在水波之上，摇曳不定，令我们真想执其一端，当空舞动起来，那该是怎样的一幅图景呀！

是夜，我们宿在“张家界山庄”。尽管白天有点累，但大家仍不肯睡，便聚在一处，七嘴八舌地谈起观感。早起后，我们准备到天子山去。偏不凑巧，天子山索道这天停电不开通，无法上去，后来决定一起到黄龙洞去。沿金鞭溪一直往西，路很好走，全是麻条石铺砌的。路上的游客很多，一拨一拨的，络绎不绝。沿途有几处卖山货、中草药的，标的全是“张家界特产”。但价码吓人，有的高出实际成交价几倍、几十倍。对此，我们报以一笑，心想：糊弄外国人去吧，我们才不上当呢。

金鞭溪景色非常迷人，溪水潺潺，清澈明亮，两岸奇峰无数，如同陈戈列戟，直刺青天。更有杂树野花，冷泉细瀑，小桥亭台，充满诗情画意，令人赏心悦目。路遇一巨岩引起我们注意，岩呈菱形，高约三百米，缠涂阳光一抹，金灿灿光闪闪，璀璨夺目。经向山民打听，这就是有名的“金鞭岩”。溪名也是得自于此。其中还隐有一段传说，相传秦始皇为扩大疆土，在此赶山填海。这么



## 我家的柿子树

一来，可吓坏了龙王，他苦思一计，派龙女与秦始皇成亲。洞房花烛夜，龙女趁秦始皇酒醉酣睡之际，以假鞭换走了他的赶山鞭。翌日，秦始皇再用鞭赶山，无论怎样发狠用力也赶山不动。他恼怒地把鞭子朝溪边一扔，就成了金鞭岩。我们拍摄了几张照片后，继续前行。这时，有一对小姐妹拦住了我们，她们用稚嫩的童音问我们：“叔叔、阿姨听歌啵，我们唱支山歌给你们听好吗？”我们有些奇怪，便问：“你们怎么不上学呢？”“今天是星期天。”“那你们就来给游客唱歌吗？”她们点点头，又解释说，“我们是勤工俭学……”我的心不由一阵震颤：她们还都只是七八岁的妞妞呀！站在我身后的小姚是个爱笑爱闹的小伙子，他明知故问：“唱歌收不收费呀？”“随便给……”我怕伤了孩子的自尊心，赶忙掏了一元钱递过去，说：“我们不听歌，拿去吧。”谁知她们摆摆手说：“你们不听歌，我们不要。”转身像两只小云雀飞向另一群过来的游客。我们莫不感喟：童心可贵，可也应该多给予她们一点呵护啊。

好山好水看不足，十五华里山路在不知不觉中走到了尽头。在一个名叫“绕四门”的地方，我们又坐上中巴，直奔黄龙洞。

黄龙洞外，看上去没有啥起眼的。山里流出的那条溪流，少了一些清澈，多了一点浑浊。河床里裸露的鹅卵石，好像摊了满地的白葫芦。洞口嵌在一座并不十分险峻的半山腰上，周围石壁上立有不少名人的题刻。我们也来不及细看，找个饭馆，简单地填了一下肚子，就购票进洞，票价与森林公园一样。但参观“迷宫”时又买了一回十元的票。

洞中真是别有天地，给我的第一个感觉是它的“大”，大得简直教我无法形容。据导游介绍，它有远岸大三层和近岸小六层空间立体结构，有十三个大厅，三处瀑布，两条暗河。各景点勾连相通，砌有石阶，架有天桥，渡水可乘舟筏。洞里遍布钟乳石、石笋、石瀑、石幔、云盆、穴珠等石景。其中尤以迷宫最为精彩，天然雕琢出来的熔岩造型，绚丽多姿，玲珑满目，晶莹剔透。观者无不惊叹大自然的伟力，天地造化的神奇。更值得一提的有一石笋，细长几近抵顶，非仰视而不可观，命名为“定海神针”，参与开发经营此洞的北京某公司，为之投保一亿元人民币。目前，它仍以每一百万年长一厘米的速度在生长



着。还有一处，一线清流从洞顶缝隙垂直下落，坠在张起的一柄荷叶似的石盘中，水花四溢，如银针迸射。旁边一位模样俊俏的姑娘在灌水卖，名之为“仙水”，每瓶售价三元，附在上面的“说明”，声言此水含有多种有益于人体健康的矿物质，喝了可以益寿延年。是否真的如此，无从考证。我看到有的人买了带回去，多是为了图个“稀罕”。出洞来，已是下午五点多，我们赶紧寻车子返回市里。这儿比到张家界森林公园要远一些，有八十多公里。

屈指算来，我们到张家界市已是第三天了，“梁园虽好，终非久留之地”。夜晚十点多钟，我们乘火车踏上返程的路。

张家界的山水的确很美，张家界人的市场经济意识也是很浓的。有偿服务，“爱你没商量”——这也许就是我从张家界归来要告诉人们的。

1999年2月

怀念我们的父亲——梁天

## 除夕

滇南的山都不甚高，但起伏连绵，让人摸不着头尾。

有个叫作芭蕉坪的小村寨就坐落在滇南山中。因为这里紧挨着边界线，通信战备自不用说。寨子西头有一栋石头砌墙、石片盖顶的小石屋，常年驻有两位战士守护着穿村过寨、翻山越岭的军事专用线。年复年、月复月，花开花落，寨中的老百姓已记不清新老兵换了几茬，只记得口音变，不见衣着换。

时间的轮盘转到了1983年，芭蕉坪小石屋来了两个兵，一个是操着河南口音的老兵姓田，一个是扬着贵州声调的新兵姓林。那新兵生着一张娃娃脸，粉嘟嘟的，人很机灵，爱说爱笑，爱打爱闹，大伙都叫他“小林子”。别看就两个人，军事化的生活一点儿也不含糊，早上六点小闹钟一响，就起床，老兵带新兵跑步，在三里外的小溪边洗漱完，回来就整理内务：草绿色的被子、毯子折叠得像豆腐块，军用水壶、褂包悬成一条线，就连牙膏、牙刷都摆朝一个方向。一日三餐呢，在寨中的中粮储备库搭伙，倒也省事。除此之外，就是训练、读书看报。农忙时，也抽空帮帮寨里的孤寡老人或困难户干点活儿，如插秧、打稻、砍甘蔗、收香蕉，等等。每天的课程安排得满满当当，井井有条。

这一年的年终岁尾就要到了，部队服役期满的老兵开始集中，一般在团一级教导队经过十天半月的培训后，就将踏上返乡的归途。临行前，老兵心里热巴巴的，对小林子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俺就要退伍了。俺走了，这里暂时就剩下你一个人，中不中啊？”“中，咋不中咧！”小林子一挺胸脯，眨巴着黑白分明的眼珠珠，调皮地说。其实他的心里也是十二分的不舍。朝夕相处一年呢，他对自己言传身教、亲如长兄，咋能一说分离就分离呢？“你，现在也是老兵了，俺不多说了，保重，兄——弟！”老兵眼眶发潮了，把头扭向





一边，拧起背包，就大步流星地踏上了去团部的路。小林子顿时感到心里空落落的，他倚着芭蕉树真有点儿不知所措，只见老兵愈走愈远，渐渐地变成一个黑点，与连绵起伏的青山融为了一体。

除夕，是个千家万户阖家团圆的日子。寨子里早几天就忙活开了：杀猪宰羊，舂糯米巴，酿米酒……小林子有些想家了，他想到老家的父母这会儿在干什么呢？也会像这样在热热闹闹地准备过年吧，在外地工作的哥嫂或许已经赶回去了。想到打扮得像只花蝴蝶似的小侄女，跑前跑后捧着自己要糖吃的情景，自己心里也是甜津津的。晚饭，早早地吃过了。这是因为做饭的大师傅是本地人，也要赶回家过年，提前开了饭。小林子打算写段日记，总结一下一年来的工作；到八点时分，观看中央电视台播出的春节晚会节目。就在这时，电话铃声响了，原来通往昆明军区的电话线路出了故障，连长命令他立即维修，恢复畅通。他二话没说，赶忙清点起了脚蹬、手摇单机、电话线和工具包等物，全身披挂起来，就往山上攀去。

刚开始天还有些灰蒙蒙的，不大一会儿，就全黑透了。小北风刺溜刺溜的直往脖颈里灌，接着就飘起了雪花。这在一年只分雨旱两季的滇南是很少见的。搁在平时，还真会把它当作稀罕物，滚雪球、堆雪人、打雪仗……就像文学作品里读到的一样。可这会儿，却像专门给人过不去，雪花落在眼睫毛上化成了水，让人睁不开眼。北风刮得更紧了，仿佛开足马力的鼓风机，像要把人吹得飘起来。小林子两手紧护着身上的装备，勾着头、躬着腰，只管沿着崎岖的山间小道往上爬。他一门心思想赶紧排除故障，说不定还能赶得上看春晚的歌舞表演呢。他最喜欢听李谷一唱的《边疆的泉水清又纯》《妹妹找哥泪花流》，那饱含深情的声音，简直就像是泉水叮咚，又像是小河淌水绵软而悠长，让人回味无穷。可惜自己五音不全，只会瞎哼哼。忽然，脚下下一个不留神，就打了一个趔趄，他急忙扯住跟前的一丛飞机草，稳住身子，揩了一把脸上的汗。又掀亮手电筒，对了指北针，约莫着距离目的地已不很远了，不由得加快了脚步。

这是一条地理线，是临时铺设的，埋得很浅。由于地处偏僻，草木旺盛，



## 我家的柿子树

一些野生动物，如野猪、麂子、獾等经常出没，难免会受到它们的践踏破坏。眼下，这线就被盘成了一团乱麻，胶皮脱落，中断的间距约有二三十米。事不宜迟，小林子测定了方位，剪断“乱麻”，用备用线接上一截，然后磕磕绊绊地把两根线头拉到一起，拧成丁字扣。气温骤降，雪下的愈发大了，如果是能见度好的话，小林子心想山上山下一定是“山舞银蛇、原驰蜡象”了。他有些受不了了，穿在身上的棉衣就如同一层纸，汗干了似乎结成了冰，手指头也冻得有些发僵，不听使唤。他不停地跺脚、朝手上哈气，也无济于事。不过，总算把线连接上了，他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

小林子问道：“喂，我是三号线，请问通话正常吗？”对方答道：“正常，正常着呢。太谢谢您啦！”话务员肯定是昆明军区通信总站的女兵，那声音像银铃一样清脆悦耳，声音美，说不定人更美……小林子本想多絮两句，但他不能违犯纪律。他应答了一声：“别客气，应该的。”正准备取下测试线路的夹子，可那头又传过话来：“嗯，您还在吗？七号线又不通了，大概出了故障，您能不能帮助查一查？”“这……”小林子有些迟疑，因为七号线不属于他这个“点”管，而且时间快到了后半夜，中央电视台春晚节目应该进入了尾声，新年的钟声就要敲响了……小林子手握着手筒，心里多少有点儿遗憾。忽然总台又来电话了，声音焦灼而急迫：“如果再请示派人就太晚了，要误事呢，请您无论如何帮帮忙吧。”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近来边界冲突不断，军事形势瞬息万变，军情急如星火，确实耽误不得。而自己作为通信兵责无旁贷，哪能分什么分内分外呢？想到这里，小林子大声答道：“放心吧，我这就去排除故障！”小林子哈了哈手，收拾起工具，裹紧衣服，抵御着漫天风雪，深一脚浅一脚又向七号线奔去。

小林子凭印象，记得七号线应该在自己的左边，要跨过一条山谷，爬上约一千一百米左右的云顶山。他决定抄近路走马蹄形，不走山谷，免得一上一下的麻烦。这样虽然绕个弯，但其实节约了时间，还可保持体力。刚才，他消耗的体力太大了，疲劳、饥饿和寒冷已经向他一齐袭来。令人没想到的是，当小林子步履沉重地贴近云顶山的边缘时，却一头撞到了断崖上。在微茫的手电光



束的照射下，只见断崖抬头掉帽，如斧削刀砍般平滑如镜，真正算得上名副其实的“冰大阪”！“难道我摸错了路？”小林子紧张起来，额头上沁出了一层细密的汗珠。他掏出包在塑料纸里的军用地形图，又用指南针定了定方向，发现自己转到了山的背阴处，即山的北面。“这咋办呢？”小林子的脑子快速地转悠着：“从东西两个方向选两个点，哪一个靠近七号线就朝哪边走。”最后，他选择了走西边，从冰雪尚未完全覆盖住的石隙岩缝中蹚路。

经过约莫一顿饭工夫的攀爬，他终于一身泥水、一身雪地到达了七号线位置。他来不及歇息，也来不及细想，就立即着手查故障、寻找断线头。七号线是一条明线，即低处竖杆，高处依山就势进行支架。这条线被风刮断了一头，斜挂在一棵罗汉松上，一头被风化的石头砸在了土里。原因找到了，小林子首先搬掉了石头，把线固定住。随即就拉扯松树上的电话线。线在树上可能缠成了结，怎么也拉不下来。他知道自己带的备用线有限，必须尽可能地把线弄下来。他顺着线一点点查，发现问题出在一根光秃秃的权枝上，线在上面绕了几圈。树干光溜溜的像泼上了油，而且摇动一下，雪就扑簌扑簌地四散开来，腾起一蓬雪雾。小林子试图爬上去解开死结，几次都没有成功。后来他想到那可能是一根枯枝，不如想法儿把它扳断。他高兴起来，把手夹在腋窝里捂了捂，在右腿上绑上一只脚蹬作为一个支点。再提起另一脚蹬使劲地去砍那根干树枝，嘿，树枝终于被他敲断了，线也松开了，刚好两根线还能拢得住。可是他捉线头的手僵硬得打不过弯来，线头也像弹跳的鱼儿一次次从手里滑脱，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扳成了两个弯钩。当把两个弯钩一勾住，就能感觉到“滋滋滋”的电流通过，他乐得差一点儿跳起来。然而他并没有能够跳起来，因为他太累了，一屁股歪倒在雪地上，眼睛再也睁不开了，不大一会儿，飞旋的雪片就悄无声息地盖满了他的全身……

一年以后，那位曾经在芭蕉坪驻过的河南老兵在昆明市荣军学校见到了小林子，他仍然一副乐哈哈的样子，只是双腿没有了，拄了一副双拐。原来，他在山上被冻成了冰坨坨。当夜，连队发觉与他失去了联系后，立马组织人寻找，但直到天亮风止雪停，才把他找到。部队火速用直升机把他送到了昆明军区总



## 我家的柿子树

医院，经过三天三夜的抢救，才把他从死亡线上拉回来，可惜双腿已冻坏，只好在膝盖以下作了截肢。老兵有些恨恨地捶着自己的腿说：“俺要是走晚一点就好了！”小林子说：“那还不是一样，任务来了，谁也挡不住。”“是倒是，但俺是北方人，比你有耐力啊！”老兵嗫嚅地辩解道。

据说，后来部队特别出台了两项规定：一是新兵没补充到连队前，服役期满的老兵暂缓退伍；二是每个点配备一套炊具和必要的生活用品，如锅、碗、瓢、勺及一定数量的罐头、干粮、米面油等，以备不时之需。有了这两项规定，小林子所在的那个部队三十年来再也没发生过类似的事件。这，还是值得庆幸的。



## 穿过高原风雨

1979年初春，在中越边境发生了一场众所周知的战争，我那时在云南驻军野战部队当兵，经历了那次作战的全过程。既然是战争，自然免不了流血牺牲。关于战争的场景，值得可歌可泣的人和事，在我已发表的作品中作过描述。但距离那场战争三十多年后，每当我回想起战场上所经历的点点滴滴，仍意犹未尽。尤其是那横扫高原的风，高原的雨，时时冲刷着我的心灵，让我难以平静。在这里我就再补述一下我那几次遇雨的情景吧。

在云南旱季开始时，我们部队就进驻到了边境马关、麻栗坡一带进行山地作战适应性训练。因为号称东南亚军事大国的某国挑衅越来越频繁，制造流血事件不断，眼看一场战争在所难免，我们必须有所准备。当时，我在一个师属炮团政治处当干事，每天下连队收集干部战士的思想反映，做好战前动员，就是我的任务。所以，也就更有机会领略高原的风和雨。

云南地处云贵高原，属横断山脉，境内多崇山峻岭，江河纵横，森林茂密，而点缀其间的坝子、海子、寨子，使得云南——彩云之乡，又别有一番风情。

“十里不同天”“山里的天，猴儿的脸，说变就变”“蛤蟆撒尿，说来就来”——也许最能概括高原的气候特点。有时候，同在一座山，这边下雨那边晴是常有的事，甚至有的时候，南边打雷、北边扯闪，西边下得哗啦啦、东边太阳火辣辣，也毫不奇怪。今天我遇到的就是这种情形。早上出发时，彩霞满天，虽然有点雾帐，但阳光还是像金色的瀑布从山垭口倾泻下来，映衬得秧田一片翠绿，咖啡树叶闪闪发光。为了躲避敌人的冷枪冷炮，我和战勤参谋丁大志、通讯员罗军一行三人抄近路，翻越面前的帽儿山到火箭炮四营去。山不算太高，但林子很幽深，长满了桉柳、青桐、榛、栎、栎等树木，地上落了厚厚



## 我家的柿子树

一层树叶，踩上去软绵绵的。低洼处有汨汨的清水渗出。据我们的经验，这水有毒，是不能饮用的。由于林子密不透风，走着走着就热起来，但我们不敢停留，因为枯枝烂叶散发的腐败气息令人有些窒息。

不知过了多久，我们才走出林子，发现天色已经变了，扯起了灰幕，风卷地而来像鼓起了一个硕大的风口袋。不大一会儿，天地就混沌一片，变成黑压压的。接着雨就来了，千万条雨鞭发疯似的飞舞着、抽打着，地面上泛起了大大小小的水泡，四处白茫茫的，只有移不动的山卧兽一般在抖动着鬃毛。“这可怎么办呢？”丁大志哆嗦着嘴唇，自言自语地问道。“找个地方躲躲雨。”我说。小罗眼尖，一眼瞄着了右手边不远处有一排茅屋，便说：“到那里去躲一阵儿。”我们一人劈了一匹芭蕉叶在头上顶着，朝着目标——茅草屋跑去。

这是一栋土夯墙，草盖顶的茅屋，白木门已被日晒雨淋的发黑。我朝屋里扫了一眼，惊奇地发现在一张用原木剖成两半的桌子旁，齐刷刷地站有十个孩子，捧着黑陶碗、木碗在喝苞谷粥（即玉米糝），桌子中间摆有一盆腌咸菜，冒着热气。年龄最大的可能是个女孩，有十六七岁；年龄最小的是个男孩，约莫有四五岁，他几乎亦裸着下身，打着一双赤脚。我没有看到他们的父母，或许还在为他们的早餐忙碌吧……我一时说不清自己心里是什么滋味，也说不清他们致贫的原因。但愿打完这一仗后，有一个和平安宁的环境，当地干部能够带领他们尽快发家致富，再也不能像这样恶性循环下去！屋檐很窄，墙脚的土坎被踩成了斜坡，加之溅上了雨水，滑溜溜的，根本无法站人。为了不惊动这家老乡，我们依然顶着芭蕉叶又冲进了雨幕中。

路上，我们遇见了迫击炮三营的书记贾兆明，他肩上扛着一段花不溜秋树干。快走近时，更让我们吓了一跳，那是一截斩了头去了尾的蟒蛇。其实呢，也不是蛇身子，只是一张蛇皮被抻在了毛竹上。细问下，原来有个连队在火炮掩体里发现了它。其结果可想而知，肉被分食了，剩下这张皮被贾兆明收了回来，说是等晾干了，做几把二胡送给连队当乐器……雨中不宜多叙，便挥手而别。

雨到天煞黑时才停，我们早淋成了落汤鸡。办完事，在火箭炮营吃罢晚饭，烤了烤衣服，我们就返回了。不过，这回走的是公路，因为夜间敌人找不着目标。





战斗将在三天后打响，也就是2月17日。为了配合好步兵冲锋，团里让我们司政后三家人员分成小组再检查落实一下炮阵地准备情况。昨天夜里下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雨，天空像洗过，蓝得透明。有几朵白云在空中棉花团似的漂浮着，太阳红彤彤的像露着半个脸的红柿子。滞留在山间的乳白色的雾开始散去，掩映在青山绿水中的村庄一派祥和，竖立在溪边的水碾咿咿呀呀地转着，公鸡打着鸣飞上了村头谷垛。但老人妇女和儿童已经疏散了，青壮年随部队一起行动，或参加担架队，或参加运输队。我想：各门火炮一定是按时进入了阵地，只待一声令下，火炮轰鸣，万弹齐发，就能将敌人的明碉暗堡、战壕、障碍来个秋风扫落叶，扫个一干二净。我这次去的是榴弹炮二营。榴弹炮射程远，威力大，当然吨位也重，整个外形就像只绿色的大刀螳螂。但当我到达阵地后，才知道还有一门炮在路上。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炮车离开公路到炮阵地这一段约有二三里是新辟的路，是用推土机现推出来的，完全没有路基。不料雨水把新翻的土浇了个透湿，再经人来车往的一踩一碾，路面全和成了泥浆。这样最后的一门炮，连同车子都陷进了坑里。四处找不到一块石头，用树枝垫也无济于事。看看预定进入阵地的时间已经超过了—个多小时，我赶忙找施营长商量，让车炮分离，然后集合战士抬起两个大架，前面用绳子拉，半滑动着将火炮“滑”到阵地上去。嘿，没想到，这一招还真奏效，总算是没有耽误炮火准备。

仗打得很顺利，我军进展神速，短短几天时间，就推进了八十多公里。

今天一大早，我受领了一个任务，将四名大学生分别送到四个营去。这次上级分配给我团的大学生共有十五名，除司政后和直属队留下的，这四名将分到各营营部作为政治处的联络员。这其中也含有保护他们的意思，因为那时的大学生很少。吃过早饭，我就同驾驶班司机小甫、警卫排战士小鲁全副武装起来。我除了佩戴自己的手枪外，还携带了一支冲锋枪，司机和警卫员各带一支冲锋枪，外加两颗手榴弹，那四名大学生自然成了我们的“保护对象”，我们信心满满地出发了。我们乘坐的车子是辆嘎斯牌汽车，车况还可以，就是跑不起来，有点老牛拉破车的味道。到二、三、四营都还比较顺利，但到榴弹炮—营却遇到了麻烦。—营是配属步兵三团协同作战的，阵地靠前很多。中途公路



## 我家的柿子树

需经过一座桥梁，但这座桥被敌人在撤退时炸塌了，我工兵营修了一座简易便桥，由于过往车辆多，桥身已被压成了“V”字形。当我们的车行驶到这儿时，不凑巧得很，正卡在了凹槽里，动弹不得。让人不安的是天又下起了雨，豆大的雨点砸在地上，一砸一个坑。眼看前后已经堵了几辆车，急得我浑身汗津津的。怎么办？司机看着我，我望着他。军情似火，刻不容缓。“走，到寨子里瞧瞧去！”我带着司机小甫和警卫员小鲁到老百姓家想寻找有没有绳索一类的东西，好把车子拖出来。这个寨子的老百姓都跑光了，整座寨子显得空荡荡的。终于，我们在一户人家翻捡到了一截钢丝绳，虽然生满了锈，但还可以用。我们欣喜若狂，当即把它挂在了车前的保险杠上，又请过路的一辆大东风车三下两下地把我们的嘎斯车拖过了桥。

这时，雨下得跟天漏了似的，一倾而下，交织的雨帘遮挡了一切，更让人看不清前方的道路。而且天已经黑下来了，很显然要连夜赶到一营是不可能的了，我们决定就地歇息一晚。在一个葫芦状的山谷里，驻有一个步兵连，我前往交涉，问清他们当夜使用的口令，以免发生误会。夜里的雨下得无止无休，急促的雨线甩在车篷上犹如擂鼓一般，而雨水则像小溪流似的直朝车里灌。我们原本挨着车厢板坐着，不想后背被雨水淋得连衣服都贴在了一起。坐到车厢中间呢，一来没有个坐的东西，二来也没有一块干的地方，我们一个个只好仄着身子坐着，虽然很难受，但也无办法可想。我摸了摸军用挂包里还有两块压缩干粮，掏出来，一人掰了半块，算是对付过去。其实，我们车子里还有捡到的敌人丢弃的两条干粮袋，里面灌装的是大米。但是没有锅，也没法生火，只能是“望米兴叹”。为了宽慰那名大学生，我没话找话地和他东拉西扯。闲聊中，我了解到他是江西修水人，家有父亲母亲和奶奶。奶奶是我们豫东人，新中国成立前逃难去的。还有一个姐姐和弟弟。他是在浙大念的书，毕业时遇着边境战事紧张，就报名参战来了。我夸赞他难得一腔热血报效祖国，并说部队非常需要他们这样的人才，鼓励他多历练，早日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一个饥饿阴湿的夜晚就这样渡过了。

第二天，天放晴了，阳光灿烂，山谷盛满了苍翠，陡峭的山岩上斜挂的一



条飞瀑，银光闪亮。从灌木丛中淌出的涧水涨满了许多，清澈得可以看到三五成群的鱼儿游动。我们跳下车，活动一下酸麻的筋骨。忽然，我瞅见路边有一只被车压扁了的铝锅。我不禁喜出望外，连忙拾起，对着阳光照了照，居然没有发现破洞。我找了一块石头，小心翼翼地把它砸得恢复原状，吩咐小甫淘米，小鲁又去找了块弹药箱板子当锅盖，支起几块石头坐上锅，燃起干松枝，竟焖出了一锅米饭来。没有菜，也不讲究，一人拆了两根蓬蒿杆子，捋了捋，就你一坨我一坨地把肚子垫了垫。总算恢复了精神，在向步兵连的战友道别了一声后，我们就继续往一营赶去。

挨近中午时分，我们到达了一营。中午饭，我们是在三连吃的。这是我的老连队，从我当战士、班长、文书，直到提干离开，差不多待有四年多。指导员刘安义笑道：“黄干事，今天你算是赶上了，有口福。昨天的炮打得很激烈，战士们拣到了几只被炮震死的斑鸠、灰雁、雉鸡和野鸽子，炖了一大锅，可以打牙祭了。”吃饭中间，二排长熊四能又掂来了一罐头瓶苞谷酒劝我们喝。他是从云南双江入伍的，布朗族，黑大个一个。他大大咧咧地说：“黄干事敢不敢喝哦，这可是好东西哟！”原来酒里泡有一只“大壁虎”。他说，昨天夜里做梦就听见它叫，翻身爬起来，寻声找去，在一个树洞里捉到了它，是只公的，可惜让那只母的逃掉了。我知道它的学名叫蛤蚧，长得形似壁虎，因体长、体重和肤色不同而区别于壁虎，被称之为“大壁虎”。其具有多种药用价值，平肺补气尤见奇效。我虽然有些怯怯的，此时也不得不充一回硬汉：“喝就喝呗，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便喝了两口，浑身发热，疲劳似乎一扫而光。同时也刺激了我的食欲，得以饱餐一顿，弥补了昨日的亏欠。

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经过 1979 年和 1984 年两次作战，最终使那个自我吹嘘的“军事强国”受到了教训，两国的陆地边界得以固定下来。高原的风、高原的雨，虽然还是那么的暴烈异常、猝不及防，但没有了火药味，已经显得清爽温和了不少。我常想：高原的风雨是一帖清凉剂，经历过这样的风雨洗礼，还有什么样的风雨不能承受，还有什么样的风雨能够阻挡得住我们的脚步呢！



## 山 村

也许人老了，好念旧、好回忆，年轻时接触的许多事，就像过电影一样，一个镜头接着一个镜头似的迭现出来，我就是这样。我离开那个小山村已有四十几年，但总教我难以忘怀，在西南营地想起它、在枪炮对峙的边境想起它、在回到家乡的城市想起它……它就像一幅画嵌印在我的心里，越来越清晰。

那个山村藏在豫鄂交界处的山窝窝里，属于豫南革命老区，其实也没有啥奇特的地方，也就是山多、沟多、石头多，说它是“穷山恶水”也不过分。大的村庄几乎没有，大多数村庄是建在坡坎上、岩脚下，或是悬挂在半山腰上，很少有建在坪地上的。因为稍平的土地都被开垦成了熟地水田，用来种植水稻和经济作物。我在这个山村只待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但在管辖它的一个镇上却待有四年。我熟悉它、了解它，就跟手上的纹路一样。1969年冬，我从镇上供销社抽到公社征兵办配合县兵役局做冬季征兵动员工作，来到这个山村所在的大队——刘大冲大队。我在这个大队要帮助征集合格兵员五至六人，确定参加体检的比例是三比一，全公社大概要征一个连。

冬日，山里太阳出得迟，但很暖和，虽然小北风刺溜刺溜地刮着，也并不冷。一天上午，我在大队部布置完工作，已是晌午，到了派饭的时候。大队妇联主任刘翠花站起来说：“到咱家吃吧，这里离咱家近。”下乡吃派饭，我已习惯了，收好笔记本，就跟着她走了。

山道弯弯，路边的茶树依然翠绿油亮。沟底有几棵柿子树，树梢还挂着没摘净的红柿子，像一个个点亮的小红灯笼，分外抢眼。刘翠花走在前面，这使我能够很好地观察她。她剪着短发，甩着胳膊，迈着大脚板，走得快如一阵风。蓝褂子罩着黑袄穿在她高挑、健壮的身上，非常得体。她时不时回过头来，招



呼一下我，黑里透红的脸庞露着微笑：“没有几步路，马上就要到了。”

她的家在村口上，石砌的台阶、门楼，进门是个长方形院子，正屋三间，两边是厢房和厨房，拾掇的很干净。最先跑出来的是一个扎羊角辫的小女孩儿，有五六岁的样子，她张开双臂，呼喊着重“妈妈，妈妈回来啦”，就要扑过来。当看到有陌生人在场，她又猛地止住脚步，衔着根指头，偏着小脑袋好奇地打量着我。刘翠花抱起她，在她腮帮子狠亲了两口，说：“咦，囡囡还认生呢，是叔叔来了，叔叔喜欢囡囡。”接着出来的是一位中年汉子，他扛了一袋稻谷，准备上到厢房的平顶晾晒。他朝我咧嘴一笑，仍忙活去了。屋里有位头发灰白的老奶奶拢着只陶火炉子在纺线，她身板硬朗，是刘翠花的婆婆，对于家里过往来人，她似乎习以为常，并不排斥，还表示欢迎。这是因为她爱听外面的新鲜事儿。

刘翠花系起围腰，麻利地淘米、洗菜，蒸煮煎炒，也就个把钟头的时间，我们就围坐在了热气腾腾的饭桌旁。饭是红薯干饭，菜是干辣子溜白菜、葱花鸡蛋和一盘腌萝卜条。我猜想那个葱花鸡蛋可能是为我添的。她丈夫是最后一个上桌，可当我认出他来，我就呆了，不禁显出几分尴尬，我陪着笑脸，说：“这真是不打不相识……”“是你——”他也认出了我，有些好笑地说：“我看还是不是冤家不聚头咧！”刘翠花奇怪地瞅瞅这个，瞧瞧那个：“你俩认识呀？”“可不是，就差点没干起来。”我心里说。

事情要追溯到一个星期前，正是镇上逢集日，每到这一天，供销社办公室工作人员都有义务帮忙门市部开门营业，我这天是帮布匹门市部卖布。因是冬闲，赶集的人很多，人来人往、熙熙攘攘，把这个不到三华里长的小镇街道塞得满满的。在鼎沸的人声中，我接待了一波又一波的顾客，也忙了个不亦乐乎。这时，我刚想喝口水，润润喉咙，忽然又听到有人在喊：“同志，我要扯块布。”靠近柜台站着的是位年近四十的男子，光头，一副寻常农村人打扮，他手指着货架上一匹花布示意着我。这是一种粉红底撒着小朵腊梅花瓣的花色，扯做一件女式衬衫，那是再好不过的。我暗暗佩服他的眼光。我把布搁到他的面前，问：“扯几尺？”他摸摸布面，说：“扯二尺。”“扯二尺？”“嗯。”他一边忙





## 我家的柿子树

着掏布票、钱，一边肯定地点点头。我犯着嘀咕：“这能做什么用呢？”但还是毫不犹豫地撕拉一下给他扯了。谁知在他递给我钱和布票的一刹那，他又反悔了，问：“同志，能不能给我换一种，换那种大红花色的？”我扭头瞅了一眼，那是一种大红作底绘着桃花图案的布，比较热闹喜庆。“不……过，扯了的布成了布头，不好卖。”我拒绝说。“同志，你通融一下吧，公家还在乎这二尺布吗？我扯布是准备给小闺女做鞋面的呢。”他请求说。这怎么行呢，当作布头卖的布，一般不收布票，这样一来就意味着国家要少收二尺票证，何况我是帮人家干活的，怎好擅自做主呢？就是偷着做主，不是让人家门市部背责任吗。我耐心地给他解释，表示还是不能换。他有些着恼：“我不要了，不能用来做鞋，我还要它做啥子？”“那也不行，布扯了，就得要。如果折中一下，你多交二尺布票，我再给你扯二尺这种花布……”我用尺子拍拍他相中的布。他一听就像皮球一样弹跳起来，脖子上的筋暴暴的，脸也红了：“说得轻巧，二尺布票，对咱们种田人来说多金贵！一年一个人就是那么几尺布票，婚丧嫁娶，红白喜事，办哪一样事不要扯布？有的人家娶媳妇嫁闺女，全家人要把布票攒上好几年才能置办齐添箱的衣裳。送礼，你送布票比送他钱还高兴……哼！”“你别生气……我……”“我看你在供销社也干不了一辈子！”他把钱和布票往我手里一掀，抓起布就往外走。他后面这句话也刺激了我，我没好气地追着他的背影送了一句：“我也没有打算干一辈子，但只要叫我干，我就得讲原则！”

……

刘翠花听了我们的叙述后，责怪地盯着丈夫说：“你呀，就是犟，明明是你不对，还让人家黄会计为难。”“是，主要是我考虑不周，公家有规定，也不能眼巴巴地叫人家犯错误啊！”他诚恳地说。我笑道：“也谈不上犯错误，还是我没经验，要是老营业员就会问你扯二尺布做什么用，给你一些建议，甚至拿出几种不同花色的布让你作比照，保证会让你挑上合意的……对不起了，我那一天的服务态度也不够好……”“没那么严重，其实，那二尺布也没有浪费，让我给囡囡做了件小坎肩，穿在身上比穿在脚上还好看，嘻嘻嘻，赶快吃饭吧，都凉啦。”刘翠花的一番话活跃了饭桌气氛。这一顿饭吃得融洽、愉快。





饭后闲聊中，我得知他（她）们还有一个儿子在镇子里上寄宿中学读初一，刘翠花挣的是工分，往往因为工作还要耽误自家一些家务农活，全家的负担是不轻的。临走时，我把应交的四两粮票、三角钱悄悄压在了碗底下，以免得他（她）们不肯收。事后，刘翠花埋怨我说：“咱是干部，不同于一般社员群众，你没有必要那么认真。”

征兵过程中，也发生了不少趣事。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大队团支书在群众大会上慷慨激昂地替他弟弟报了名，还博得了一阵热烈的掌声。但在会下，他偷偷对我说：“黄会计，我实话对你说，母亲打算在秋后替他娶亲，想早日抱孙子呢。”这使得我微微感到诧异：“那你……”团支书大言不惭地说：“我那是为了带动群众呀！”我没再多说什么，因为那时征一个兵，必须达到“三满意”，即接兵部队、征兵对象和家庭三方满意，有一方不同意这个兵就可以不征。刘翠花大概是受团支书之托跟我说明了其中的缘由，团支书母亲的传宗接代思想非常浓厚，团支书年纪轻轻的就生了两胎，但都是女孩，这不就急了，想赶忙给老二孩娶房媳妇，听说结婚的日子大体就订好了。我怕团支书有压力，也通过她传话说：“没关系，咱们大队适龄青年多，愿意当兵的人也多，不在乎多报一个少报一个。”还有一件给我印象深的事是后来成了我的战友杜胜才的母亲，在她三十三岁的时候，丈夫犯急性绞肠痧病（盲肠炎）去世了。她拉扯着两个孩子，大的有十岁，小的有五六岁，没有再嫁，含辛茹苦地把他们抚养成人，给老大娶了媳妇分出去了，老二就是杜胜才，眼下在距离他家有六七十里外的战备水库工地上挖土方。她替儿子报了名，说：“我家胜才从小就想当兵，希望大队和接兵首长这回能满足他的愿望，他没有什么文化，小学也才只读了二年半……我有两个儿子，为国家贡献一个，也是应该的。”她是一个很开通、识大体的妇女，她的话使我们很受感动。在把杜胜才从水库工地召回回来后，我当面问过他对当兵的态度，他说：“我同意，我也想出去闯荡闯荡，即使是打仗我也不怕，反正我有兄弟俩，母亲有人照顾，没有不放心的。”杜胜才顺利应征入伍，到部队后被分配到汽车连当驾驶员，文化程度也补习到高中。这是后话。



## 我家的柿子树

经过近一个半月的辛苦奔波，我协助刘大冲大队超额完成了征兵任务。这超额的一个，就是我。我的家乡就在杜胜才修水库的那个地方，我觉得自己只身在这里工作跟当兵服役差不多，也许是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充满了诱惑；也许是受“一人参军，全家光荣”那种浓烈氛围的感染，总之我报名参军了，和杜胜才一起坐上了同一列闷罐车——直奔大西南开始了军旅生涯。

临行前，我的事情很多，镇供销社主任、公社书记分别找我谈了话，我又回了一趟家，做一做父母的思想工作，免得他（她）们想不通。我未能再回到刘大冲，但我仍记挂着刘翠花的囡囡，我托人捎去了够做一身连衣裙的红花布，以弥补我的歉疚。

如今，我又想起那个小山村，从网络媒体上得知国家京九铁路已经修到了那里，茶叶——“赛山玉莲”已行销全国各大城市，山里的物产：板栗、核桃、银杏、油茶、山楂、橡子都得到了开发利用，生产出了系列产品……我知道，我怀念那个山村，怀念的是我人生中一段重要的时光，记录的人和事，也是那个年代留下的光与影。岁月真是一个奇妙的东西会越磨越薄，而记忆却会越磨越厚……我打算在今年国庆节期间去那里走走看看，一了心愿。



## 家乡短章

沿河有一条长长的街道，有多长？五华里长。在二十世纪的五十年代，无论大路小路、长路短路都还时兴跑着鸡公车。这种车，也就是一个木轮子，轮壳上包着一层铁皮，安有两根车把，人在后面推着，驮的东西搁在两边，如果搁的东西太沉，前面还可以加一条编绳，人拉着。农民向国家交公粮的时候，就是这么推的，一车能推三四百斤呢。装粮的麻袋上插着用红绿纸做的小旗子，旗上写着：“交公粮，人人有责”，“爱国家，多打粮多交粮”，“吃水不忘挖井人，翻身不忘共产党”，等等。有的生产队善于组织的，将鸡公车排成一溜长队，用唢呐、锣鼓等响器开道。车子在鹅卵石铺的街道上吱扭吱扭的跳跃着，乐器吹奏出的《四季调》《小放牛》在人们的头顶回旋着，很是闹热、红火。

如今也不用交公粮了。生产队解散了，土地承包、分田到户，农民有了生产经营权。种粮，国家还给补贴。老街道还在，路面铺上了水泥。新街道发展有六七条，许多农村人搬到了街上，换了一种活法。鸡公车早就没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大轿车小轿车。由于先前起房盖楼没有考虑盖地下停车场的问题，现在停车就成了问题，一到夜晚满街道停的都是车子，好在民风淳朴，很少发生偷车现象。

镇政府很想把老街道打造成明清一条街，并做了规划，挂出了拆迁指挥部的招牌。但老百姓心里想的又是一回事：一是老街道虽然没有新街道那么聚人气，但清静。二是不想折腾，儿女几乎都搬走了，守着老房子是个念想。三是大拆大建敢情好，趁机多捞两个钱再说。由于这些原因，镇政府迟迟没动手，



不知猴年马月能弄成。

## 二

河的上游有一个中型水库，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修的，兼有排涝抗旱和发电的功能。近些年为了合理开发利用水资源，又开启了渔业和自来水业务。以前街上居民主要是到河里担水吃，后来修起了水库，各家各户开始在自家的院子里打压井，就是用手握着铁刹把，一上一下的压水。用电抽水的很少。镇上自来水公司建起后，人们嫌压水麻烦，就全用了自来水，何况水也很便宜，一年仅缴一百元水费，水就可以随便用了。这座水库还负责向下游的两座县城供水每年约在十五万立方米至二十万立方米，到2020年两县将合并成一个市供水将在二十万立方米至三十万立方米。渔业也有了很大发展，每年鱼的捕捞量不下数万吨。前几年接连捕起一百二十斤的青鱼三条，捕起一百四十斤的青鱼一条，还上了《人民日报》哩。

回想当年修水库的情景，人们还历历在目。搬迁涉及两个县，参与修建的民工有四个县。淹没在水库底的有一个大寨子，名叫崩河坎，全寨划分为八个生产队，总人口在两千人以上。故土难移呀，有兄弟两搬到外地生活不习惯，三年后水库竣工，又搬了回来。他们在水库边上立户，拣废弃的田地种，仍把所居住的地方，取名“崩河坎”。目前，这个小村庄已有六户人家，人口增添到近五十人。有六个大学生，其中有两个是硕士研究生。修水库民工是按照部队的建制，编成营连排班，由县、公社、大队和小队干部带队进行管理的。民工挣得是工分，一个棒劳力一天也就挣个十四五分，年终分红不过是百十元钱。每天的口粮由生产队按人定量携带，细粮不超过一斤，粗粮另计折算。国家给予的补助粮是每人每天半斤。由于还能吃饱，加之宣传的力量（当时宣传的是修战备水库），报名修水库的人还是很踊跃的。尤其是年轻人喜欢过集体生活，也想进步，报名的特别多，有的没轮上，哭鼻子的也有……

蓄上水的水库很壮观，很有“高峡出平湖”的气势，让人感慨：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力量是无穷的，“人心齐泰山移”乃是亘古不变的真理啊！



## 三

在水库大坝的西头，隔着一条公路有两座山，一座叫火尖山、一座叫钟鼓楼，有人把它们形容为青狮白象，也有的说这两座山是神山。一天钟鼓楼山对火尖山说：“咱们比试比试，看谁长得高？”“那还不容易，长包谁不会。”原来火尖山把“长高”听成“长包”了，结果钟鼓楼一个劲地长高，几乎要顶破天了。火尖山一个劲地长包，浑身上下长满了青石包。这事惊动了天上的玉皇大帝，他大为震怒，派了两个护卫天庭的神仙，一个用石磨把钟鼓楼压塌了，压得像个钟鼓架子；一个用金刚杵把火尖山三面削得光溜溜的，像个金字塔。

钟鼓楼山覆盖的土层很厚，原本就生长有很多的松树、柏树和杉树，一年四季郁郁葱葱的，成了小镇的一道绿色屏障。但在1958年“大跃进”大办钢铁那个年代，却剃成了光葫芦瓢。到了六十年代后期又号召植树造林，动员机关干部和当地群众过罢春节第二天就扛起锄头上山挖坑植树。经过十多年的坚持努力，钟鼓楼又披上了绿装，碗口粗的杉树箭杆似的长得齐刷刷的，布满了整座山。正当人们感到庆幸的时候，不想厄运又降临了。得改革风气之先，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大兴土木——盖房子，山林承包者急功近利就地开起了采石场、石子厂，盘山车道修到了山顶，整天开山炸石的土炮声，装载石头、石子的拖拉机、大卡车的轰隆声不绝于耳，朝向公路的一面山仿佛被人开了膛、破了肚，惨不忍睹。好在生态环保在近几年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所重视，这种野蛮开采终于被制止。县政府因该县空气质量被评为全国第一而做出决定，今后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在风景区和沿公路触目可及的地方擅自进行破坏性的作业。大山的伤口仿佛又被缝合起来了，补栽的速生树木成片成林，遮盖了裸露的山石。火尖山没有受到什么伤害，它不是很高，怪石嶙峋。高大的乔木长不起来，尽长一些老虎刺、火把果、野刺玫、葛藤等灌木，平时很少有人上去。现在周围的楼房盖得比山还高，它像是园林中人工堆砌的一座假山，当然也不失为一景。

#### 四

在河的下游有一座连接南北街的石桥，长百米宽六米。桥有七孔，六个桥墩迎着水来的方向修有像船头样的劈水尖，以减缓水流对桥墩的冲击。此桥是一个名叫永济的游方和尚修的，修筑于明朝嘉靖年间。当时他看到因河水阻隔给往来行人带来极大不便，就发下宏愿，化缘建桥。三年后他化缘归来，又花两年时间请工匠施工，终于大功告成。人们感激他化缘万金，备尝辛苦，遂取名“永济桥”，又称“万金桥”。1938年日军由信阳进犯武汉，派飞机一路轰炸将石桥炸毁两孔，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修复。现在大桥已被立为省级文物，为了保护起见，禁止大车通行。随后因需要，在这座桥的上下又修建了五座新桥，其中有高速公路桥、京九铁路桥和三座跨河水泥桥。不仅方便了人们出行，也为休闲观景提供了好去处。

桥北头有一条横向小街，东面有一座石头山。其实它就像是一整块石头，故名“大石头”，山下有两个石洞，一个露出地面，约有两间房子大，一个半露出地面，里面填满了淤泥。河水在这里拐了个弯儿，旋下了一个深深的水潭，清澈明亮，终年不涸。有水不一定有龙，但总有龙的传说，这里也不例外。传说有一条恶龙，为非作歹，犯了天条，被锁在这个深潭里。一天夜里风雨大作，它想趁机逃跑。不过，它尚未翻过桥去，就被挂在桥栏杆上的斩龙剑戳瞎了一只眼，成了“独眼龙”。它只好退回来，继续闭门思过，直到改恶从善，才被允许潜入大海……

有好事者还在石头山下，面向大河修了一座观音庙。庙不大仅有主殿三间，供奉的各路神仙倒不少，有观音大士、王母娘娘、太上老君、赵公元帅、弥勒佛、孙悟空、土地公公、土地奶奶等不一而足，都是一些粗劣的彩绘小塑像。就这样，还渲染说求子、求财，除病消灾灵得很。每逢初一、十五也总有些人前往为许愿还愿烧纸烧香。相反，过去的一些值得传承的民俗文化却日渐淡忘以至消亡了，这是令人非常痛心疾首的，看来文明建设任重而道远，并非虚言……

这，就是我的家乡位于大别山北麓的泼河镇。也许提到家乡总有说不完的故事，但说完了也就没意思了，我就就此打住吧！

2017年3月22日





## 家乡茶

清明过了，谷雨也过了，眼下正值立秋时节，哪里还能寻得到新茶的茶香呢？记得我有一个文友，原先在市文联办刊物，后来调到省文联任职。一次我到他那里去，见面寒暄，他问我喝什么茶，我脱口而出：“毛尖。”不想他停住了手中的动作，一双藏在镜片后的小眼睛瞪得老大：“你怎么喝这茶？”“怎么了？”“没——劲！”既然他这么说，那毛尖肯定是没有的了，就说：“随便吧。”最后，他给我冲了一杯六安瓜片。我百思不得其解，他何以嫌弃毛尖茶，要知道那是我家乡茶啊！

事后，我才弄明白，他从前喝的毛尖都是上乘的明前茶谷雨茶，茶好、茶香、色纯，冲泡在薄如蝉翼的瓷盅里，根根如毛锥“脱颖而出”。但就是劲儿不大，初泡的头道茶味儿有点寡淡，等喝到三道时味刚上来，绵软、回甘、生津，却又不能再续水了，因为再泡下去就味同白开水。殊不知茶是要品的。我很感冒湖南人，把“吃”称之为“呷”，那是和“品”相去不远的。文友工作很忙，且经常熬夜，虽是个文人，我说只能算得上半个。因为他哪有工夫细品呢，风雅的事，他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实际上是做不来的。

如今的人们生活好了，吃喝穿用都追求高档。茶叶属出门“七件事”之一，也成了特殊商品。还拿毛尖来说吧，在信阳茶叶节上，毛尖炒到八千元一斤，那还是前几年的事，现在还不知道价值几何。茶商以为茶叶采摘的越早越好，恨不得茶棵上还覆盖着白雪的时候就能冒出芽尖尖，以便能就着化开的雪水煮茶。在过去，茶农对于枝丫间冒出的星星点点的芽苞是舍不得采的，一是没有长到份，不够劲儿。二是产量低，采上一条垄还不够一小捧，那白乎乎、毛茸茸颗粒状的苞子，根本没有发出芽来，它比芝麻粒大不了多少。人们给它取了



## 我家的柿子树

个虽然不雅，但还是非常贴切的名字“麻雀屎”。茶叶节炒的神乎其神的茶，就是这种。

我家乡人种茶、爱喝茶，那是名副其实的。在乡下农家过日子一向还是很紧巴的时候，清明至谷雨前后，采摘的茶叶，多是拿到集市上卖，换回紧缺的生活物资。即使是留上一丁点儿，也是金贵得不得了，不是等着贵客上门，才泡上一壶，就是留待春节才使用。倘若真到了那时，新茶不新，便叫作陈茶了。

其实，秋后的茶叶还是有一次采摘的机会的，那就是白露前后。不是有一句古诗“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吗，最能逗人乡思、乡愁了。如果你在此时此情此景之下，喝着家乡茶，嗅着家乡的气息，你大概也会遐想无限、浮想联翩吧。多少乡俗俚曲俱到眼前来，是眷恋、是感慨、是叹息，将依你的心境而定。这时，采摘的茶叶，叫作“秋茶”，或是“三茶尖”，或是“三道茶”。这名儿有什么讲头呢？第一种，好理解，顾名思义即秋后采的茶；第二种是指茶叶采到第三回了，采的叶尖儿；第三种是说此种茶经泡、耐喝，有句顺口溜道尽其中味，“头道苦，二道涩，三道喝的舍不得”。不过这时的茶叶也冠不得“毛尖”之名，因为它的品相不好，似乎不大受人待见，说白了就是大叶子茶。它叶片肥厚，纹路毕现，条形卷曲而粗长，制作的工艺与毛尖茶差不多，揉、搓、炒、烘、晾，是少不了的。泡出的茶水倒也鲜亮，只是没有毛尖泡出的那么清爽、清纯、清亮，芬芳四溢。它呈橘黄色，或暗红色，散发更多的是浓郁、是醇厚，“大碗盛来琥珀光”，宜作牛饮。像这样经济实惠的茶，怎能不受到农家的青睐呢。

“秋茶”的喝法有多种，但没有毛尖那么雅致，能提起人们的雅兴。它的喝法有些粗犷，也许唯其如此，才会让人感到痛快淋漓。喝茶的器具也很有意思：煨茶，用的是陶罐；泡茶，用的是陶壶；喝茶，用的是土碗，笨拙而古朴，跟出土文物似的。最明显的喝法莫过于夏季和冬季有很大的区别。夏日炎天，我见过农人劳作归来，拎起堂屋方木桌上灌满凉茶的大肚子陶壶，也不用碗盏，对着茶嘴就是一阵狂吸，颈下的喉结上下滚动，咕噜咕噜之声响于屋外。饮毕，抹一抹嘴唇，一副心满意足的神态，然后又摸出了挂在身后的旱烟杆……当然，



也有把陶茶壶携到田间的，尤其是割麦的时候（我的家乡属于浅山区，以种植水稻为主，种的小麦很少，且多种在山地上，需人工收割）。劳动间隙，家长吆喝一声：“歇下哈！”一家人就聚到林子边缘，倾壶倒水，一人一只黑粗瓷碗，掐着碗边喝着。这时凉风习习，茶香沁入心脾，再瞅瞅眼前割倒的成片的麦把子，别提心里有多舒坦了！至于冬天喝茶，也是别有一番情趣的。但也绝不是文人雅士那般借品茗吟风弄月，或踏雪寻梅。这时农家大多闲暇下来，任凭屋外北风呼啸、大雪弥漫，大伙乐得拢在火塘四周烤火喝茶。火是就地取材从山上挖下来的树兜子，堆放干了，架起烧烈焰腾腾。放在火旁的陶罐，敞着口儿，水沸腾着冒着热气，抓上一把秋茶放在里面，茶香立马飞散开来，溢满了整个屋子。然而，喝茶的节奏却慢了下来。这回喝茶用上了细瓷盅，白瓷蓝边，上大下小，成倒立的圆锥形那种。有的人不在乎喝茶，似乎嗅着茶香就满足了，一时煨茶成了煮茶。有的人家还有一种冲泡法，就是在屋梁上吊一个大铜壶，注满水，放到火上燎着，啥时水开了，啥时再冲到已搁好茶叶的茶壶里。“闲来话桑麻”，年景、收成，起屋盖房，婚娶嫁娶，常常是绕不开的话题。

秋茶，现在很少了，因为卖不起价；再就是农家要忙于更要紧的事，犯不着费功夫采摘，秋茶马上快要成了稀罕物了。近几年，在省里一位老领导的助力下，从福建引进红茶制作工艺，我家乡推出了红茶新品种——“信阳红”。由于茶园面积扩大，适合大规模生产，秋茶就归于了这一类。但秋茶那种山野之气，浓酽的家乡味却是消减了许多。

家乡人的茶趣依然不减，上次我回家就目睹了一场小小的“斗茶”游戏。

一大早，太阳还没有全露出脸儿，大伙吃罢早饭，照例手把一杯清茶，聚集到小学校门口的大柳树底下消食闲磕。不知咋的话题扯到了茶上，我的一位堂弟是个建筑小包工头，有点显摆，转着手中的玻璃杯道：“瞧瞧我这茶叶咋样？每根都是两片叶，像黄丫小口一样！”“咦，你近前看看我这，像银针、像狼毫，不比你的好！”邻居是个开家电超市的年轻人不服气地说。“你的茶叶多少钱一斤？”“四佰。”“我这茶六佰，卖茶人要一千二呢，被我砍掉了一半。”“有价无市，还可以砍掉一半。”那年轻人嘲讽地从鼻孔里哼了一声，



## 我家的柿子树

惹得大伙嘻嘻地笑起来。我堂弟脸上有些挂不住了，试着往前一耸，还要争辩，但被一个慢吞吞的声音止住了：“大家帮我鉴定一下，我这茶叶成色怎样？”原来是退休的孙校长从门里踱了出来，他擎着圆柱形的磁化杯，像握着一截绿玉，在霞光的映衬下，盈盈闪动。细看呢茶叶嫩芽绽开，条形如一、翠绿鲜活，形如雀舌。大伙由衷地齐喊了一声：“好！”他刚要说“我女婿……”就被快嘴的抢过了话头，说：“知道，你女婿是茶厂的老板，孝敬你这老丈人还不专挑好的！”有人不无歆羡地嘀咕道：“这年头生闺女比生儿强……”也有人开玩笑说：“如今国家政策放开生二胎了，让你老婆四十花开又一春，再生一个闺女不晚！”说得大伙又是一阵哄堂大笑，惊飞了树上落的一对长尾巴喜鹊，扑腾着翅膀落到了另一棵杨树上。

临了，大伙问我喝的是什么茶，我回答说，是“信阳红”。他们说：“那是秋冬季节喝的茶呢。”

我心想，我喝茶就是想找到一种感觉，喝出家乡的味道来……

2018年8月6日



## 我家的柿子树

柿树，在我家乡是很常见的一种树种。由于地处大别山麓，岗峦起伏，雨水充沛，很适合这种树生长。更何况它是一种经济林木，叶片肥硕，可遮阴；树干密实，可作用材；果实甜美，可食用。尤其是到了秋天，“一川霜叶丹，满山柿子红”。漫山遍野，星星点点，红彤彤的，给僻静的山乡平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

在我家的后院，也种有一棵柿子树。树苗，是我的一位堂哥提供的。据他讲，这是一棵磨盘柿，结出的柿子，外形明显有一道凹痕，好像是两扇石磨压在了一起，且皮薄无核、浆汁丰满。由于我家的园子很小，树栽上以后，走路都感到有些窄巴，但毕竟是播下了一粒希望的种子，我们兄妹几个都盼望着它快快长大。在一天天的期盼中，柿树终于抽枝发叶，渐渐地高过了房檐。到了五六月间，油绿绿的叶子缝隙已开满了淡黄、粉白的小花，如同幼童调皮地眨着眼睛，又像是夏夜的天空筛落下的星星。过了白露，秋风渐起，柿子已结有鸽子蛋大小，这时我们兄妹，还有邻居家的小伙伴，就开始迫不及待地攀摘了。但手够不着，我们就摇树干，树叶哗哗，青柿子滚落一地。有几枚砸在了房顶上，黑色的鱼鳞似的瓦片立马不堪一击地脆裂了。而我们不管这些，只顾比赛看谁拣的柿子多，在塞满大小衣兜之后，就躲到村头稻场的谷垛里，满心想尽情地享用一番，可是没成熟的生柿子，又坚硬又苦涩，根本吃不得。不过，这也不要紧，我们就用它打仗，相互投掷。手头没有了，就再去摘，而且乐此不疲。就这样，真正到了柿子成熟期，该摘的时候，树上的硕果仅存无几，虽然像红宝石般的诱人，但终嫌太少了。

因为修房顶的事，在我们的父母间发生了一场是砍树还是留树的争论。



## 我家的柿子树

父亲说：“都是这棵柿子树惹的祸，把瓦砸烂了，换一下瓦，又费工又费钱，我看不如把树砍了。”母亲抱有同感地叹了一口气，说：“谁说不是的呢，可是……”她望望父亲，有些迟迟疑疑，“要是把树砍了，娃儿们就没啥念想了。你看‘大寨田’一修，大小山坡剃成了光头。娃儿们一年头吃不到一个鲜果，都嘴馋哟！”“那不砍树，瓦还会被砸烂，遇着下雨天，房子漏雨，可怎么办？”后来，还是母亲想了一个法子，说是不妨一试。她用稻草编了一张厚厚的草帘子，让父亲铺在靠近柿树的瓦上，这样一来，既用不着砍树，也能防止柿子落下来砸碎了瓦。随后，他（她）们又跟我们兄妹讲了关于柿树的知识，使我们明白了“樱桃好吃树难栽，白馍好吃磨难挨”的道理。从此，我们再也不偷摘青涩的柿子了。即使有个别小伙伴试图去摘，我们也主动制止，并承诺等柿子红了，一定请他们一起品尝。尽管如此，房顶的草帘还是需年年换，因为风吹落柿子的时候也不在少数，这是件很麻烦的事。但为了娃儿们能尝个鲜，我们的父母还是乐意去做。特别是当看到我们捧着熟透的晶亮的红柿子，贪婪地吸吮着甜津津的汁水，他（她）们的脸上都漾出会心的微笑，仿佛比他（她）们自己吃了，心里还甜。

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改革犹如骀荡的春风吹遍了各个角落。“神州无处不飞花”，农村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家拆了低矮破旧的瓦房，盖上了宽敞明亮的楼房。为了保留那棵柿子树，父母亲专门把房子设计成倒“凹”字形的单面楼，使得柿子树同我们更能相亲相近了。这一回是父母亲要留下个念想，或许是要留住那一段值得“怀念”的岁月，或许是要我们记住“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古训，也或许是二者兼而有之吧。

由于农村实行退耕还林，发展林果业，在我们那里，柿树得到了大面积推广种植。柿子，早已不是什么稀罕之物了。不仅如此，柿子还被开发成柿子醋、柿子果酱、柿子酒、柿子霜糖等系列产品，打进了武汉、南京、郑州、合肥等一些大都市市场。听说，在去年中秋节前后，由县委、县政府出面，还举办了一场名为“柿子红了”的文化节，吸引了众多的厂商和城里人前往洽谈订货和品尝观赏。





### 我家的柿子树

可惜我因为长期在外地工作，已有多年没有尝到家乡柿子的滋味了。父母亲似乎猜中了我的这份心思，于今年柿子成熟的时候，专门托人千里迢迢地给我捎带了一箱。母亲还在电话里特意告诉我说，都是咱们家的那棵柿子树上摘的呢！我捧着久违的又红又大的磨盘柿，犹如掬着一捧浓浓的亲情、乡情，还没沾唇，整个身心就已经甜透啦！

怀念我们的父亲——黄开厚



## 重游净居寺

大概是在“文革”期间，我曾到过净居寺一趟。那时虽然红卫兵到处“造反”“破四旧”，但由于该寺地处深山且住有庄户人家，受损并不严重。不过，终因年久失修，破败得厉害，既无晨钟暮鼓，也无僧尼诵经。大雄宝殿的廊檐垒着鸡窝，僧房墙倒壁塌，阶下砌着猪圈，有一通清朝年代的碑刻就横砌在墙里，一条黑白相间的花猪正在上面蹭痒痒……

时值严冬，山寒水瘦，万木萧疏，一座荒山古寺确实也没有啥看头，唯有一些灰色的茅屋顶冒出的缕缕炊烟，才透着些生活的气息。

那一次游净居寺没有留下什么印象，四十多年过去了，也没有怎么特别的怀念。我这次重游净居寺纯属偶然，光山是我的家乡，退休后便想回乡小住几天，朋友推介我到净居寺看看，我问建设得咋样，他们卖关子地说：你去看看就知道了。

净居寺在县城南四十里处，位于大苏山之南、小苏山之北，据说该寺距今已有一千四百多年的历史，在全国主要寺院中排名第十五位，系南北朝北齐文宣帝天保五年（公元 554 年）由天台二祖慧思结庵，不久修齐光寺，开天台祖庭之初；唐中宗神龙二年（公元 706 年）光山人道岸律宗大师在慧思结庵禅观处建寺，始名“净居寺”。后废于兵火，北宋乾兴元年（公元 1022 年）修复，宋真宗赵桓赐名“梵天寺”。寺成规模，鼎盛时僧超千人，房过千间，殿堂、楼、亭、台、塔、廊等布局合理，井然有序，被誉为“豫东第一古刹”，又称“淮南第一”。但由于战乱频仍，屡毁屡建，现仅存明清古建筑房五十九间，寺名一直保留至今。节令已到立秋，尤其薄暮时分，晚风习习，凉爽宜人，我们就在这个时候驾车往山里进发。“村村通”水泥路修得平整而宽阔，车窗外



起伏的山峦树木苍翠，成片的水稻田碧绿如毡，时不时有二三只白鹭飞过。沿途的村庄楼房与平房错落，设计装饰已与城市住宅相差无几，显示出如今的农村已经开始向小康迈进。为了赶时间，我们也来不及细察，一个劲地向前飞奔。

穿过“净居寺万亩生态茶园”，绕过开满艳丽荷花的湖塘，我们终于见到了在参天古木掩映下的净居寺。寺院坐北朝南，拾阶而上，步步登高。山门为徽式风火墙，翘角飞檐下，石刻门额竖书“净居寺”，横书“敕赐梵天寺”，字体浑厚而圆润。山门两边厢房因年代久远，贴有提醒注意的纸条：“系古建筑，请勿拥挤碰撞！”以下依次为天王殿（中间过路间为韦驮殿）、观音殿、大雄宝殿；以寺庙为中心线，东西两院呈对称分布。整座建筑彰显出古朴典雅、疏朗明快的风格。称得上压轴戏的是大雄宝殿，为明末清初建筑。该殿依山而建、气势最为恢宏，面阔五间、进深三间，为九架砖木结构，殿内金柱二十四根，檐柱六根，柱头额枋为阳刻人物纹式木雕；三十扇花格扇门，一字排开，上方有十五扇花格扇窗，使得大殿显得敞亮、通透而富有灵动感。佛殿院两侧建有碑廊，镶嵌着明、清两代的碑碣，择其要者有：明神宗颁大藏经“皇帝救命”碑、清康熙皇帝“钦赐大苏山梵天寺重建记”碑和宋代名人苏东坡、黄庭坚、梅尧臣等游净居寺所题诗赋碑刻三十余通。其中以“宋苏轼游净居寺诗并叙”碑尤为珍贵，诗云：“愿从二圣往，一洗千劫非”，又云：“徘徊竹溪月，空翠摇烟霏。钟声自送客，出谷犹依依”。大文豪苏东坡为什么会千里迢迢跑到净居寺来呢？他在诗中提到的“二圣”又是谁呢？原来在宋神宗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苏东坡因“乌台诗案”牵连，被发配到黄州任团练副使。期间，他对净居寺久闻其名，认为是福乡灵境、山水俱佳，于公余常寓该寺，并在寺后山阳半腰选一平地，筑读书堂。试想身在“九龙捧圣、四水归池”的胜境中，或游山，或品茗，或悟禅，或吟诗，该是多么的惬意而超然，真个是万物皆空，荣辱皆忘，灵台复归空明矣！苏东坡心目中的“二圣”，系指慧思和智颢。前者有草创之功，自结庵始，开坛说法，“数年之间，从者如市”，并完成佛经著作多部，为点化僧众做出了贡献。后者于北齐乾明元年（公元560年）甘冒连天烽火，一心向佛，慕名来到苏山，投在慧思门下精研佛经，得其真传，创



## 我家的柿子树

立了天台宗佛学理论，后入浙江天台山建国清寺，开宗立派、弘扬佛法，盛极一时。为追念“二圣”，当年道岸率弟子鉴真（后六渡东海到日本，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先驱）、玄朗（被推为天台八祖）等在修建净居寺的同时，建紫云塔一座于大苏山顶。寺塔相得益彰，“有招提之势，佛圣之容，峰塔岩峨，宗风浩荡”。苏东坡在净居寺芒鞋轻飞、屐痕处处，吸引众多的文人墨客接踵摩肩而来，他们赋诗唱和、刻石志事，留下了许多佳话。

暮色转浓，山中愈发显得寂静。这时大雄宝殿内亮起了佛灯，师傅们披起僧袍准备做晚课，为了不影响他们，我们便退出了。

寺前有几棵合抱粗的古柏，亭亭如盖，遮天蔽日。我们数了数一共有五棵，世传为唐代和尚所栽。在寺的右边，还有一棵树龄愈千年的银杏，树高七丈有余，干粗需四个成年人手拉手才能围住。更为奇特的是银杏树上寄生的一檀一柏，同样的枝繁叶茂，不抬头细看，几乎辨别不出来，整个树冠的遮盖面积达一亩以上，是棵名副其实的“同根三异树”。

这次重游净居寺，我仍对其有些抱打不平，这么好的景致，不仅有点“藏在深闺人未识”，且两厢的偏殿和僧房还有待修复，作为天台宗始祖庭的名头远没有在江南一带那么响亮，是不是还应加大一点鼓与呼呢？下面，我就以此四句作结吧：

大小苏山隐古寺，  
三树同枝著花奇。  
至今乐道天台宗，  
还从源头寻根底。

2015年8月18日

## 母亲不会打电话

母亲是一位普通的家庭妇女，普通得大字不识一个，长年累月围着锅台转。等到把我们兄弟几个拉扯成人，她也老啦，满头白发，满脸皱纹，背也佝偻了。我们兄弟则像长硬了翅膀的鸟儿，飞得天南地北，不能在跟前尽孝。毕竟岁月不饶人，母亲也需要精神抚慰，在“家书抵万金”的日子里，那份思念的煎熬非是一般人所能体味到的。

改革开放了，通信工具日益发达起来，我们就给母亲安装了一部电话座机（而我们都用上了手机），以缓解她的思念之苦。以后，每个星期里，我都同母亲通话一两次，每次通话，我都能感受到母亲“听话如见面”的欣喜和满足。电话缩短了距离，聊慰了母子间的渴念。可是，时间一久，我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只是我们打电话过去，总不见她主动打电话过来。一次，趁着“五一”休长假的机会，我回老家探望母亲，便问起她：“怎么不见你给我打电话呢，万一家里有个啥急事，你不主动告诉我，岂不是给耽搁了？”母亲显得出些许尴尬和无奈，说：“唉，都怪你妈不识字，连个电话号码都不会拨呀！”嘿，我一拍脑袋，有些醒悟，但继而又有些糊涂：既然是这样，母亲又是如何识得人民币的呢？我把我的疑问直通通地说了出来，母亲说：“我认钱，主要是认颜色，每回发新钱（指新版人民币），我都先去请教别人，记准了，再使用，所以没见出啥差错。”

原来如此，我不由得生出几分感慨和悲凉：母亲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五岁时死了娘，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不满三岁。外公，是一个补锅匠，为了生计，一年之中，总有一大半时间，四处游乡，着不了家。就这样，照料弟弟的担子压在了母亲稚嫩的肩上，很显然，上学对于她来说是一件可望而不可即的事。



## 我家的柿子树

我的小舅舅倒是念过几天书，一来是我外公有“重男轻女”思想，觉得闺女比不得儿，让儿子识得几个字就行了；二来是家庭境况也不允许，供不起姐弟二人同时读书。再说，家务事忙也离不开。据母亲讲，舅舅读书的私塾设在另一个村庄，需要翻一高一低的两条山岭。每天一大早，她就背着他爬上最高的那座山岭，然后一直望着他走进学堂。天快黑时，又翻山爬坡把他接回来。有一回，母亲去接他早了，就倚着土坎睡着了，舅舅放学一时找不见她，害怕得哇哇大哭起来，哭声惊醒了母亲，她连忙把他搂在怀里，给他拭去眼泪，但自己的眼泪却像断了线的珠子，止不住地滚落下来……后来，终因战乱、兵患、匪祸，舅舅的书没能继续念下去，在飘忽不定的生活中，母亲一家三口只能是苦苦挣扎，哪还谈得上读书。舅舅识得的那几个字，也仅仅是“甲乙丙丁”、“人口手”而已……面对眼前这个现实，如何解决呢？我找来一张白纸，打上格，用黑笔正正规规地写上我家的电话号码，每个数字写得有核桃大，贴在电话机旁。然后，我又教母亲比对着电话机上的号码，让她记住阿拉伯数字的形状，演示了几遍，有两回还真的打通了，母亲高兴地说：“这个法子灵，我再打电话就能自己拨号了！”

然而，事情并非想象中那么简单，接下来的日子，母亲仍然是不会打电话。当我再次询问她是怎么回事时，她不好意思地说：“也不知咋的，我比对着你写的号码，按着、按着，电话就嘟嘟嘟地叫起来，再也不通了。”原来，她对着墙上贴的号码，一个一个地按。花费的时间太长，电话就断了。这都是没有文化害的，我能因此责怪我的母亲吗？我只好作罢。只是以后，我打电话更主动了一些，不再等着母亲把电话打过来，告诉我家里有什么急事，我都在电话中主动询问。工作之余，或有闲暇，或是放长假，我都尽量“常回家看看”探望她老人家。“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我想，这也是我们作为人子应尽的孝心啊！同时，通过母亲不会打电话这件事，我提醒我的子侄们：今天的学习机会该有多好，一定要珍惜呀。不好好读书，说不定将来，不只是“文盲”，还会是“科盲”，或是其他的什么“盲”呢！